

一之案探士凡洛斐

奧森血案

譯青小程 著痕達范

836

Kt

<2

行印局書界世

譯者序

當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福爾摩斯探案的著者，英國柯南道爾爵士的死耗傳佈以後，全世界愛讀偵探小說的人們，都情不自禁地引起一種驚異，有幾個甚至發表他們同情的嘆息：「死了一個健全的偵探小說確者！這是讀者們多麼的損失啊！」的確，自從一八四一年，哀迪筋挨倫坡的第一篇偵探小說——麥格路的兇案——出版以後，一百年之間，偵探小說的演進，從萌芽而滋長發榮，而抽條佈幹，而開花結實，那最後的收穫者，自不能不讓給奧塞柯南道爾。因為從質和量的方面，在這短短的偵探小說演進史上，他當真處於集大成的地位。他的死，實不能不認為偵探小說界上一大損失。

一則是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佈以後，接著的是一個可喜的消息，就是那美國范達痕筆下的斐洛凡士探案，繼續着福爾摩斯的地位，也已與世人相見了。

斐洛凡士的作者范達痕(S. S. Van Dine)在文壇上似乎是一個後起的作者。當他的第一篇貝森血案

(The Benson Murder Case)發表以後，讀者們因着這案子的一鳴驚人，曾引起過一回刺探的趣事。大家要知道這個不見經傳的作家的真相：怎麼會有此一枝靈動的妙筆？初出茅廬人怎麼能有此驚人的貢獻。其實這作者的眞名，叫做衛拉特頓哀脫(Willard H. Wright)本是一個久戰文壇的老將。前幾年我所譯的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就是他所選輯的。他對於文學，哲學，美學等，都有深切的研究，關於這一類的著作，也有十數種之多。至於他從事偵探小說的動機也很有趣。某年，他不幸患病進了醫院，據醫生的診斷，至少須在醫院中靜養一年半，至二年的時間。在這時期中，醫生又禁止他用腦，擯絕一切書報。後來他因着受不住寂寞和沉悶的痛苦，便向醫生商量，可否應許他瞧瞧那些他平素認為不屑讀的偵探小說，以資消遣。他曾坦白地承認過，他那時會和一般人一樣抱着謬誤的成見，以為偵探小說祇是一種蘇聯消遣的小說，沒有多大價值。他在百無聊賴的病院生活中，

纔想到把來解解煩悶。不知那醫生的應許，竟很有造於他，也有造於一般讀者。他曾選購了各種世界著名的偵探小說——多至二百餘種——消磨了他一年半的病院生活。當他出院的時候，便拋棄了他向日的成見，深自懺悔，認為偵探小說在文藝的領域中確有它獨立的範疇。同時他又給偵探小說訂下了幾個定例，於是便着手創作起來。那第一篇的貝森血案，就是他的嘗試的成功作品。因據他的自述，這貝森血案出版以後，接連着再版，在一年中間，他個人所獲，竟超過他在以往十年中著作上所獲的總數！這也可見他成功的一斑了。

范達痕的作風，是有獨立的體裁的。那主角凡士雖也採用了華生式的助手，——凡士常簡稱他范——但那助手卻祇緘默地專司紀錄，和華生的有時也許參加意見和動作，並不相同。那主角斐洛凡士的鎮靜，

嚴冷，幽默和詼諧中，往往參入諷刺成分的特性，也和別的主角不同。他所運用的偵探方法，也偏重於心理的分析方面。這是種新興的科學，以前的偵探小說，雖然間有採用過，若使和他比較，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語了。他的心理的演繹和推論，既然完全是根據科學的，所以那剝繭抽焦緊張詭奇的作品，除了給予讀者們一種懸疑和驚奇的刺激以外，還可以給予讀者們理智的啓示和導入科學的領域。這就是我介紹這作品的本旨。在現在科學思想落後的我國，一般人的理智，既都被那傳統的頹廢，迷信，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壓伏住了，那末，這種含有啓示作用的作品，至少總可當得一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興奮劑。

斐洛凡士探案到現在為止，已出版了十一種，譯者已完全譯成，希望讀者們給予批評和指教。

斐洛凡士探案之一

奧森血案

范達痕著 程小青譯

836

Kt

<2

世界書局印行

書號: K725

作者號: 535

登記號: 1464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五年 五月新三版

貝森血案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原	譯	發	出
者	者	行	行
者	者	者	者
美國范達痕	程小	李煜瀛	世界書局

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勞力，現在情勢變動，這些案子忽然有了公佈的可能，我纔能把這些案子源源本地披露出來——這種工作，若沒有我早先保存的摘錄和報紙剪條，那是決不可能的。

還有一點是可慶的。凡士第一件着手的案子，就是挨爾文貝森的被殺案。這案子不但在紐約的罪案錄中佔了最重要的一頁，同時還使凡士得到一種絕妙的機會，表現他的稀有的推理才能；並且因着這案子的性質的嚴重，又引起了他的興味，而從此以後，就使他從事這和他素性相近的活動。

這件案子對於凡士的發生關係是突如其來的，不過他在一月以前，也曾偶然向那地方律師有過一次請求。所以因着這件事情的發生，竟摧毀了凡士的規定生活，也可以說是他自取其咎。當六月十四的早上，我們的早餐還沒有全部完畢，這件事情突然臨着我們。因此之故，我們便把那一切關係購買舍贊畫件的事情立時停頓起來。但在這天的午後，我會到凱斯勒美術展覽會裏去過，纔知道那兩張凡士所特別中意的水彩畫，竟已被他人買去了。據我觀察，凡士雖已在貝森謀殺案上得到了勝利，又至少救援了一個無辜人

的被捕，但因此而失去了那兩幅他所心愛的小畫，所以至今他還是抱着缺憾。

那天早晨我被寇利引進了獄坐室中。寇利是一個老年的英國人，充當了凡士的司關、侍從、傳達，有時候又兼充特別的廚子。我見凡士正坐在一隻很大的圈手椅上，穿着一件細絲的睡袍，一雙灰色的拖鞋，他的膝上還攤着一本伏棘特的關於舍贊畫件的書。

他很隨便地向我招呼道：「范，請恕我不立起來了。我的膝上正放着現代美術進化史的巨冊。並且你總知道這樣子早起，也很足使我困乏的。」

他把那畫冊一頁頁地翻着，偶然翻到一頁複印的畫，又不時停頓。

一回，他又說道：「這個伏棘特對於我們畏懼美術的國家，可算是大量的。他當真帶來了不少很好的舍贊的精品，昨天我會仔細瀏覽過。但那時候那凱斯勒在我旁邊睜眼，所以我已把我所喜歡的幾幅劃了出來。請你在今天早晨，展覽會一開門後，就給我買來。」

他授給我一本他已經劃過記號的小小的目錄。他帶着一種傲慢的微笑，又說道：「我知道這任

務在你是很難堪的。那些白紙上面染着些細小的線條，在你的法律眼光看來，也許要覺得毫無意思——你終要覺得這些畫片，比較那整齊的印字公文是完全不同的。並且無疑地你要以為有幾幅正顛倒掛着——

實際上委實有一幅倒掛着，連凱斯勒都沒有知道。老朋友，范，但你不用煩悶。這些畫委實是很美的，而且是有價值的珍品；如果想到再過幾年後的價值，現在的代價委實是不能算貴。對於那些愛錢的人，這委實是一種最好的投資——比較律師們所喜歡的依奎丹股票總合算得多。當我的可愛的姑母哀喀薩故世的時候，你對於那種股票也是很着魔的啊。」

凡士的一種熱情，就是美術——這不是狹義的個人欣賞的美術，卻是廣義的含着宇宙觀念的美術。但美術並不是他唯一的注意的東西，不過在他的好尚之中，佔了重要的位置。他對於日本和中國畫，有一種專門的鑑別力。他能鑑別各種繡帷和瓷器。有一次，我聽得他講過一次臨時的演說，講述關於希臘的坦那格刺陶器。這篇演說如果紀錄下來，一定可算是一種有趣而有價值的作品。

他的東三十八街的寓所，本是一宅兩層樓的舊式

貴邸，不過已經過局部的改造，形式上非常美觀。他的寓中充滿了不少稀有的古代和現代的東方美術品。他所收藏的中國畫，在本國的私人收藏家裏面可算絕無僅有。

凡士曾向我說過：「中國人畢竟是東方的大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大半都能表示一種深遠的哲學意味。那和中國相反的日本，卻祇是皮毛罷了。」

「我們把一種比裝飾品價值略高些的日本畫，和那意味深遠而含有特性的中國畫比較，便可見這中間相差的途徑很遠。到了清朝以後，中國畫不無有些衰頹的趨勢。但從精神方面觀察，我們還可以從他們的畫品中，發現很濃厚的哲學質素。」

凡士所收藏的骨董，種類的不同，正像一個博物院一般。內中有埃及的古瓶，雅典的陶器，西班牙的祭壇畫壁，意大利的琢石，印度的古佛，文藝復興時代的古刻，和早期的法蘭西象牙雕飾。還有其他的種種，若使列舉出來，儘可以編成一本小小的博物院目錄。

凡士在一般人眼中，也許要被稱做一個學藝不精的美術嗜好者，但這稱謂對於他實不公允。他是一個

有特殊修養的人，而且卓越異常。他有貴族的血統和本能。他看待自己，高出於一切尋常人們。他的態度上，常有一種對於一切下賤人們的輕視。那些和他接觸的人，大部分都把他當做一個媚上傲下的勢利人。可是在他的態度上無論謙恭或倨傲，卻絕沒有絲毫虛偽。他的勢利的表示，在智力方面，真像在社交方面一般。他厭憎愚蠢，更甚於粗俗和卑賤。他對於一切人們的活動非常注意，但這注意根據科學家的立場，卻不是人道主義者的見地。總而言之，他可算是一個缺乏動人魔力的異人。人們雖覺得難於讚賞他，但同時又覺得難於不喜歡他。

他的面貌是很俊秀的，不過他的嘴略帶些嚴刻的模樣，和他的高軒的眉毛也略有些兒傲氣。他的顴角豐滿和傾斜——這顴角近於美術家，卻不像是學者。他的一雙冷靜而灰色的眼睛，距離得很寬。他的鼻子細長而挺直，下額卻尖狹而凸出。近來我在約翰培力母所表演的漢姆立特劇中見了他的扮相，竟使我想起凡士的相貌恰很相像。

凡士的長度在六呎以內，英挺異常，人家見了，可以得到一種神經堅強的印象。他是一個擊劍專家，

在大學裏的時候，曾當過擊劍隊長。他又歡喜戶外運動；又有一種特長，對於任何技能，不須怎樣練習，便能嫺熟。他對於果而夫球尤其精熟，有一次會和我一塊兒和英國隊正式比賽。雖然如此，他卻厭惡步行。如果有乘車的方法，即使走一百碼遠，他也不願意的。

他的衣服總是時式的，雖一鈕一飾，都很注意，但也絕不炫異。他的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俱樂部裏。他所最接近的，就是史安佛遜俱樂部。據他告訴我，這俱樂部裏的會員，大半是政商階級，但他對於任何需用腦力的談論，卻從來不參加的。他偶然也到那較近代的歌劇院去，但大隊合組的音樂會中，他却是一個常到的顧客。

有的時候，他竟然是一個我所難得瞧見的撲克專家。我所以提起這點，像凡士這樣的人物，竟也喜歡這種普通的游藝，未免有些可異；同時就因着這撲克玩藝，實含着一種人類心理的科學。他對於這種智識實有特長，在我將要紀述的各種案子裏面，他是時常運用這特長的。

凡士的心理學智識，真是異乎尋常的。他有一種

正確鑑別人們的本能，又因着他的研究和誦讀，便使他這種天才發達到了可驚的限度。他對於學理上的心理學原則，完全深悉。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差不多都集中在這一點上。此外他對宗教、歷史、希臘文學、生物學、公民學、政治經濟學、哲學、人類學、文學，理論的和實驗的心理學，和古代及近代的語言學等，都有相當的研究。

凡士的頭腦，充滿着豐富的哲學觀念。他憑着不受習俗、情感、和傳統迷信的束縛的能力，所以能够應到人們面具底下的動作，更深入到他們的衝動和目的。並且他靠著他的堅強的意志，絕對地免去輕信而能始終保存着冷靜而合論理的頭腦。他曾向我表示過道：「我們在瞭解一切關係人類的問題以前，要明白任何事情的真相，委實是不容易的。」

凡士是歡喜活動的，但不喜社交生活。據我記憶所及，竟想不出會否遇見過像他一樣孤僻的人物。有時他偶然插身交際場中，那總是出於萬不得已。當那可紀念的早餐的上一晚，凡士就因着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出去應酬；否則，那購買舍贊畫件的事情，他一定在上一晚就要和我討論了。當早餐的時候，那僕

人寇利把楊梅和煎蛋送進來時，凡士仍滔滔不絕地讚那畫品。事後我深感這件事的巧合。因為這天早晨，如果凡士照例安睡到九點鐘，當那地方律師造訪的時候，他還在高臥，那末，我勢必要失去四年有趣而動神的經歷，同時紐約的那些兇暴的罪犯也必要越發猖獗了。

凡士和我剛纔靠着椅背，進我們的第二杯咖啡和吸着一支紙烟，忽見寇利因着急促的門鈴聲響，趕出去開了前門，引了那地方律師走進我們的憩坐室來。他又顯出詫異又譏諷的樣子，舉起了兩手，叫道：「好啊！紐約城的第一名懶漢和美術欣賞者，此刻居然起身進早餐啦！」

凡士答道：「這一點真很慚愧！我要紅臉了！」但那地方律師的容態，並不像專為說笑話來的。他的臉兒突地沉著起來。

「凡士，有一件嚴重的事情，把我引到這裏來。我此刻很急忙。我為着實踐我的應許，特地來幫一幫——那挨爾文貝森被人謀殺了。」

凡士的眉毛懶洋洋地軒了一軒。他答道：「當真？這真糟了！但他也應得這樣的結果。無論如何，

你總沒有因此而怨恨的理由。請坐一坐，喝一杯寇利所製的獨一無二的咖啡。」他不等那來客答辯，便立起來按動電鈴。

地方律師麥根疑遲了一下，纔道：「也好，一兩分鐘的耽擱，總不會有什麼出進。但這杯咖啡祇能一飲而盡了。」於是他就坐在我們對面的一隻椅子上。

第二章 屍屋中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你們總還記得，因着某報上對於前任地方律師丹墨奈海爾施以攻擊以後，那約翰麥根就得被選做紐約州的地方律師。他服務了四年。如果沒有那敵黨的政見衝突，他也許要第二任被選。他是一個不辭勞怨的公務員，對於一切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偵查，莫不勤謹從事。因着他辦事的公正廉明，不特贏得了他的選舉者的熱誠的贊許，就是那些政見上相反的敵黨，也對於他有一種創見的信心。

他就職了不多幾月，有一張報紙便給他加上一個「防守犬」的混號。這個混號他一直保持到任期的終了。他的四年中提起公訴的職務，造成了一種特異的紀錄，直到今天，在人們的法律或政治談話之中，還不時有人提起他。

麥根是一個高長而堅實身材的人，剛在四十年。他的下頷修雉得很整潔。若沒有他的灰色的頭髮，他的面貌還像一個少年。在一般人眼光之中，他不能算是美秀的，但他有一種顯明的卓越氣概。他的

社交上的修養，也是在近今政務人員中難得見的。他雖然有一種魯莽和不肯忍氣的性質，但他的魯莽發生於高貴的本性，卻並不是和尋常人一般出於無禮的蠻橫。

他在職守和公務以外，卻是一個最懇摯的人。當我初次和他交接的時候，覺得他的態度是很溫婉的。可是這態度不久便被那嚴重的職守所奪，他好似變換了一種新的性格。那剛毅強項和執法如山的特性，便從那時在麥根的體格中產生出來。我在我們的交誼斷絕以前，曾好幾次目覩這種變換的情狀。就在這天早晨，他在凡士的懣坐室中和我面對面坐着，我也覺察他的嚴重的表示。因此，我已知道他對於這件挨爾文貝森的兇案，真是十二分操心呢。

他把他的咖啡很迅速地一飲而盡，隨即把杯子放下。那時凡士憑着那種戲笑的態度，默默地向他觀察。

凡士說道：「喂，你爲了貝森的被害，爲什麼這

樣子過分憂慮？你不見得就是殺人的兇手罷！」

麥根對於凡士的輕薄的俏語絕不理會。「我正要去貝森家去。你喜歡一塊兒去嗎？你向我說過，你要得些經驗。我特地變進來踐約的。」

我纔記得當數星期前，在史安佛孫俱樂部中，大家談起了流行於紐約的謀殺案件，因此，凡士曾表示願意在地方律師去偵查案子的時候，跟着去參觀一下。當時麥根就應允在下次偵查要案的時候，帶他同去。凡士因着研究人類行為的心理的興味，發生了這個願望，又因着他和麥根多年的交誼，他的請求便成了事實。

凡士懶洋洋地答道：「你不是能够記得任何事情的嗎？即使一件不很有趣的事情，你竟也都能記得。這是一種可美的天賦啊！」他向壁爐簷上的小鐘瞧了一瞧，九點鐘祇缺數分了。「唉！這是一個難堪的鐘點，也許街上有人會瞧見我罷！」

麥根在他的椅子上很不耐似地，把身子仰向前些。

「你如果以為你的好奇心的滿足，能够抵償你早晨九點鐘在街上被人瞧見的羞恥，那末，你應當趕

緊些了。我當然不能讓你穿着睡袍和拖鞋出去的。我等你更衣的時間，也決不能超過五分鐘的限度。」

凡士打着呵欠問道：「老友，爲什麼急急呢？這個人已經死了，他當然不會跑掉啊。」

麥根催着道：「來，快些兒罷。這件事不是玩的，真十二分嚴重。從這案的表面上測度，也許要造成一種可怕的蜚語。你打算怎麼樣？」

「我嗎？我當然跟隨着『爲民訴怨者』的腳踵。」凡士說着，立起來很恭順地鞠了一個躬。

他按鈴叫喚寇利，吩咐把他的衣服取來。

「我現在要跟密司脫麥根去拜會一個死客，需要一件美觀些的衣服。外面的天氣熱得可穿一身絲織的嗎？……喂，帶一條花色的領帶。」

麥根咕着道：「我請你不要佩戴那綠色的康乃欣花罷。」

凡士作調笑聲道：「唉，唉，你居然也注意到裝飾。你豈不知道佩花的風尚現在已過了時？……你請把那貝森的事情說給我聽聽罷。」

凡士穿衣服了。寇利在旁邊助他。那穿着的速度，我卻難得瞧見。他嘴裏雖在說笑；但那種緊急而

着意的神氣，也可以表示他內心中正渴望着得到這一種新的經歷，並且希望他的機警而富於觀察力的頭腦，可以得到施展的機會。

地方律師說道：「我想你總也認識挨爾文貝森的。今天清早，他的管家婦打電話給那區的警署。據說伊發現伊的主人穿得齊齊整整地坐在他翹坐室中椅子上面，他的頭部，卻已被槍彈穿過。這消息當然立即送達到總署的電報部去。我的負責的幫辦，便即轉通知我。當時我定意把這件案子讓警察們照着規定的步驟去辦理。但半小時後，死者的哥哥貝森少佐打電話給我，請我爲着特別的交情，擔任這事。我和少佐認識了二十年，使我不能回絕。因此，我匆匆進了些早餐，立即動身往貝森家去。他住在西四十八街。當我經過你寓所的轉角，想起了你前次的請求，就特地變了進來，瞧瞧你是否願意同我一塊兒去。」

凡士一壁照着門旁邊的小小的鏡子，扣着一枚扣針，一壁低低地答道：「你真是很有心的。」接着，他旋轉來瞧我。「范，來罷。我們一塊兒去，瞧瞧這個死貝森。我確信有幾個麥根的助手們，一定會知道我向來最厭惡那些笨伯的。他們也許要把我牽涉進這

罪案裏去。但現在我靠着公務員的力量，可以比較安全了。……麥根，你總不會反對罷？」

「當然不會的。」

麥根嘴裏雖這樣允許，但我覺得他的意思似乎不很願意帶着我。我因着關心這一件案子，也絕不謙讓，就跟着凡士和麥根下樓。

當我們的車子向曼迪孫樹蔭路進行的時候，我暗地詫異。我旁邊的這兩個性情差異的人，怎樣會結成朋友？麥根是一個謹嚴而依從習俗的人；凡士的個性卻又放縱不羈，而處處帶着諛諧的意味。但他們的交誼，不但表面上如此，內心中似另有一種更深的契合。我覺得那麥根對於凡士的態度和見解，雖然時常表示反抗，但他佩服凡士的智力，卻又勝於佩服他的其他的友好。

我們一路上進行的時候，麥根現着鬱鬱擔憂的神氣。自從我們離了寓所，他不會說過一句說話。等到我們轉彎朝西，進了四十八街，凡士纔向他問話。

「在這樣子清早的時候去勘驗兇案，除了對那屍體脫帽以外，社交上還有什麼別的禮節？」

麥根咕嚕着道：「你儘管戴着你的帽子。」

「什麼？像一個猶太人這樣子嗎？多麼有趣啊！我也許應去掉鞋子，以免踏亂了足跡。」

麥根說道：「那也不消得。賓客們儘可以穿着整齊的服裝。這種事情和你們這班出風頭人們的夜宴，當然是不同的。」

「我的好麥根，你又扭着道德面孔了！」

麥根的心思分明有所專屬，並不理會凡士的說話。

他又正色說道：「有一兩件事，我想最好預先警告你。從這案子的表面上看來，勢必將哄動一時。那些從事偵查的人們，也不免要有些嫉功爭名的玩意兒。我現在參與這件案子，警察們一定不會對我有什麼特別好感。所以你須謹慎些，不要撫摸他們的逆毛。我的助手此刻已經在那邊了。他告訴我那總稽查長已派海斯擔任這件案子。海斯是刑事部中的一個警佐，他此刻一定要以爲我所以參加此案，目的在得到社會上的佳譽。」

凡士問道：「在法定的關係上，你不是他的上司罷？」

「原是啊。因着這點，情勢上愈見棘手。……我

很願那少佐不會來委託我啊。」

凡士歎息道：「唉！這世界上充滿着海斯這樣的人！這些可惡的東西！」

麥根忙着糾正他道：「你不要誤會我。海斯是一個很好的人才。現在總部裏既派他擔任這件案子，便可見這案子性質的嚴重。我參加這件案子，當然不致於引起什麼不快。但我願意把空氣弄得越平安越好。不過我把你們兩位帶去，海斯一定要不贊成的。所以我請你特別審慎些纔好。」

凡士答道：「我倒要瞧瞧這位神經過敏的海斯先生哩。我一瞧見他，立刻可以送他一支最好的玫瑰色鑲頭的紙烟。」

麥根微笑着道：「你如果這樣，他也許要把你當做嫌疑人物，加以逮捕哩！」

我們的車兒突然在一宅古舊的棕色石頭的住宅面前停住。這屋子在四十八街的上首一邊，靠近第六路。這宅子的建築很講究，料想當建築的時候，對於堅久和美觀是同時注意的。屋的式子雖和附近隣屋彷彿，並無特異之點，但瞧那大門上和窗口上的石刻，卻比其他屋子富麗得多。

那屋子的前部和街路之間，有一條狹狹的石塊小徑。這石徑被一排高鐵欄圍隔着，所以那屋子的唯一的通路，就是前門。前門口有十級寬廣的石階，高出地面約有六尺。在那前門和右面的圍牆之間，有兩個大窗口，窗口外面裝着粗重的鐵柵。

有一大羣瞧鬧熱的閒人聚集在屋子外面。石級上站着幾個神情很起勁的少年，據我瞧來，大概是報館訪員。我們的汽車停時，有一個穿制服的警士，忙趕過來開門。這警士給麥根行了一種過分隆重的禮，又從人叢中給我們分出一條路來。另外有一個穿制服的警士，站在大門口的小小的走廊裏面，他一見了麥根，便立即把外門開了，又向我們很恭敬地行禮。

凡士嘻了一嘻，附耳說道：「大總統早安！」
麥根咕着道：「安靜些罷。你即使不說這無聊的

笑話，我已經够煩惱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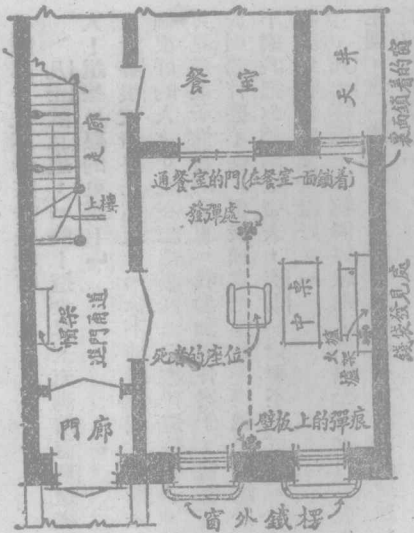
當我們穿過了那扇雕刻的橡木大門，踏進了那甬道，便瞧見那地方律師的幫辦鄧溫達。他是一個蒼黑而莊肅的少年，額上有幾條早熟的皺紋，人們一瞧見他，便能感到彷彿全人類的一切憂患都給他負擔起來了。

他顯着一種放懷安心的神氣，向麥根招呼道：「主任，早安，你來了，我快樂極了！這件案子似乎不易收拾。這是一種簡潔乾脆的謀殺案，沒有一毫線索」

麥根很快地點了點頭，他的眼光穿過了那助手，瞧到愁坐室去。

他問道：「誰在裏面呢？」

圖一 四十四街



鄧溫達答道：「從那總稽查長起始，全班人馬都在呢。」他說着，很失望似地聳了聳肩，似表示他對於這案子的絕望。

這時候，懋坐室的門口邊顯出一個身材偉碩的中年人，雖有緋色的容顏，却有一排密密的白鬚髯。他一見麥根，便伸着手掌很剛直地向前走來。我一望而知道他是總稽查長沃勃林，如今是掌管着全部警務的。他們兩人先各恭敬地招呼了，然後麥根把凡士和我介紹給他。總稽查長沃勃林只靜靜地點了點頭，徑自回進懋坐室去。麥根，鄧溫達，凡士和我跟着他。

懋坐室的入口處，安排着雙重而寬廣十呎的門，室的內部也很大，天花板也極高爽，形狀幾乎成正方的。兩扇窗是靠牆，另一扇是開在北面牆壁的靠右面，恰當屋子的後面。窗外邊便是石鋪的小天井，在這扇窗的左邊，有一扇通到後面餐室的滑動門。

小室非常富麗，壁上懸掛着幾幀精緻的賽馬的畫幅，和好幾件騎獵時的紀念品，地板上幾乎全鋪着深色的地氈。面向門口東邊牆壁的中間，嵌着一具粉飾的壁爐，配置了大理石的架，斜對着的右角裏又有一只銅鑲的胡桃木鋼琴。此外有一只玻璃門的桃花心木

的書櫥，一只罩着臺氈的書案，一只鑲嵌螺甸的小鼓，一只放着銅製茶缸的柚木架子，和一只甫爾細工面的六呎高的桌子。在桌邊靠甬道的一面，還有一張柳枝的大懶椅；扇形的椅背向着前面的窗。

埃爾文貝森的屍體正僵臥在這張懶椅上。

我雖然有過二年在大戰的前線，也見過各樣慘死的軀骸，可是一看到這個被殺的人，卻禁不住受到強烈的感情的陡變。在法國時，這種死亡之事差不多是我日常慣見的，然而一到此地，彷彿環境就反對這種不幸的遭遇了。炎夏的陽光射進小室，窗中不時地飛進城市的鶯嘈，正和生活的恬靜組織成一片。

貝森的屍體，斜倚得非常自然，彷彿我們闖進他的私邸，他也許會責問我們的樣子。他的頭凭着椅背，他的右腿擱在左腿上，成功一種安閑地休養的姿勢。他的右手靠在桌子上，左手把着椅子的邊沿。然而最足以顯出他自然的地方，是在他右手下的小書，大抵指分明還指着讀到的所在。

鎗彈是從前面擊入額角的；中彈的小孔因為給血所凝結，已成黑色了。懶椅後的地氈上有着一灘黝黑的污點，指明鎗彈穿過腦壳時所遺下的血。要是沒有

這些可怖的指示，有人也許要以為他是讀着書本而暫時歇息一下的呢。

他穿着一件陳舊的短衣，一雙紅氈的拖鞋，但也套着長腳褲和夜襯衫，而領結既沒有，領頭也散鬆着，好像要舒服些的樣子。他的體格當然不能算動人，因為髮既禿而軀幹則微胖。臉兒是瘦癯的，頸項是腫脹的。因為我嫌惡這種容態，所以對於他的簡單觀察是完全了；接着，我就再看室中其他的人們。

兩個雄偉的男子，正在細心地瞧着前邊窗子的方格眼。他們都有粗大的手掌和足背，黑氈的帽子又都推在顛後。他們對於窗格的橫柵，彷彿感到特殊的興味；其中的一個，還用雙手捻住了窗格搖搖它，似乎要試驗它的強度。另一個人是中等身材，敏捷的外貌，美秀的鬚髯，在格子前彎着身體，注視於污穢的木料。桌子的那邊，有一個穿着藏青嗶嘰衣服戴圓頂便帽的人，站着把兩手撐在腰際，肘節向外，考察那椅子上的恬靜的人形。他的黝黑的眼睛很狹小，方形的凸額很勁直地掛着。他用全神貫注着貝森的屍體，似乎從牠集中的注視中，便可以探究出謀殺的祕密。

另外一個有非常豐采的人，戴着珠寶商的大眼

鏡，立在後邊的窗前，把玩着手掌中的一樣小物件。我會從照片上見過他，因而知道他是美國著名的槍砲專家。卡爾海其登隊長。他約摸有五十歲年紀，非常偉碩而運轉不靈的肩頭也很闊；他的體面的黑色制服更是龐大了數倍。他的外衣的後面是吊起的，而前面卻長及於膝蓋；不稱身的長腳褲掛到腳踝上，又很滑稽地摺了邊。他的頭是圓而大，耳朵則彷彿陷進了骨骼。他的嘴是全部給那斑白的鬚髯遮住的，這些鬚髯都往下長，做了他嘴脣的避濕巾。海其登隊長在紐約警署任事已近三十年，雖然他的外貌和舉止都可笑，而他是給人尊敬的。他如果關於火器或鎗傷有所發揮的話，總部的人員莫不信服領受。

在這憩坐室的後部靠近餐室門的一面，另外站着兩個人，正在很親密地談着。一個是偵緝部稽查員威廉莫郎；一個是麥根對我們說起過的刑事部警佐歐奈斯忒海斯。

當我們隨了總稽查長沃勃林走進室中時，各個人都暫停了自己的工作，很恭敬地望着那個地方律師。祇有海其登隊長，很急速地對着麥根斜睨了一下，隨後仍舊把玩着手中的小物件，好像有一種冷淡的神

氣，倒使凡士的嘴唇，噴出一縷慘澹的笑意。

稽查員莫郎和警佐海斯，各各嚴肅地走將攏來；在一度握手禮之後，（我後來纔知道這是一種宗教的禮儀，在警士和地方律師間很流行的。）麥根將凡士和我介紹給他，並且略述我們的來意。那稽查員雖然鞠了個躬，表示他允許我們的參加，但是海斯則全然不理會麥根的解釋，對待我們如同不速之客。

稽查員莫郎確實和室內其他的人有些異樣。他年紀約摸已到六十，全白的頭髮，褐色的鬚髯，但是裝束很整潔。他不像個警務部的人員，卻很像行家的經紀人。

他用很低而很圓婉的語音說道：「麥根先生，我已經叫海斯警佐辦理這件案子了。但在結案以前，還有許多困難之處，值得我們幫辦的。總稽查長也覺得應親自來巡視一次。他今天在八點鐘已到這裏了。」

沃勃林在我們一進慰坐室之後，隨即離開我們，如今正是站在前面的窗邊，扳着嚴肅的臉兒，瞧那局勢的進展。

莫郎又說道：「我想走了呢。他們今天在七點半就喚我起來的，早餐還沒有吃過啊。你們都已在此，

大致也用不着我了……再見罷。」於是他又握了一下手。

他去了之後，麥根對地方律師幫辦說：「鄧溫達，請你照顧這兩位，可以嗎？他們是來見見世面的。如果我和海斯有什麼談話時，請你隨時為他們指點指點罷。」

鄧溫達當然應許了。我想他因為要發洩他被禁錮住的興奮，一定很願意找一個人來談談的。

當我們三個人因著本能衝動似地走向屍體時——總之，他是慘劇的中心——我聽得海斯的端莊的語音：

「麥根先生，我想你如今是負責的罷。」

鄧溫達正和凡士談論着。我卻很有興味地望着麥根；因為他曾告訴我，警署往往和地方律師爭風的。

麥根望着海斯笑了笑，卻又搖着頭。

他答道：「警佐，不是的。我到這裏來是幫你，希望你把這關係弄清楚。老實說，如果貝森少佐不打電話來請我幫忙，我是不會來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名字不要加進去。大家都知道少佐是我的老朋友；假使現在還沒有知道，那末遲早就會給人知道的。所以若

能把我的名字不和這案子牽涉，那要好多哩。」

海斯又在咕嚕着什麼，我沒有聽見，但看他的模樣，似乎已諒解了。他也和其他認識麥根的人一樣，很懂得他的話；他個人是非常歡喜這個地方律師的。

麥根又說道：「假使從這案子中獲得了佳譽，那

自然是歸給警署的；所以我想你們最好先去見見報館記者——但是如果有什麼不佳的傳聞，那你們也得承受呢。」

海斯唯唯地答道：「那再公允沒有。」

麥根道：「警佐，那末我們如今來工作罷。」

第二章 一個女子的手錢袋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點三十分。)

地方律師和海斯走向屍體來，站着了釘住他看。

海斯解釋道：「你看，鎗彈是從前面直接打入的。而且這一鎗也的確有勁，看這鎗彈穿過了腦壳後，那邊窗下的木柱也給擊壞了呢。」他指着護壁板上的離地板少許的地方，靠近甬道旁的窗帷的一面。「我們在那邊找到鎗彈的壳，海其登隊長找到了鎗彈。」

他又問那槍砲專家：「隊長，怎樣的？有什麼特殊點嗎？」

海其登緩緩地抬起了頭，向海斯蹙了蹙眉。他在一種醜惡的動作之後，慢慢而很貼切地答道：「一顆四十五口徑的軍用彈——自動機械的。」

麥根問道：「那末，這枝鎗射發時，離開貝森有多少遠近呢？」

海其登在笨重的舉止中答道：「哦，大概自五呎到六呎罷。」

海斯的鼻子裏哼了一哼。

他又自然地對麥根重複說：「大概是的罷。如果隊長這樣說，你該信任的。……你想，一顆鎗彈，如果比四十四或四十五口徑還要小，那是打不死人的；這些鋼包頭的軍用彈，能够穿進人骨，宛如穿進乳酪一樣的容易。但是因著穿進了那木柱，可見鎗是必需離得很近的。如今他面上既是一無火藥的痕迹，那末，隊長所說的距離的尺度的確是十分可靠呢。」

這時，我們聽見前門的啓閉聲，接着驗屍官陶里墨斯醫生同着他的助理匆忙地進來了。他和麥根及沃勃林握了一下手，對海斯只打了一個招呼。

他先陪罪道：「我不能早些來，真是抱歉得很。」他是一個膽怯的人，臉子上有大疤，態度像一個有錢的店夥。

他對椅上的軀體扮了一個鬼臉，一口氣地問：「我們有一點端倪嗎？」

海斯反駁道：「醫生，請你告訴我們啊。」

陶里墨斯很漠然無動地走近那被謀殺者的屍體。

他先在那臉上細細地瞧——我想他是在看火藥痕迹的。接着他又看到前額的彈入口與後腦的彈傷口；繼而他又將死者的手臂移動了一下，彎了彎手指，更把死者的頭顱放側了一點，便問海斯：

「我們可以把他搬到那邊睡椅上去嗎？」

海斯帶着詢問神氣地望着麥根。「手續完畢了嗎？」

麥根點點頭。海斯便招呼那站在前邊窗子旁的兩個人，將屍體搬到小書案上。在醫生和助理未把死者的腿骨弄直之前，屍首因為死後的肌肉發了硬，仍舊保守端坐的姿勢。屍衣剝光了，陶里墨斯醫士細細地檢驗着沒有其他的傷處。他特別注意於手臂；將兩手扭開細察着掌心。後來，他立直了身子，把他的兩手擦着一條絲質的花手帕。

他宣布道：「鎗彈從頭蓋的左前骨穿入的，成一角度。彈子又完全穿過頭蓋骨而出。出口的傷痕便在腦後骨左部——腦壳的底。你找到鎗彈的，是不是？被擊時他是醒着的，但立刻就死了——也許他自己不

知道因何而致死的。照我猜想起來，他只在八小時前過世，或者不止一點也說不定。」

海斯問道：「你假定在十二點半。對嗎？」

醫生看了一眼錶。「對的……還有其他的事嗎？」沒有一個人回答他。隔了一回，總稽查長纔開口。「醫生，我們今天要有一個驗屍報告哩。」

陶里墨斯關了藥箱，授給那助手，回答道：「那是可以的；但是你們趕快將這屍體安放驗屍所去罷。」在一種握手禮之後，他又急急地出去了。

海斯旋過頭去，瞧着那個站在桌子旁邊的偵探。

「麥克，你打個電話到總署，招呼那班值差的——告訴他們立刻要動手了。然後再回辦公室去候着我。」

麥克行了個禮走出去了。

海斯對那個先前在注視窗格眼的人說：「司納金，鐵工上怎樣？」

司納金答道：「警佐，那是毫無機會移動的，堅固得如同牢門一般。誰也不能夠越過了窗口進來。」

海斯告訴他道：「好，那末你們兩個人跟麥克去

罷。」

他們走了之後，那個穿藏青嘑嘑衣裳戴圓頂便帽的人，離了他所專心注意的壁爐邊，取了兩個紙烟尾放到桌上。

他不是很起勁地說道：「這些我是在焦木下找到的。警佐，並不多，可是周圍卻一無別的東西哩。」

海斯對這些紙烟尾不滿似地瞧了一眼，說道：「愛牟利，好的。你也用不到等候了。我停一回在辦公室見你罷。」

海其登笨重地向前走過來。他又喃喃自語道：

「我想我也可以去。但我得保守着這個鎗彈。哦，這上面有一種來福鎗的特別記號呢。你不要它嗎？警佐，你不要嗎？」

海斯寬容地一笑。「隊長，我要它做什麼呢？它保存了罷，但你不要掉落它。」

海其登便非常鄭重地說：「我不會掉落的。」

他也不向地方律師或總稽查長瞧一眼，便從室中逶迤地踱出去。他的身體搖晃着，很像一種大的兩棲的哺乳類動物。

傍着門口站在我身邊的凡士，轉過身來跟了海其

登走進那甬道。兩個人低低地講了幾分鐘。凡士彷彿在問話；雖然我聽不到他們的對話，也稍稍聞到如此的辭句——「拋物線」，「鎗口的速率」，「火線的角度」，「動力」，「衝擊力」，「斜角」等等——我並且奇怪着怎樣會有如此驚異的疑問。

當凡士對於海其登的敘述正在致謝的時候，總稽查長沃勃林也走進這甬道裏來了。

他望着凡士笑了笑，道：「學習得快嗎？」於是他不等着回答，又說道：「隊長，來罷。我和你乘車往市上去。」

麥根聽着他，便說：「稽查，鄧溫達也坐得下嗎？」

「麥根先生，地位正多着哩。」
他們中三個都走了。

凡士，我和海斯和地方律師都留在懃坐室裏，大家好像受了一種相同的衝動，都坐到椅子上。凡士坐在一張靠近餐室門口椅上，恰在貝森慘死椅子的對面。

自從凡士走進這住宅以後，我對於他的態度和動作，實在感到非常的有趣。他一進懃坐室來，就配置

他的獨眼鏡——這舉動對於我至少是有味的。他有時因著內心的緊張，便往往會拿出獨眼鏡來。我知道他不用這個也看得清楚的，然而他所以用它，只是一種心理的指揮；似乎視線方面增加了光亮，也可以使內心更透明些。

起初，他極冷淡地觀察房間的四周，而且極無感情似地審視着案件的進展；但在海斯一問之下，他漸漸地有味起來，臉上呈出懂愉的氣色。他向地方律師辯鄧溫達問了幾句，就無目的地在室中閒蕩，望望各種的東西，有時還將視線前前後後地飛到各種的傢具上面。接着他蹲下身子，偵察那子彈射在護壁板上的痕迹；而且有一次他還走到門口，望望屋子的上下。

最能使他留意的，便是那屍體。他在死者的前面站了幾分鐘，端詳着方位，還把那伸長的手臂彎放到桌上，好像要看出那死人怎樣拿書的。死者的兩條交叉的腿，也引起他注意的，所以他化了許多時光去研究。後來，他將獨眼鏡放到口袋裏，同鄧溫達和我走近他方纔站立過的門口，毫無意思地望着海斯及其他

那駐紮在前廊下的守警，走到瑟坐室門口時，我們四個人仍各自坐在椅上。

他說：「先生，外面有一個本區的警士要見本案的長官。要讓他進來嗎？」

海斯點了點頭。不一回有一個穿着平民服裝的紅面愛爾蘭人站在我們面前了。他對海斯行了個禮，但是他知道麥根是地方律師，就對他報告。

他對我們說：「我是麥克勞富林警士——隸屬四十七街警區。昨夜我正在站崗。我猜是半夜罷，有一輛坎特立牌的灰色汽車，停在這住宅前——因為在車子後面有許多捉魚器，車上的許多燈也都亮着，所以看去很惹目。早晨我聽說肇了禍，我就報告區裏的警佐。他就叫我來報告你們。」

麥根說了聲「好的，」便點着頭轉述給海斯聽。海斯狐疑地漫應道：「這中間也許有點線索罷。那末，請問這車子停了多少時候？」

「至少有半小時光景，十二點前就在這裏的，我十二點半左右回來時還是在這裏。然而我第二次回來時，已不見了。」

「此外你不看見什麼嗎？車子裏沒有人嗎？附近

也沒有個主人模樣的人嗎？」

「那我沒有瞧見。」

問了許多類似的問題，但是也到不得什麼；那個人也就給打發走了。

海斯道：「這汽車的事倒是好材料哩。」

在盤問麥克勞富林時，凡士坐着像在打瞌睡——我疑心他只聽出了報告的前幾句——如今他打了個呵欠，立起身來。他踱到中間的桌子邊，拿過一根捲煙的殘枝，那就是在火爐中找到的。他把紙煙在大拇指和食指間捲了捲，看了看紙煙的頭，又用指尖將捲紙挑開，將煙草放到鼻子口。

海斯本來是出神地望着他，此刻他從椅中把身體向前傾斜了一點。

他很暴躁地問道：「你在那兒幹什麼？」

凡士在驚異中抬起他的眼睛。他只是猶豫地答道：「不過嗅嗅那煙草而已。你知道，這煙絲很淡，倒很講究配合的。」

海斯臉上起了橫肉了，說：「請你還是放下去罷。」他又望了凡士一眼，用譏諷的口吻問他，「你是煙草專家嗎？」

凡士仍和悅地說：「那不是的；我的專藝是好的。」

麥根又插嘴。「凡士，在這種時候你不能够在這地方搬動什麼的。你還不懂得它的重要。這些紙煙頭也許是很緊要的證據呢。」

凡士很婉轉地重複道：「證據？哈！你真不要多響罷。很有趣的！」

麥根的確惹怒了；海斯也光了火，但不表示什麼，只是慘然地一笑。他覺得自己對於地方律師的朋友，無論他怎樣的應受叱責，總太唐突了。

海斯在上司前倒也不大肯諂媚。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他用全力工作着，對於負責的事情更固執地做上去。他這種嚴肅的精神和整齊的性格，真使他的上司們人人器重他。

他是一個大而有力的人，但是舉止的敏捷和大方，又活像一個有本領的拳教師。他有一雙炯炯逼人的綠眼，一個小鼻子，橢圓的頰，和一張嚴肅的嘴，配着兩塊常闔的嘴唇。雖然他年近四十，但頭髮毫無半點灰白，那髮剪得很短，向後直梳。他的發音極宏大，卻是難得暴躁的。在許多特點上，他正像普通人

心目中的那個偵探。此外還有他的特有的個性，一種勤奮的才能和力量。我那天早晨坐着瞧看他，雖則他也有顯明的缺點，卻也不期然地欽佩他。

麥根問道：「警佐，實地的狀況是怎樣的？鄧溫達只給我一點粗淺的報告。」

海斯潤了潤他的喉。「我們在七點鐘前得到這個消息。貝森的管家女傭密昔司潑蘭池跑來報告。伊看見他死了，要我們立刻帶幾個弟兄去。當然這消息就傳到了總局。我那時不在場，褒克和愛牟利剛值差；於是他們通知了稽查莫郎，便來到這裏。本警區裏也已有幾名，早已在追蹤問跡地做着事。當那稽查蒞場檢閱以後，隨即打電話招我。我到的時候，那本區人早已去了，後來刑事部又有三個人來幫助褒克和愛牟利。稽查又電召海其登隊長——他知道案子已大得必須召他了——而隊長就在你來到的前一刻趕到。鄧溫達又在稽查後一脚到場，他立刻就打電話通告你。總稽查長沃勃林比我先一刻到的。我當下曾盤問那潑蘭池女人。當你到時，我的屬下正在察看那各處地方呢。」

麥根問：「密昔斯潑蘭池如今在那裏？」

「在樓上，給一個本區醫士看守着。伊是住在這宅子裏的。」

「你爲什麼對那醫生說，發案是十二點三十分呢？」

「潑蘭池告訴我，伊在那時聽到警報的，大概是鎗彈的聲音。我猜那一定是鎗彈——從許多事實上可以證明。」

麥根建議道：「我想和密昔司潑蘭池再談一回。但是第一步，你在這懣坐室裏可曾找到什麼可以進行的線索嗎？」

海斯在不知不覺間狐疑起來；於是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只女人的小手袋和一雙長統白羊皮手套，擲在地方律師面前的桌子上。

他說：「祇有這些。一個本區醫士在壁爐架的那頭尋到的。」

麥根看了看手套，再將手袋打開，把東西一古腦兒倒在檯上。我跑上去望了一下。但是凡士仍然坐在椅中，很恬靜地抽着紙煙。

這小手袋是結着極細的金絲網眼，配着小的藍玉鈕，形狀是特別的小，看去是晚上攜帶的。袋裏面的

東西，有一只扁平的波紋絲織的香煙匣，一只金色玻璃的香水瓶，一只小粉盒，一根鑲琥珀的短煙嘴，一枝裝着金匣的脣膏，一條刺繡的法國絲手帕，角上還有「M. St. C.」的字樣，另外還有一個耶耳牌子的鑰匙。

麥根指着手帕道：「這一定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引線。警佐，我想你應該要用心地看一下。」

海斯點了點頭。「是的；我想那只手袋一定屬於那個昨夜和貝森在一塊兒的女人的。那管家女傭告訴我，他昨夜曾有約會，穿了餐服出去用膳的。然而我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回家來。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毫無周折地找到那位「M. St. C.」女子。」

麥根又拿起了香煙匣，仔細地端詳，只見幾許散鬆的煙草掉落到桌上。

海斯驟然地站了起來。

他推想道：「也許這些香煙和這案子是有關係的。」他將一根沒有觸動過的香煙頭拾起來了，仔細看看。「這是女人們的香煙哪，而且看上去是用煙嘴吸的。」

凡士道：「警佐，我的意見可與你不同了，我想

你可以原諒我的。你看那一頭上還有一點嘴脣上的胭脂，只是香煙是金鑲頭的，不容易看見罷了。」

海斯向凡士緊緊地釘了一眼；他真是太驚奇了。他又仔細把香煙察看了一下，便對凡士說：「如果你以為這些香煙和本案有關係的，那末，你對於這些煙草也許有一點意見的罷？」他的說話顯然有一種諷諷的格調。

凡士便慢慢地站起來，說：「那是誰都不知道。有誰知道呢？」

他將煙匣拿了起來，打開之後，再在桌上輕輕地拍着。於是他又細細地看了一眼，他的嘴角邊忽泛出一縷微笑的隱紋。他又將食指挖進煙匣，取出一枝小的煙捲，分明是在袋底裏壓平的。

他說：「此刻也用不到我的嗅官的本領了；就是眼睛也看得清楚的。這些煙捲都相同的。——喂，警佐，你以為怎樣？」

海斯露齒地笑著。「麥根先生，這個對於我們已得到了一點。」於是他很小心地將香煙和煙頭都放進一個封套裏，寫了一個記號，袋進他的口袋中。

麥根道：「凡士，你現在該知道這些香煙頭的重

要了。」

「我卻不敢說。這香煙有什麼價值？你知道你是不會吸的啊。」

麥根很耐心地說：「朋友，那就是證據。現在已知道這手袋的主人昨夜會和貝森一同回來；伊在這裏停留的時候，足足有抽完兩枝煙捲之久。」

凡士掀起了他的肩膀，顯出驚駭的樣子。「你已知道如此嗎？現在你且再設想一下看。」

海斯插嘴道：「現在只要找出伊的下落來好了。」

凡士便猝然答道：「無論如何，伊是一個黑面的婦人——也許這一點對於你的追索上有些方便處。然而你爲什麼要打擾那女人？那我永世也猜不出。我實

在不知道了。」

麥根問：「你爲什麼說伊是黑面婦人呢？」

凡士將身體仰着椅背，告訴他道：「如果伊本來不是這樣的，那末，伊就不用這種化粧品。我知道伊用一種拉杞而牌的香粉和一種深色的脣膏。這些都不是在清秀白皙的臉上塗抹的。」

麥根微笑道：「我當然贊成你的高見的。」他又

對海斯道：「警佐，我想我們去找那個黑面婦人罷。」

海斯也憐然附和道：「我也以爲很好的。」

這時候，我想他對於凡士的弄壞那個香煙頭的舉動已經恕宥了。

第四章 管家女傭的故事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

麥根建議道：「如今我們來把這屋子考察一下罷。警佐，我想你是早已仔細查勘過了，但是我還得看看這裏的佈置。至於那個管家女傭，我在那屍體擡出去之前，還不願就向伊盤詰。」

海斯立起身來。「好的。我自己也還要看一遍。」我們四人踱進了甬道，然後打從一條走廊，走到屋子的後部。在左邊的一端，有一扇門通到最下層的地窖，可是門鎖得緊緊的。

海斯解釋道：「最下一層的地窖只用作儲藏東西罷了。那扇從地窖中通到街口的門是用板釘斷的。盪蘭池睡在樓上——貝森獨自住在這裏，另外還有許多空房間——廚房卻在這一層上。」

他在走廊對過開了一扇門，我們便走進這間新式的小廚房。兩個高窗開到後面鋪石的院中，看看大概有八呎光景的高度，都裝着鐵柵，而且窗格是緊閉而上鎖的。我們又經過了一扇旋轉的門，走進甃坐間後

面的餐室。兩扇高窗面向一個石砌的小天井——貝森家和隣居的距離，實在只有一口井的闊——這窗上也是有鐵柵和鐵鎖的。

我們又在甬道裏站立了一回，站在在樓梯的前面。

海斯指着道：「麥根先生，你該知道那個兇手一定是從前門闖入的，此外沒有別條路可以進來了。我猜貝森因為是獨自居住，也許對於夜賊們是很戒備的。這屋中只有一扇在甃坐間後面的窗是沒有柵子的，但也好好地關閉着，並且這窗至多也不過通到裏邊的小天井。甃坐間的前窗是有鐵格的；他們不會從這裏進來；也不會從這裏打鎗彈，因為貝森的一彈，是從前窗的對面發來的。……所以那個兇手明明是從前門闖入的。」

麥根說：「也許這樣的。」

凡士道：「我這樣說也許是很抱歉的。那人是貝

森自己讓他進來的。」

海斯熱烈地說：「是嗎？我希望我們以後總可以明白的。」

凡士也贊成道：「那是毫無疑惑的。」

我們走上樓梯，走進貝森的臥室。那是在瑟坐間的上面，雖然極慘澹，卻很精緻地陳設着，也非常整潔。床鋪是鋪摺好，顯出一夜沒有睡過覺；窗也閉着。貝森的餐服和白色棉布的背心都掛在椅子上。一根圈曲的領頭和一條黑色的領帶放在床鋪上，可以看出那些東西，在貝森回來之後就解來擲在那裏的。一雙睡鞋放在床脚的長凳邊。在桌上的玻璃杯中，有四顆白金的鑲牙；還有一個細巧的假髮安置在衣櫃上。

這末一樣東西最能引起凡士的興味。他走近去拿起來細細地看了一看。

他說：「真滑稽啊。這位亡故的朋友，生前還裝假髮呢。麥根，你知道嗎？」

「我也常常猜疑的。」

海斯立在門檻上，似乎有點不耐煩起來。

他引導着走出臥室，到了甬道，說：「這一層還

有一間哩。據管家女人說，那是供給客人用的寢室。」

麥根和我只從門口望了望，而凡士卻在樓梯頭邊靠着欄杆。他對於貝森的家庭佈置，似覺得太乏味了，所以在麥根，海斯和我走到三樓時，他只在甬道上漫步。後來，我們觀察完了走下來，他卻偶然地看到貝森書架上的書目。

我們剛纔走下樓梯，前門忽而開開，走進兩個人來，抬著一張昇牀。公安部的運屍車已到了，要把死屍運到驗屍所去。貝森的屍體就艸率地裹好，放在昇牀，帶到車上，見了真使我吃驚。凡士但略一注視這兩個，便毫不注意他們。他翻到了一本書，有美麗的封面，和講究的裝訂。

麥根道：「我以為如今該請密昔司潑蘭池進來。」

海斯走到樓梯邊，很大聲地發了一個命令。

接着，有一位灰白頭髮的中年婦人走進瑟坐室

來。伊的後面還有一個服裝整潔的男子，抽着一枝大雪茄。伊是一位樸素而守舊者的典型，外表是極安靜而慈善的。伊很深刻地使我記得，伊似乎很有幹才，

卻絕沒有懦慄的表示。伊又好像具有那無知愚民一般的沉默。

麥根很柔和地和伊招呼了，便說：「密昔司潑蘭池，請坐。我是地方律師，如今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伊從門口拖過了一條直椅子，等候着，兢兢地望着我們一夥人。麥根的語氣彷彿在鼓勵伊；而伊的答語也很順熟。

在一刻鐘的查詢中所發現的事實，可總括在下面：

密昔司潑蘭池已經做了四年的管家傭，也是貝森家唯一的女僕。伊住在這屋子後部的三樓。

上一天的午後，貝森從公事房裏回來得特別早——大概在四點鐘左右。他對潑蘭池說，他不在家裏吃夜飯。在六點半前，他一直在憇坐間中，房門緊閉着，六點半後，纔上樓去更衣。

他大概在七點鐘時離開這屋子，但他沒有說出到什麼地方去。他只偶然地說起他自己會回來，叫潑蘭池不必守候着——往常他如果要請客人到家裏，伊總

是等待的。這是伊見到他活着的末一次。那晚上伊也沒有聽得他到底在什麼時候回來的。

伊到十點半纔歇宿。伊因為天氣熱，所以把門半開半掩着。後來伊給一種響的爆炸聲所驚醒。這真嚇壞了伊。於是伊在牀上開了電燈，瞧那只小鬧鐘上正是十二點半。伊立刻覺得時光還很早，貝森夜裏出去，不到二點鐘是難得回來的；爲了這種原因，加之屋子又很靜，所以伊覺得這個聲響定是四十九街上一輛汽車的車胎破裂罷了。伊把這事從心坎裏放下，重新又熟睡了。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伊照例下樓工作。等伊開出前門去取牛乳和乳油時，突然發現貝森的屍體。室中的簾幙卻都低垂着。

伊起先以爲貝森在椅子上熟睡，但是一看到那個鎗洞和旋滅的電燈時，伊知道他是死了。於是伊急急地去打電話給警察局，報告這暗殺的慘案。伊記得他有個哥哥叫安桑尼貝森少佐。因此，伊也打了個電話去。他差不多和西四十七街警區的偵探同時到的。當下他問了伊幾句話，又和這些人也講了一回，不等總局派人到來，他就先出去了。

麥根望着他的記錄道：「密昔司潑蘭池，再問一兩個問題，便不再來煩你了。……那天，你有沒有注意他的動作方面，可以使你疑心他有不快意的地方？」

——或者說他彷彿擔憂着什麼事嗎？」

婦人隨即說：「不。這星期以來，他倒反而起勁有興了。」

「我見這層樓上的窗子，全關得緊緊的。難道他特別怕着小偷，或者防止別人進來嗎？」

婦人吞吐地答道：「哦——也不一定。不過他常常講起警務是怎樣的不好——很抱歉，先生——又說他一個人住在這個城裏，應當小心防衛他自己。」

麥根向海斯做一個乾咳。

「警佐，你應該自己寫下一點，以作查考。」接著他又對密昔司潑蘭池道：「你知道貝森有什麼仇人嗎？」

這管家備斷然地說：「那是毫無的。他看去是一個奇人，但人們倒很喜歡他。他常常去赴會，也常常去約會。我真不懂得誰要殺害他。」

麥根又將記錄看一遍。「我不曉得現在還有什麼事。……警佐，怎麼樣？其他還有什麼問題麼？」

海斯沉思有頃。他冷冷地望一望婦人，說道：「我此刻想不出什麼了。……然而，密昔司潑蘭池，你在沒有允許離開之前，千萬留在這屋子裏，我們以後還要問你哩。但你不要告訴別人聽——懂得嗎？我們還要有兩個人留在這裏的。」

當時，凡士在他皮夾的活頁小簿子上記下了些，繼而在海斯說話的時候，他撕下了這頁交給麥根。麥根一壁看看，一壁卻在縐着眉，播着嘴，但經過了片刻的猶豫以後，他又和女管家對話了。

「密昔司潑蘭池，你說誰都歡喜貝森的。那你自己歡喜他嗎？」

這婦人將視線拋射到膝部。伊勉強地答道：「哦，先生，我只是替他做工，對於他的待遇我，我也並無怨言的。」

如果不聽伊的答話，那末，伊的神氣上至少給與人一種伊十分厭憎他，或者非常不贊成他的印象。然而麥根卻不去窮詰了。

他又說：「密昔司潑蘭池，貝森先生家裏可藏有

軍器嗎？譬如說你可知道他備有旋輪手鎗嗎？」

這婦人方始有些兒驚訝，甚至是恐怖。伊用不鎮靜的口氣說：「先生，我想——他是有的。」

「那手鎗安放在什麼地方呢？」

這婦人彷彿要說得坦白一點，先將眼睛滾動了一下，然後用低微的聲音回答。

「在那中間桌子的暗抽屜裏。你——你用一個銅鈕扣去開。」

海斯隨即躍起，將伊所指點的那個鈕扣榨壓了一下，一只小小的淺的抽屜開開了。內中有一枝史密斯惠生出品的三十八口徑旋輪手鎗，柄上鑲着寶石。他拿將起來，旋開了鎗膛，便望了望鎗管的頭。

他鹵莽地說：「完全的。」

婦人立刻有一種鬆弛情感表示，並且嘆了一口氣。

麥根也站起了身，從海斯的肩膀上看到那手鎗。他說：「警佐，雖然我們尚未確切地指出它和本

案有關，但現在你先把這鎗保留下來罷。」

他恢復了原位，看到方才凡士給他的記錄，又對管家備看。

「密昔司潑蘭池，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說貝

森回來得很早，在此地消磨他晚飯前的時光。那末，那時候有沒有人來訪他呢？」

我一直釘住這婦人，彷彿見伊迅疾地緊閉着嘴唇。伊在回答以前，把身體在椅子中挺了挺直。

「據我所知，那時並沒有人。」

麥根又追問道：「那末，門鈴一響，你一定是知道的。你不是要去應門的嗎？」

伊又蠢笨地重複說：「並沒有人。」

「昨夜你睡了之後，門鈴有沒有響過呢？」

「先生，並沒有。」

「難道你熟睡了後，也可以聽得的嗎？」

「先生，是的。在我們的房門口就是門鈴，和廚房中一樣的。一擦之下，兩面都響的。貝森先生特地這樣裝置的。」

麥根謝謝伊，讓伊走了。當伊走出之後，他又懷疑地望着凡士。

「你給我這些問題，你自己有什麼意見呢？」

凡士道：「你知道，我是有一點臆斷的。我聽了那婦人讚美這已故者的聲譽，我總覺得伊太過了分。」

在伊的讚詞中，有一點對照的含蓄，使我覺得伊自己對於那位已故者並不是有什麼好感的。」

「那手鎗的存在，怎樣會進你的意識呢？」

凡士解釋道：「這問題便是從你自己提起的那關窗和貝森怕小偷的問題上推論出來的。如果他怕小偷或仇人，那末，他豈不要置備火器呢？」

海斯道：「凡士先生，但是你所發現的那小手鎗，看來是沒有用過啊。」

凡士不理會那種譏諷的口吻，又道：「警佐，你對於這手鎗有什麼高見呀？」

海斯卻戲謔地說：「哦，那我可以歸納地說，貝森先生在他中間桌子的祕密抽屜裏，藏着一枝鑲寶的史密斯惠生的手鎗。」

凡士也譏笑着說「你真說得聰明啊！」

麥根嘔噓了。「凡士，你爲什麼要問起那拜訪的人呢？這裏分明沒有人來過。」

「哦，那是我偶然想起的。我很想聽聽密昔司證蘭池要說些什麼。」

海斯好奇似地望着凡士。他對於這個人的第一個印象早已消失了。他便懷疑他在溫文爾雅的外表下

面，還有一種出乎意料的強固的性質。他對於凡士給麥根解釋的話總不覺得滿意，一方面他又似竭力將地方律師和管家女傭的對話加以理智的考察。海斯是很狡猾的，也會得識人；但凡士卻和他日常所接觸的人有一點兩樣，在海斯眼中，只覺得是一個悶葫蘆。

後來他不再查考了，把椅子拖到桌子邊。

他立即說道：「麥根先生，如今我們先將計劃規定了，免得走冤枉路。我們應把我們的人分配出發，愈快愈妙。」

麥根也同意的。「警佐，偵查的事全在你肩上。我在這裏幫幫忙。」

海斯答道：「先生，這是很好的。但是我以爲各方面都應該有一點工作。……假設的話，我去追究那小手袋的主人，或者差人出去偵察貝森夜裏的朋友——我可以從管家傭處摘下幾個名字，那是很可以着手的。我還須偵查那輛坎特立灰色汽車。然後我們應得去找他的女友——我想他的女友一定是很多的。」

麥根也說：「我可以從少佐處探訪些消息。我要知道的，他一定肯告訴我。同時我也可以打聽貝森的同事。」

海斯道：「我以爲你做那項工作比我來得好。我們應得趕快着手，纔可以找到線索進行。我以爲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那位陪他吃夜飯的女人，那末，對於案情一定可以多多地瞭解哩。」

凡士卻喃喃地道：「也許反而減少哩。」

海斯急速地望着他，又像使性發怒地嘆息了一下。

他說：「凡士先生，讓我給你說罷，我看你也很想曉得一點的。即使其他的步驟是走錯的，然而去搜尋本案中的一位女人，總可算是極正當的啊。」

凡士微笑道：「是的，羅馬人有句古話，叫「此事之總樞是女子。」他們也這樣迷信的。」

海斯駁斥道：「無論怎樣，他們既說這話，總是有意義的。你不要去誤會哩。」

麥根又插嘴說：「我希望這一點快解決了罷……警佐，如果你沒有什麼別的意見，我想去了。我約貝森少佐在中午時去看他；今夜裏我也許有許多消息供給給你哩。」

海斯同意道：「是的，我還得在這裏露回兒，看看有什麼事忘記了。門外門內該用一個守衛者，

看守着那個潑蘭池婦人。然後我讓那些報館訪員們進來，把那坎特立汽車和凡士所發見的那秘密抽屜裏的手鎗告訴他們。我想這些已够供給他們了。如果我以後發現了什麼，再打電話告訴你。」

他先和地方律師握了握手，再對凡士看。

他的話很使我驚奇，也許使麥根也覺驚奇。他說：「先生，再會。我希望你在今天早上學到了一點哩。」

凡士漫然答道：「警佐，這真要使你詫怪的，我當真學到了許多。」

我又從海斯眼睛上發見有一種細細察究的神氣；但是一瞬即逝的。

「好的，我很歡喜哩。」這是一句敷衍的答話。麥根，凡士和我都出來了，值崗的警察替我們賃了一部街車。

當我們馳過市上時，凡士在沉思着：「這些就是我們的警察們從事偵緝罪犯的方法了。麥根，那種壯健的後生，又怎會追捕得到罪犯呢？」

麥根解釋道：「你只見到一點初步，還有許多作成慣例的手續哩。」

凡士嘆息道：「啊！這樣的手續！這樣的技能！」

「我知道你還沒有領會海斯的本領。但是他的確是一個聰明人，可惜人們往往識不出。」

凡士喃喃地說：「我敢說的。你讓我看到這事的嚴肅的進展，真是感謝得極。你們的那位官醫也使我歡喜的。他是這樣一位鎮靜的人物，絕不受死屍的印象。他不該習醫，應該當一個偵探的。」

麥根沉寂了，坐著望到窗外，一直在默想。後來車子到了凡士的寓前。

當我們車到階石邊時，他說：「我不歡喜觀

物的外表。我對於這案子另外有一種特異的見解。」

凡士用眼角斜睇他一下，非常嚴肅地說：「麥根，我問你，誰殺了貝森？你有一點意見嗎？」

麥根慘然一笑。「我希望我能够知道。這種蓄意謀殺的罪案，原是不大容易解決的。這件案子我覺得是特別複雜的。」

凡士跳出車子來答道：「你這樣想？我卻以為這是很簡單的。」

第五章 材料的採訪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

你總該記得貝森血案所引起的一般人們的情緒。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罪案，而且是非常神祕的，直到隔了多天，纔有一點頭緒。然而在進行的時期，各方面的推測也是時有所聞的。

挨爾文貝森雖然不能算是一個浪漫人物，但他的人格真也驚人。他曾經在紐約的放縱的團體中忝為一員，——一個熱誠的吹獵者，一個粗野的賭徒，一個有職業的執樁子；他在賭場和夜會中所做的事，往往供給了當地小報和雜誌的好材料。

貝森和他哥哥安桑尼是在華爾街十二號設着一個股票事務所的，牌號就叫貝森兄弟事務所。他們兩個在別的經紀人眼中，都以為是刻薄的生意人。而他們兩個人的口味和脾氣也兩樣，所以出了辦公室之後，就難得遇見了。挨爾文貝森在閒時只想作樂，咖啡館裏他差不多成爲贊助的人；而安桑尼貝森是在戰事中做過少佐的，所以夜裏大概消磨在俱樂部中。兩個人

在自己的團體中，都是有點名氣的。

這案件立刻宣傳在新聞紙上。當時地方報紙正苦過於靜寂，因而這案子就出乎尋常地刊在封面第一頁。出名的偵探們，報館訪員們都訪過了；出名的謀殺案的記載，也都給人重新提起了；出名的星士也都想用玄虛的方法來解決那神祕。照片和圖解，每天都

在報端揭示着。

在所記的消息中，那部坎特立牌子的灰色汽車，和鑲寶石的史密斯惠生手鎗都講起的。汽車還有圖。都根據麥克勞富林的描述而畫的，有的還畫出那捉魚的器具。貝森家那張室中的桌子也有照相的，又把那祕密的抽屜擴大之地畫出來。有一家星期雜誌還特地請一位有名的木工，做一篇關於傢具的祕密部分的論文。

從警務上着想，這次謀殺案是從頭就很艱難的。在凡士和我走了之後的一小時內，刑事部警佐海斯手

下的人，又作一回精密的偵察。貝森的私信也讀過，但是線索卻一些都沒有。除了那柄手鎗外，也找不到其他的手鎗；雖然窗格也察看過，也只見都是好好地鎖着。兇手或者是用鑰匙開門進來的，或者是貝森自己放入的。但據海斯的意見，卻不以為然。雖然密昔司、澆蘭池曾告訴他，除了伊自己和貝森外，沒有第三個人有鑰匙，然而海斯對於第二個放入的推想，總以為是不可能。

因為除了手袋和手套之外，沒有一定的線索，所以唯一的步驟，只能訪問貝森的朋友和同事，以便發現一點探緝的資料。海斯也希望自己能在這種問詢中探知那手袋的主人。此外就是貝森在那夜裏做些什麼，這問題也特別提出的。可是訪遍了他的朋友和他常到的咖啡館，卻誰都沒有見到他；而且誰也沒有聽到他關於消磨那夜的計劃。並且，警士們無論怎樣去探訪，總是毫無結果。貝森是沒有仇人的，也沒有和誰爭吵過；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着日常的常態。

安桑尼、貝森少佐自然是被詢問的中心人物，因為他和死者是骨肉，知道得多一點。地方律師對於本案的最初事務，也只是如此而已。出事的那天，麥根和

貝森少佐一同吃的飯。少佐很願意合作，可惜他的見解大半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他解釋給麥根說，他自己雖然和弟弟的朋友們相識，可是找不出一個是可嫌疑的人。他還說他對於弟弟的某方面，也不能深知。所以那件案子的隱情，確是難以發現。他又說他弟弟和女人的關係很有不合法的，不過他以爲女人方面，更沒有嫌疑的餘地了。

麥根從貝森少佐方面，稍稍得到了一點模糊的見解，便在偵緝部中調取兩人，幫同他探訪女人方面的消息，這樣，和總局的動作也不會起衝突。他又鑒於凡士對於密昔司、澆蘭池的說話很有味，又差人去調查那位婦人的來歷和親戚。

據調查的結果，密昔司、澆蘭池生在本雪維尼亞的一個小鎮上，父母都是德國人，均已亡故；伊自己已做了十六年寡婦。在未到貝森家之前，伊在另一家傭了十二年，後來那女主人移居到公寓去，伊纔辭歇出來。據那先前的女主人說，伊似有一個女孩子，只是沒有見過面，餘外也不知道什麼了。這些事實簡直都是沒頭沒腦的。麥根順次寫下了，只作爲一種循例的官樣文章罷了。

海斯對於那輛汽車，雖然想不出什麼直接的關係，仍然遍地去搜尋；報紙上也登了極大的廣告。有一個清道夫聽到這輛車裏有捉魚的器具，便報告他在中央公園的一條路旁，拾得兩根相連的釣魚竿。但這些釣竿是不是那輛有關係的汽車中的？也許這汽車的主人在逃遁時丟掉的；然而也許是別人失落的。除此以外，沒有什麼別的資料了。所以在第二天早上，依然一點兒的進展都沒有。

那天早上凡士叫寇利出去買各種的報紙。他在披閱道案的記載上面，足足化費了一個多鐘頭。平素他是難得看報的，現在突然地如此有味；真不能禁止我不表示奇異。

他慢吞吞地解釋道：「老范，那倒不是的。我真的並沒有興奮，而且興奮兩個字又往往是誤用的。我祇覺得這案子極有趣罷了！……老范，你應該聽一聽那一節和海斯警佐的對話。他只說：「我不知道。」但他是何等有本領的人呢！我是根本歡喜他的。」

我說：「也許海斯對於報館訪員故意把真確的事實隱藏着。他要想賣弄玄虛哩。」

凡士搖着頭道：「那也不是的。世界上的人誰沒

有虛榮心？他那裏會因着要緝捕一個真兇，竟在報紙上表露他是一個絕對無知覺的動物，或絕對無理知的人呢？」

我說：「無論如何，麥根心中總還有些隱疑，只是他沒有宣露出來。」

凡士思量了一回。他說：「這倒不是不可能的。他對於雜誌上的議論是不大盲從的。我想我們應得再好好地考察一下——你以為怎麼樣？」

他又打電話到地方律師事務所。我聽見他約麥根到史安佛遜俱樂部去用中飯。

我想起了那天早晨我到凡士寓中去的理由。便問道：「在司底琪里的耐特而曼小像怎樣了？」

他答道：「我今天已沒有興趣了。」他又重新瞧着報紙。

我只覺得他的態度是變了。往常我們交遊，我可沒有見過他幹一種事，比喜歡藝術的事還熱誠。至於關於法律一類的事，他是毫不歡喜的。這時候我覺得在他的腦中，一定有一種異常的情緒，在以後果是顯然可見的。

麥根到俱樂部時候，已經遲了一點，凡士和我

早已坐在室隅的一桌了。

他走進來後，凡士招呼道：「朋友，除了新發見的線索，大家業已盼望着進行以外，事情到底幹得怎樣了？」

麥根微笑着。「我想，你早已看到報紙了。對於那些記載，你以為怎麼樣？」

凡士答道：「是的；可是他們把一切一切都記載了，只是把重要的全漏掉了。」

麥根嬉戲地問：「真的嗎？那末，我問你，你以為重要的是什麼呢？」

「據我鄙見，我以為挨爾文的那束小假髮，倒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嗎？」

「也許是的……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領頭和領帶。」

麥根滑稽地插嘴道：「你可不要忘了那酒杯裏的假牙齒。」

凡士喊：「你也很懂得的！的確，那也很重要哩。我敢保證說，那超軼的海斯卻沒有注意到這些。

可是別的到場的人也許已看到了。」

麥根說：「昨天的調查，你大概不大注意罷。」

「不，我是全神貫注的。只是那全部的工作很可笑哩。那時有許多端倪，卻沒有人看出，大家要緊看着香煙頭和鐵窗柵。」

麥根又喜歡，又激動。「凡士，我們跟隨着警士，總是穩當的。」

凡士咕着道：「我真敬佩你的信任心。但是你對於貝森的被殺案，到底有什麼意見呢？」

麥根遲疑了。最後他說道：「這個當然是心腹的談話。今天早晨，你打了電話來後，有一個我派去偵探貝森案子的人趕來報告，他已找到那手袋和手套的

女主人——他是從手帕上繡着的字母上得到的線索。

他又講起一點關於伊的趣事。我疑心這個女人就是那夜同貝森吃飯的。伊是個女戲子——我相信伊是演趣劇的名字叫曼里兒聖克萊。」

凡士道：「那真糟糕。我希望你們的惡漢不要發現那女人。……如今，我敢斷定你要嚴厲地拷問伊了。是嗎？」

「當然我要問伊的。」

麥根的態度彷彿有了些偏見，以後大家就不大說話了。

我們後來在吸煙室抽煙的時候，立在窗邊的貝森少佐，看見了麥根，便跑近了我們。他是一個約摸五十來歲的圓臉人，體態很莊嚴，軀幹是筆直的。

他對凡士和我鞠了幾個躬，便轉向那地方律師。

他說：「麥根，自從我們昨夜一同吃飯之後，我刻刻盤想着這樁事，因而我又想出了一點點意見。有一個叫李寶貝非的人，和挨爾文很親近，也許你可以從他那裏得到一些探訪方面的消息。他不住在城裏，所以我昨天還沒有想起他。他是在華盛頓的長島罷？這是一點意見，我也想不出有什麼牽連的關係來。」

他急促地呼吸了一口氣，好像要平下他情感的樣子。

麥根在一封信背上記了一下，說：「少佐，這是很好的見解。我立刻可以去訪問的。」

在他們對話的時候，凡士一直望着窗外，這時纔回過頭來對少佐說：

「奧斯屈倫副將怎麼樣？我以前常見他和令弟在一夥的。」

貝森少佐微微露出一種不贊成的神氣。

「他只是個相識罷了，沒有道理的。」他又對麥根說：「我想直到如今，你們還沒有一點兒端緒罷？」

麥根從嘴裏將一枝雪茄取下，在手指中盤弄，顯出沉思的樣子。

半晌，他纔說：「我以為不然。我已着手找到那個和令弟在星期四夜裏共餐的人；而且我知道這人和令弟在半夜過後一同回到令弟的府上的。」他彷彿要顯露他自己的智慧。頓了一回，他又道：「此刻我不需要什麼別的證據，便可以到陪審官那裏去請求起訴。」

在少佐嚴重的臉上，展示出一種驚奇的美慕。他說：「麥根，真是謝天謝地哩！」他將手搭到地方律師的肩土，又道：「如果你需要我，那我總是直到深夜都在這裏的。」接着，他便回過身子走開了。

麥根道：「在少佐初遭弟弟的喪亡，我們就去煩擾他，盤詰他，真有點不應該。只是世界上的事，卻不能不瞬息不停地前進。」

凡士打了個呵欠。

他咕着道：「什麼——天保佑的！」

第六章 凡士的意思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二點鐘。)

我們大家悄悄地抽着烟，凡士懶洋洋地望着曼迪孫路邊的空地，麥根却對着壁上那幅褪色的史安佛遜油畫像呆呆地瞧看。

凡士轉過頭來，望了望地方律師，慘然地勉強地一笑。

他說：「麥根，我說你們的調查員，往往盲從了那些所謂線索。這真使我駭然。你們找到一個腳印，一輛汽車，或者一條手帕之類，便去跑野馬！你知道罪案的解決，不是單靠著線索和證據的演繹的嗎？」

我想麥根對於這種突然的批判，一定也和我一樣地驚奇；我們都知道凡士雖然說得很是恬靜，話背後一定還含蓄着嚴肅的目的。

麥根問：「那你對於罪案的證據，將漠然置之嗎？」

凡士很溫和地說：「真的，那些不但無價值，反有危險呢！……總之，你們對於一切的罪犯都有些成

見，以為他們都帶一點談諧或拙劣的個性。我說，如果一個偵探可以看出來的線索，那末，這兇手一定也可以見到的；他自然可以或則去隱蔽，或則去喬裝，然後可以不讓人家覺察。這種例證你沒有見過嗎？在現今時代，一個犯人既敢犯法闖禍，那豈不能先做就了許多線索，然後完成他智慧的計劃嗎？你們的偵探全不願意相信這種外表的情形是假的，而且也不知外表的線索是有意為著使你盲從而做的。」

「不過我們如果忽略了這個，我們怕不會破這麼多的案子罷。……大體說起來，罪犯不是靠無關係者可以證實的。」

「那就是你根本上錯誤的見解。每一件罪案，都給無關係者證實的。一個兇人在犯一樁罪案的時候，沒有大親眼看得見；正像沒有人眼見一個畫家在作畫時一般。譬如說：羅拜畫了一頓十字架的畫，有人要懷疑他；因為那時他同時在政治上做事業。但我們確

可信任他。爲什麼？就因著那幅畫自己可以證明的；除他之外，沒有第二人畫得出。在那幅畫上充分地表現他特有的人格和天才。」

麥根又對他說道：「我不是美學家，只是個學法律的。若要我入手調查一個罪犯，當然先從眼前的證據着想，玄虛的假設是我所不取的。」

凡士仍柔和地說：「朋友，這種見解只能使你錯誤哩。」

他又燃上了一枝香烟，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烟。

他仍然毫不熱情地說：「你且想一想目下這案子的結論。你一直以爲自己知道了這兇犯，而向著這條錯路上走。你對少佐也說上許多話，你告訴他已經可以起訴了。你固然已無疑地有了許多所謂線索，然而你應該知道你的眼睛還沒看到正犯哩。你只是誣害了一個無辜可憐的女子。」

麥根踱着步。「是這樣嗎？我要誣害一個無辜的人嗎？我們所得的證據，只有我的助手和我知道。你用什麼方法來解釋那人是無辜呢？」

凡士抿了抿嘴唇道：「那是很簡單的。你的確沒有見到那正犯，就因爲那個兇手是狡猾得不留些微的

痕迹。你們和警士們都找不出一點證據來，也不能判他的罪愆的。」

他竟這樣子直截地談，真令人無可置辯了。

麥根只給以輕蔑的一笑。「沒有一個犯法的人能够預料一切未來的事。就是有許多最瑣屑的事，也不無可以憑藉的。無論那一個罪犯，在計劃或籌備時，即使特別的周密，但若稍稍留一點不謹慎的地方，以後往往給人家破了案。」

凡士道：「這是顯明的事實嗎？朋友，這不過是一種幼稚的迷信。一般的人當然很相信，卻不料你也是附和的！」

麥根苦苦地說：「不要化費你整天的時光罷。」凡士不管麥根的煩厭，繼續說：「你且觀察那天發生的無頭案，那些使大偵探們也束手的案子。怎麼樣？那些可以解決的案子，一定都是笨人計劃的。因此，略有智慧的人要犯罪的話，他一定容易成功，而且一定會用各種方法避免着破案。」

麥根嘲笑道：「不破的案，決不是因爲犯罪者的聰明，卻因爲偵探的運道壞。」

「運道不好，正是飯桶的飾詞！一個人有着聰明

纔智，斷不會有什麼壞運道的。……朋友，未破獲的罪案，一定是由於犯罪者的細心計劃而致此的。現在貝森的案子正是這一類哩。所以你在數小時的調查之後，便說兇手已被你發現的話，我真禁不住要和你爭辯的。」

他頓了一下，抽着香烟，顯出沉思的體態。

「你們所用的杜造的演繹法，最會使你們錯誤。最顯明的例子，便是你們行將褫奪那不幸少婦的自由。」

麥根的笑臉背後藏着忿憤的意味，如今他怒瞧着凡士，開口了。

「我說一句負責的話。如今我對於你所謂『不幸的少婦』，卻已得到了許多了。」

凡士仍不爲所動。

他乾脆地說：「你須知道，女人是不會得幹這種事的。」

我知道麥根是暴怒了。他說話時差不多已沒有了倫次。

「難道不論有沒有證據，女人總幹不出這種事嗎？」

「是啊，即使伊親口宣誓，也決不可相信。」
麥根又譏諷地說：「唉！原來你也不承認口供是有價值的？」

凡士卻很滿意地答道：「自然啊。我也要你明白些。口供實在不但是無價值，反而易引起誤解的。因為有時候好像是對的，所以越容易走上錯路去。」

麥根仍然嘲諷地呻吟着。「一個人既不怕人家發覺事實的真相，爲什麼肯自己供述有害自己的事實呢？」

「麥根，你真驚訝我！我告訴你，招供也有別種原因的。你該知道口供的招出來，往往爲了恐怖，監禁，母愛，……一切一切而釀成的。所以口供最靠不住。即使最蠢笨的法律，對於各種的兇殺案，如果沒有旁證，也決不能單憑口供作斷的。」

麥根道：「你口才倒不差，竟壓服我了。但是照你的話，將口供和一切線索全丟開，那末，社會上可以叫法庭關了門，叫監獄毀了罷！」

凡士答道：「這是邏輯中前後不符的結論。」

「那末，我問你，你怎樣判斷罪犯呢？」

凡士解釋道：「要判斷人類的罪愆，只有一個不

易的方法；然而在警察們眼中，這方法既認爲不可能，而且不懂得怎樣實行。罪愆的真相，祇能由分析罪犯的心理而獲得。唯一的線索，不是物質的，卻是心理的。譬如，你看一幅藝術的珍品，你決不能將這畫幅用化學的分析，卻祇好推想作者當時創造的人格和天才。你應當問自己：這幅畫中，有沒有包含着天才者的筆調和態度——這就是所謂人格。或者是羅拜的，或者是米開蘭基羅……或者是其他能够作出那幟畫的大藝術家的。」

麥根承認說：「只是我的腦筋太簡單，不懂得這樣卓越的見解。如今我仍然充滿了各種各色的事實，總覺得那女人就是貝森慘死案的主犯。」

凡士不期然地聳着他的肩膀。

「你可以忠實地將那些事實告訴我嗎？」

麥根應允道：「當然可以。第一，在射鎗的時候，這位婦人是在那屋子裏的。」

凡士顯著不相信的神氣。「哦，伊真在這裏嗎？」

這可奇怪了！」

「證據是確實的。你已知道伊在吃飯時戴的手套和拎的手袋，都是在貝森家的憩坐室裏找到的。」

凡士表示駁抗地一笑，說：「哦！那末，在場的不是伊自己，卻是伊帶的手套和手袋——這點在法律的立場上，也許差別很小，但是我仍然痛惜他們把兩事混爲一談了。我的褲子在洗衣作；那末，我自己也就在洗衣作中嗎？」

麥根又熱烈地說：「你以爲一個女人的兩件貼身東西，在上一夜伊本攜帶著，到了第二天早晨，卻在一家伊所常到的處所找到了，那還算不得證據嗎？」

「如果我承認還算不得的話，那末，在法律上要算我這種感覺的不確罷？」

「然而你須想想。那婦人在下午時既沒有攜帶這兩件東西的必要，當黃昏時貝森出外當兒，管家傭又不知道伊敲過門，當然也不會進去。那末，如果伊不是在深夜自己帶了去，東西又怎會跑到那裏去的呢？」

「我沒有意見了。這女人當然可以滿足你們的好奇的。然而你該知道，我也有許多可能的解釋哩。也許我們那位已死的主人自己在口袋裏帶回去的。——男子們往往自願作女人的玩物，譬如伊說：「你肯給我這東西放在你袋裏嗎？」那當然是容易遵命的。」

也許那兇手有意把這兩件使人誤會的東西放在那裏的。你該知道，女人不大會把自己的東西放在如此偏僻的壁爐架上和帽架上。他們總把東西擲在你的椅子上，或者你室中桌上的。」

麥根插嘴道：「那末，是不是貝森又把那女子的香烟頭放在他的衣袋裏？」

「雖然，此外還有更奇異的事哩……你豈不知道些香烟頭，可以證明以前也有過一種對話。」

「那個你所鄙夷的海斯，已從管家傭處探知伊每早必要拂拭爐架的。」

凡士微笑着。

「你竟這樣明白嗎？……但這不是你對於那女人的唯一證據嗎？」

「也不是。但是你雖不相信，這究竟是好證據。」凡士同意道：「我敢說我們的法庭上，常常判定許多無辜的人。……你再講點給我聽聽。」

麥根露着自信的神氣，繼續說：「我派出去的人告訴我，第一，那位貝森和那個女子在西四十街的馬賽里飯店中吃的飯；第二，他們會爭吵起來；第三，他們在半夜時纔出來，一同進了一輛租賃的街車……

而這謀殺的事卻就在十二時半。那女子住在八十一街的河濱路，時間上貝森必不能送伊回去。但如果他帶到他自家裏去，那也許他要送伊回去了。所以他回去時，正是鎗發的當口。而且我們還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伊到過貝森家。從伊寓所裏得到的消息，那夜伊到一點鐘光景纔回家的。伊那時已沒有手套和手袋，又失掉了鑰匙，因而伊進門時是用通關鑰匙開啓的。你該記得，我們在伊袋裏找到那鑰匙。還有一點，那些丟在爐柵裏的香烟頭，正和伊烟匣中的是相同的。」

麥根停了話，燃上他的雪茄烟。

他又說：「關於這一夜的事，我也講了許多哩。自從我今天早晨發現了伊，便又飭人探訪伊的身世。我在中午離開辦公室時，他們有電話來報告過，那女子有個未婚夫叫李哀高克的，在軍隊中當隊長。這人也好像有一枝和謀殺貝森一樣的鎗；而且他曾在壁事那天和婦人吃過飯，第二天早晨他又到伊寓所去訪見。」

麥根把身子略略地斜倚着，以下的話，便在手拏觸動椅背中說出的：

「你看，我們已查明了犯案的動機，機會和工具。……請你說說看，我們是否還沒有確切的證據？」

凡士仍然很平靜地反辯道：「麥根，你實在還沒有找到一點啊。然而在這種證據上，人們卻要褫奪生命和自由了！你真驚駭我，我對於自己的安全也恐嚇起來哩！」

麥根惹怒了。「好，那末，你可以指出我理解方面的謬誤嗎？」

「我以為你所注意的那位少女，完全是無辜的；你只是將一些事實歸納出一個錯誤的結論。我因為看到了這案子的心理徵象完全是相反，所以覺得那結論完全是錯誤的。這便是說，這案件中的唯一的真確證據，恰是指着另一方向哩。」

他裝了一個彷彿要人注意的臉子，聲音也變得更嚴肅了。

「假使你去捉到這一個女子，說伊是謀殺貝森的兇手，那你只是自己加上了一種蠢笨的罪。我以為謀殺一個貝森，和侮蔑一個女子名譽，比較起來，後者更應得受斥責哩。」

我看得出一種忿怒的意思，泛上了麥根的眼睛；

但是他還不發出來。這兩個原是很好的朋友，互相諒解和尊敬的。其中尊敬的原因，便是他們間的坦白和誠懇。

他們靜寂了一回，麥根勉強地一笑。他的語聲雖帶著嘲笑意味，但也不能說毫不誠懇。他道：「你弄得我疑惑起來。不過我現在並不是就要去捉那女子。」

「好的，然而我可以斷定你一定已經將捕捉女子的事安排好了，而且要伊落入你們的暗算。彷彿一個懦怯的人，不幸遭了罪犯的嫌疑，實際上本沒有參加過，卻被律師們責問得無從置喙了。這種誣害真是難於忍受的。你以為是嗎？」

麥根看看錶，答道：「是的，我真的要盤詰伊。我的一個下屬，在半小時中就要護送伊到我辦公室去；所以我不能在此瞎談了。」

凡士問：「你真的要從伊的答詞中知道一點嗎？你該知道，我希望你不要屈辱了誰。不過查究嫌疑的人，原是法律上應有的手續。我可能一同在場嗎？」
麥根立起身來向門走去，聽得凡士的話，便又停步，說道：「如果你要來，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

對。」

我想他以為凡士所說的屈辱一點，應歸給凡士自

己的；因為他的措詞確乎過火些。接著，我們隨即上

了汽車，一同馳向法院路來了。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己的；因為他的措詞確乎過火些。接著，我們隨即上

了汽車，一同馳向法院路來了。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貝森血案

第七章 報告和會見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三時。)

我們來到一所古老的宅子，褪色的大理石柱，老色的鐵柵，都形狀出它的年紀。那屋子的門口開在蘭克林街。我們直上四樓，走進了地方律師的事務所。這事務所也和屋子一般地顯出古老的神氣。高的天花板，大的金黃的木刻，輝煌的燈架，櫻色的灰牆，還是向南開着的四扇狹窗，都顯示出它在建築和裝飾方面的古老。

地板上鋪着一條大的暗棕色的地氈，窗上都掛着毛織的深灰色的垂幙，在地方律師公案對面的橡木桌子面前，靠牆放着幾條大而舒服的椅子。這張放在窗下的公案，非常寬闊而平坦，有雕刻的桌腳和兩排直到地板上的抽屜。在一張放在公案旁邊高背椅的右面，另外有一張橡木的桌子。此外還有幾口櫥和一只大保險箱。東面牆壁的中部，有一扇銅螺旋的皮門，通到一間在事務所和等候室中間的狹長室，其中放着地方律師祕書和幾個書記的書桌。這門的對面，也有

一扇門，通到地方律師的內室；對窗還有一扇門，那是通到走廊去的。

凡士頻頻瞧視這房間。

他走到一扇窗邊，望着外面一座灰色的圓頂，問道：「這便是所謂地方法院嗎？呢？那邊是幽禁罪犯的處所，藉以防止或減少爭端的。」麥根，這真可憐哩。」

地方律師已坐在公案邊，正在瞧他日記簿上的幾項記錄。

他並不抬起頭，說：「那邊有兩個人要見我。如果你肯守候，那請你稍坐片刻。我去幹些小事，也許有點發展的。」

他將公案旁的電鈴鈕一捺，一個機警而近視的年青人已站在門口了。

麥根吩咐道：「斯乏勾，叫菲爾浦進來罷。如果史潑林裏已吃了飯，那也請他一塊兒進來，我要和他

談一回話。」

那祕書出去了。半晌之後，一個曲背尖臉子的長人，蹣跚難看的步伐走進來了。

麥根問：「有什麼消息呀？」

偵探低聲答道：「主任，我剛纔打聽得一點好消息，我想你一定用得著。我在中午時作了報告之後，便到李哀高克隊長家的四周去打轉。我想有什麼小童出來，就好打聽的。豈知那出來的就是隊長自己。我便釘他的梢；他果然到那女子家裏去，逗遛到約摸一小時。然後他又悻悻地返家了。」

麥根思維有頃，又說道：「這也許沒有意思的，但我也喜歡知道一點。那女子聖克萊就要到這裏來了，我可以看伊說些什麼話。今天你沒有什麼工作了……叫斯乏勾帶屈列西進來。」

屈列西是和菲爾浦相反的。他的身材既短，態度方面也很嫻和；臉兒圓形而懇切；戴着夾鼻的眼鏡，服飾也很時髦而配身。

他先招呼麥根道：「主任，早安。我知道今天下午那位聖克萊婦人要召來了。這裏有幾件事可以幫助你盤詰的。」

他打開了一本小簿子，且把他的夾鼻眼鏡對着光。

「我本以為從那琴師處一定可以得到一點消息的。那琴師是一個意大利人，以前和教會的主教有一些關係，如今他自己組織了一個音樂團。他也教授幾個初步的學者，聖克萊小姐便是一份子。他毫無困難地和我講，彷彿他對於貝森是極瞭解的。貝森在聖克萊幾次演習的時候，常常去參加，並且常常乘了街車去訪伊的。這人的名字叫林納杜。他以為貝森對於那女子正熱戀著。去年冬天，有一次伊在奏演，林納杜在後台指導的時候，貝森帶了許多鮮花把化粧室全擠滿了，還留了許多在室外。我想找出貝森有什麼戲弄那女子的事蹟，但林納杜卻不知道，也許他是假作不知道。」屈列西闔上了簿子，望着麥根道：「這些事實可有一點好處嗎？」

麥根告訴他說：「很好的，你就往這條路走。星期一的時候，你再報告些給我聽。」

屈列西鞠了一個躬，當他退出去時，那位祕書又站到門口。

他說：「史潑林如今在這裏。要請他進來嗎？」

史潑林裘的樣式，又和以前兩位偵探不同了。他要老一點，彷彿有一副銀行中簿記專員的神氣。他的外表上雖毫無特點，但是人們都能一望而知他是可以勝任偉大工作的。

麥根取出那個寫着名字的信封，那就是貝森少佐告訴他聽的。

「史潑林裘，這裏有一個住在長島上的人，要你去訪問。他和本案有關係，你可立即去請他來。如果電話簿上找得到，那你自己就用不到下去。他的名字叫李寶貝菲，住在華盛頓埠罷。」

麥根將名字在卡片上摘下，交給那偵探。

「今天是星期六，如果他明天到城來，可到史安佛遜俱樂部來找我。我到下午就要到那邊去的。」

史潑林裘去後，麥根又叫秘書來，對他說，如果聖克萊來了，叫伊立刻就進來。

斯乏勾說：「海斯警佐在這裏。如果你有空，他

想進來見你。」

麥根看了看門上面的鐘。「我想還有一點空罷，請他來好了。」

海斯看見凡士和我也在地方律師事務所中，便非

常奇怪。他和麥根照例握手之後，對凡士只是微微地一笑。

「凡士先生，你仍然在學習智識嗎？」

凡士坦然答道：「警佐，我也不敢說。不過我學到了許多有趣的誤解。……那案子偵查得怎樣了？」

海斯的臉孔立刻變得嚴肅了。

他對麥根道：「這便是我要報告你聽的。這案子實在非常棘手。我們問過了貝森的朋友，卻依然得不到一點有價值的線索。他們有的說不知道，有的過分誇張；對於被殺的消息，他們都衆口同聲地驚嘆。那末，他們知道一點警事的原因和始末嗎？可憐又沒有。你只聽見他們說：誰要去謀殺那位老挨爾文呢？除了不知好歹的匪徒外，誰都不會做的。如果知道了挨爾文的好處，便是匪徒也不會謀害哩。……啊！」

麥根問：「汽車方面有一點消息嗎？」

海斯憤憤地嘆息。「一點都沒有。廣告卻登了許多哩。那些釣魚桿怕是我們所得的唯一的證物了。稽查長今天早上叫我們到驗屍所去，但是也沒有說什麼，只說貝森是鎗中頭部斃命的，一切的器官都沒有傷害。真是奇怪哩！他們也不說他是中了墨西哥或

非洲蛇的毒，否則案子可以弄得清鮮一點了。」

麥根鼓勵他說：「警佐，振作些。我的運道要好一點。屈列西追獲了那手袋的女人，並且知道伊在那夜確乎同他吃飯的。他和菲爾浦都探聽得一點其他的消息，很足資參考。我希望那婦人立刻就到來。我要看看伊自己說什麼。」

地方律師在說話時，海斯的眼睛裏飛迸着忿怒的火焰，然而他忍耐着，問了幾個問題。麥根詳細地回答了他，又問起他關於李寶貝菲的種種。

末後，他結束說：「停一回我可以讓你知道我和那女子會面的結果。」

海斯走出後，凡士望着麥根狡猾地一笑。

「我以為這複雜世界的詭祕，已使他有些困惑了。……他是這樣地失望。當初那個近視的漢子通報他要進來的時候，我真是很起勁。我以為他可以告訴你至少有六個兇手已經拿獲哩。」

「那末你的希望太高了。」

「然而這是普通的手續啊——當着一件罪案發生時，警察們總是立刻去亂捉人的。——這原是他們的本領。可惜現在竟沒有實現！我真不能夠原恕我們的

海斯，先前我對他的信任統都丟下了。」

這時候麥根的祕書忽又進來報告，那聖克萊小姐已到了。

我想，我們一見到這年青的婦人慢慢地進來，頭稍稍傾斜，顯出一種傲慢的姿態時，我們大概都有點錯愕罷。雖然「美麗」兩個字不能形容伊，但至少伊是嬌小而秀美的。伊的眼睛既黝黑而很大；鼻子又嬌嫩而挺直；伊的前額也很寬闊。伊的櫻唇好像是裝成的兩片，嘴角上好像微露着笑意。伊的下頰好像滯重了些，但也無傷大體的。在外表看來，伊頗有鎮靜的品格，而內心中一定潛伏着萬縷奔騰的熱情。伊的服飾和伊的人格極相稱；有合度的式樣，和奪目的色素。

麥根立起身來，謙卑地招呼了，請伊在公案前的椅子上坐下。伊頻頻頷首，望了望那張椅子，卻在那旁邊一張無背的椅子上坐下了。

伊說：「我想我坐了這條椅子，也不妨事罷？」

伊的喉音很低柔而和潤，全然是熟練的歌舞家的聲音。伊說話時微笑着，只是真誠的微笑；有一種冷淡的意思，分明表示伊的不莊重。

麥根客氣而又嚴肅地說道：「聖克萊小姐，埃爾文森被殺案的兇案，如今牽涉到你。在未着手進行相當步驟之前，我先請你到這裏，想問你幾個問題。我希望你儘忠實地回報我。」

他暫停了停。那婦人彷彿譏諷地懷疑地望着他。

「我不應謝謝你的好意嗎？」

麥根在注視他公案上的一頁打字機印成的紙張時，臉色似乎是很忿怒的。

「你大概已知道你自己的手套和手袋，在貝森被殺的第二天早晨，在他房裏找到的罷？」

伊說：「我已知道你們怎樣查知那小手袋是我的。但是你們怎樣會知道那手套是我的呢？」

麥根抬起頭來，很深沉地望一望。

「你是不是說手套不是你的嗎？」

伊又一度微笑了。「那也不是的；你們既不知道我歡喜戴什麼樣的手套，或怎樣大小的手套，我很奇怪你們怎麼會說這東西是我的啊。」

「那末，這是你的手套了，是嗎？」

「如果那手套是德里弗牌，白羊皮，長到臂膊的，那當然是我的。現在我很想取回來呢。」

「很抱歉的，這東西目前還應當放在我這裏。」伊聳聳肩，也不將這事提起了。

伊問：「我可以在這裏吸烟嗎？」

麥根隨即開了抽屜，取出一匣子烟捲。

伊說道：「謝謝你，我自己也有哩。然而我非常愛用我的那支烟嘴的，可惜如今已掉落了。」

麥根很狐疑。他對於這婦人的態度又似很厭惡。他敷衍地道：「我可以信給你。」他又抽開了一

張抽屜，將那烟嘴放在伊面前的桌上。然後他又端重地說：「聖克萊小姐，現在我問你，你的這種東西，怎會放在貝森家中的憩坐室裏的？」

伊答道：「麥根先生，我不願說。」

「你可知道這案子的嚴重？你若拒絕回答，將使你處於不利地位嗎？」

伊坦然說：「我不大想到這個。」

麥根忠告伊道：「如果你能想到，那就好了。你的地位並不怎樣安全；你和罪案直接有關係的證據，也不單是你的東西留在貝森室中的一點。」

那女人舉起她眼睛，在嘴角又泛起一縷難解的微笑。「你說我是兇手，也許你已有充分的證據了罷？」

麥根並不理會伊。「我想你和貝森是很熟悉的罷？」

伊立刻擋住道：「在他的室中找到了我的錢袋和手套，那就使誰都相信我和他如此。是不是？」

「實在他很屬意於你嗎？」

伊扮了一個臉子，嘆着氣。「啊，是的！我心志太喪失恬靜了。……我不是被喚到這裏來討論那問題的？」

麥根仍然不理會。「聖克萊小姐，那晚上半夜以後，你從馬善飯店出來後，和在回到你寓所以前的時光——大概在一點過後的時光——你在幹些什麼呀？」

伊喊道：「你真奇怪哩！你彷彿要知道一切的事。……哦，我在那個時光正在回家的路上哩。」

「從四十街到八十一街河濱路，難道要走到一個鐘頭嗎？」

「正是如此。——也許錯什麼一分一秒罷。」

麥根不耐煩地說道：「你怎樣計算的？」

「我只算時光的過去，不計其他的。麥根先生，光陰是不是在飛逝的？」

麥根稍有怒意，警告伊道：「你這種態度，正傷害了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地位的危殆嗎？你和貝森先生去吃飯，半夜纔從飯店出來，等到一點鐘後你纔回到你寓所；這事人家都知道了。貝森先生是在十二時半被殺的；你個人的東西，又到第二天早晨在他的室中發現。」

伊也顯示出一種奇異的嚴肅，答道：「我知道我是處於嫌疑的地位。麥根先生，我老實告訴你，如果我存了謀殺貝森先生的心，那末，他早已被害了。我知道我不該說死者的壞話，但我卻始終有嫌惡他的理由。」

「那末，你爲什麼還要同他吃飯呢？」

伊也承認道：「我自己也這樣問了好多次了。女人是一種容易激動的生物——常常做着我們所不喜歡的事。……但我也知道你所想的是什麼。假如我要謀殺他，這彷彿是一種初步的手續。你心中不是這樣想着嗎？我想，女兇手總是先和那被殺者去吃飯的哩。」

伊說話時拿出一只粉匣，照着鏡子看。伊又掠上了幾根凌亂的頭髮，用伊的小指勾着自己的眉毛，好

像要校正畫着的筆劃。接著，伊側着頭，顯出昂然的神氣，且將視線仍然釘住那地方律師。伊的舉止中，表示出對話的主題反不及伊臉兒的重要。伊的噁戲在露出伊冷淡的性情。

麥根漸漸發起怒來。在別個地方律師，也許要用他的權力脅服伊。但是麥根是絕對不用這種恐嚇手段的，尤其他對於女人們。對於目前的情景，要是沒有凡士在俱樂部的一席話，他大概還要凶一點。然而他分明給凡士的話所激動，給那女人迷離的態度所糾纏著。

沉靜了半晌之後，他纔又兇很地問道：「你對於貝森兄弟辦事處是很熟悉的罷？」

這時忽有一種鬱澹的歡笑聲，和這問句一同爆發。

「我知道少佐必已講起了許多事……是的，我會打過牌。但這件事上我實沒有做什麼。我覺得我是太貪婪了。」

「有人說起你近來輸去了許多，換爾文貝森先生要求你將餘款交出，後來你就賣去你的股票。這是不是確實的？」

伊憂愁地答道：「那是不確實的。你以為我出於卑鄙的報冤，或下劣的復讐，便結果了貝森先生嗎？」伊狡猾地微笑着，彷彿撒下了一種隱謎語。

麥根冷冷地答話時，他的眼睛突出了。

「是不是菲力潑李、高克隊長也有一枝和殺死貝森先生一樣的鎗——一枝四十八號的軍隊手鎗嗎？」

在說到伊未婚夫的名字時，伊的呼吸壓迫了。有一陣羞澀的紅暈泛上伊的臉，而那紅暈又展開到前額上；但在頃刻之間，伊仍然恢復了原狀。

伊仍然毫不在意地答道：「我從沒有問起他的鎗械的。」

「據說你在本案發生的前一天早晨，李、高克訪你於寓所時，你問他借手鎗。這是不是事實？」

「麥根先生，你這樣問到許多關於我們已訂婚夫婦間的私事，那太繁瑣了。」

麥根立起身來，將精神振作了一下。

「你是不是不肯答復我問題，而竭力想救你出此危殆的地位嗎？」

伊彷彿思索了一下的光景。伊慢吞吞地說道：「是的，我如今沒有什麼好說了。」

麥根把身子向前支撐着，將兩手都放在公案上。他暗示似地發問：「你可曾想到你這種態度的結果嗎？我本來知道你和這案有關係，現在你拒絕正當的解釋，那使我更有判斷你的根據了。」

在他說話時，我注意着伊，只覺得伊的眼皮偶然地垂下，其他也並沒有什麼表示，只是用一種有含意的神氣望着地方律師。

麥根縮起了下頰，回過頭來向着公案旁邊的電鈴鈕。這時候，他忽注視着凡士；他的動作忽然停止了，他的臉上忽也顯出驚奇的樣子。

室中發生了許久緊張的岑寂。接着聖克萊小姐又靜靜地拿出伊的粉匣，敷着伊的鼻子。伊敷畢以後，又向着地方律師瞪地一望。

伊問道：「你如今要捕捉我嗎？」

麥根先是瞅了伊一眼，後來走到窗邊，看到下面的那條橋，這橋就是連接法院屋和會館的。

他慢慢地說道：「不，不是今天哩。」他又站立

了多時，沈浸着思索。一回兒，他丟下了猶豫的態度，回過頭來對着婦人。「我還不捉你哩，不過我叫你就攔在紐約。如果你想離開的話，那立刻就要捕

捉的。我希望你聽明白些。」他按了按鈴鈕，秘書便進來了。「斯乏勾，請你護送聖克萊小姐下樓去，到門口替伊喊一輛街車……然後你自己回去罷。」

伊立起身來，向麥根稍微點了點頭。「謝謝你借給我這一支香烟嘴。」伊說着就將那烟嘴放在他的公案上。伊不再說什麼話，悄然走出了公事房。

麥根第二次按鈴時，那門早已在伊去後關上了。這時那扇通到走廊去的門洞啓了，走進一個白髮中年

的男子。

麥根急速地吩咐道：「平，你快跟着斯乏勾送下樓去的女人去。將伊看守好，不可以放鬆。伊是不能離開此城的——懂嗎？這是屈列西發現的聖克萊婦人。」

那個人退去了之後，麥根轉過頭來，眼睜睜瞧着凡士。

他帶着一種勝利的神氣發問：「你如今對於那無辜的少婦怎麼樣？」

「很好的。伊很有定力。伊就要和一位軍人結婚了！真是很好的。你若使用了手梏，我纔擔愛哩。麥根，如果你當真用了，那你真要抱歉到死啊。」

麥根又注視他幾分鐘。他知道凡士的譏笑態度的背後，一定還有許多怪想；就是爲著這點，他纔不會立即把伊監禁著。

麥根抗辯道：「伊的態度決不能令人相信伊是無辜的，伊真做得很聰明呢。其實這便是一個兇悍的婦人，知道了自己罪愆，纔會有這種做作的方法。」

凡士問：「我敢說，也許伊對於你的判罪與否，根本上便漠然無動呢。——你豈不覺得當你讓伊出去的時候，伊有一點失望嗎？」

「那我倒沒有注意到。不過一個人不論是犯罪或無辜，論情總不願自請捕捉的。」

凡士又問：「唉，還有一點，在挨爾文被殺時，那幸運的情人在那裏呀？」

麥根輕蔑地說：「你以爲我們沒有偵知道一點

嗎？那夜八時以後，李哀高克一直在他自己的寓所裏。」

「是嗎？這真是一位模範少年啊！」

麥根又緊釘他一眼。「今天你腦子裏不知轉的什麼樣念頭。現在我總算照你做去，將伊暫時釋放了。那你爲什麼不肯老老實實地把高見告訴我呢？」

「鄙見嗎？人家還以爲我是變戲法的哩，是嗎？」

凡士這樣回答的時候，他意中明明是要避去一種直接的答復。麥根便丟下那樁事。

他又順從道：「無論如何，你今天總沒有證明我有過屈辱人家的舉動。」

凡士很驚奇地望著他。接著他很愁苦地說道：「當真沒有嗎？你該知道，生命是充滿了這樣失望的事啊。」

第八章 凡士的答辯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四點正。)

麥根打了一個電話給海斯，報告他一切會見的詳情之後，我們就到史安佛遜俱樂部去。往常，地方律師的事務所，在星期六日一點鐘就要停止工作的，今天因為聖克萊小姐的會見，所以特別延長了。麥根先是寂靜地不作聲，直到我們走進了吸煙室的壁龕，他才憤憤地說話。

「糟糕！我不該放伊走掉的！……我仍然覺得伊有罪哩。」

凡士顯出一種熱情輕信的神氣。「哦，真的嗎？我只覺得你的神經真通靈啊！你大概是一直如此的。你不是常有許多幻夢能够完全實現嗎？你也許時常接到朋友們的電話，這些人卻就是你剛在那時候想起的。這真是特別的天賦！你也懂相手術嗎？……爲什麼你不把那女人的生辰記下來？」

麥根責備他道：「我覺得你信任伊的無辜，才是完全出於你憑空的印象，而絲毫沒有根據哩。」

「然而我知道伊確然是無辜。而且，我還知道沒有一個女人竟會這樣子殺人的。」

「你說一個女人不會殺人，不會放四十五號的軍隊手鎗嗎？別這樣胡鬧罷。」

凡士搖搖身體說道：「哦，是嗎？不過我對於那罪犯的物質證據並沒有計及，那些須得讓你律師和你手下的人們去研究了。我從另外一條更確鑿的方法，得到了一個結論。所以我說如果你去捉任何一個女子，認爲是謀殺貝森的兇犯，那你根本是丟臉的。」

麥根又惹怒地嘆息着。「那你大概完成了演繹的步驟，而得到了真理了。但你總還沒有將人類的心理完全否認而不信任罷？」

凡士喊道：「唉，這真是天曉得的話！麥根，你的心太直爽了。好像你所不知道的便不是智識，而因爲你不懂得這件事，所以連這事根本就沒有解釋了。這是如算盤哩。這樣當然也可以解決任何疑難。但

你可知道這世界是無奇不有的嗎？」

麥根變得溫柔了一點。「我記得，你在中飯時講起一個偵緝的祕訣。你能將這個祕密洩漏給一個地方律師聽聽嗎？」

凡士很謙卑地鞠了一個躬。「好的，當然可以的。我可以講一點個性的科學和人類的心理。你知道，我們做事總跟着自己的脾氣。每一件人類的動作，不論是大的或是小的，都是一個人的人格表現，而且標出一己的個性。譬如說，一個音樂家看了一張曲譜，那一定會知道這譜是誰填的。一個藝術家看了一幅油畫布，也一定會知道適宜於畫什麼。兩個面孔，既然不會相同，所以兩個性格也不會一致；造成我們人格的原素也因因而異了。所以如果請了二十個畫家一同畫一幅同樣的景緻，其作品一定大大地不同。每一幅作品的中間，都有著作者人格的表現，……你總知道，這是很簡單的。」

麥根譏諷地說道：「你的理論對於藝術家也許是對的，但是這種玄虛的閒話，對於我實際的世界，完全是空泛的哩。」

凡士咕嚕着嘆了口氣，喃喃地說：「心中一有了

錯誤，就不會容納忠實的勸告了。」

「藝術和罪犯，至少有一點分別的。」

「然而心理上，兩者是毫無分別的。罪犯也有藝術方面的基本條件，像觀念，工具，幻想，方法和組織等；而且也和藝術一樣，態度，神色，性質，方法，都有許多的差別。一樁細心規畫的罪案，一定和一幅圖畫般表示了自己的個性。在這裏面，便有偵緝的機會了。一個美術家，看了一幅畫之後，能夠告訴你作者是誰，和作者的人格和性情是怎樣的。所以一個心理學家能夠分析一件罪案，告訴你犯罪者是誰——就是說他好像和那犯罪者認識的一樣，或者維妙維肖地把犯罪者的性格和本質描寫給你聽。……朋友，這便是解決罪犯的唯一的方法。其他的手段都是猜測的，不合科學的，狐疑的，而且是罪過的。」

凡士在解釋時的態度是不定的；但是他的誠懇的神氣使他的話變得有力的多。雖然麥根對於凡士的理論不大融通，但他也聽得很上勁。

他反對道：「你的說法太忽視了動機。」

「是的，然而在大半的罪案中這個就不很可惡。

殺人時任何人往往會有和兇手一樣的很好的動機。譬

如某人殺死了，一定有許多無關的人，瞧去會有和兇手一樣堅強的動機。所以人有動機，不能斷定他有罪——動機這東西，是人類中普遍的產物。如果因為有動機而嫌疑他犯罪，那好比一個人因為有了脚，纔嫌疑他拐逃了別人的妻子。有人會殺人，而有人不會的原因，全在乎性情——個人的心理。而且，一個人有了一個真實堅強的動機，總是密而不宣，善為藏匿的——呢，是不是？他或者在長久的預備時期中將動機文飾了；或者他在意外中發現了某事，那動機就在犯案時的五分鐘內引起的。……因此，一件罪案中，一個隱着的動機，比一個顯現的動機更重要。」

「你在說明罪案時，如果要排去了「何人得益」的意思，那就有些困難了。」

凡士同意道：「是的。但這個觀念也是蠢的。須知一個人的死亡，往往使許多人得益哩。」

「無論如何，機會總是犯罪的原因。所謂機會，吾意以為使某人處於犯某罪的環境，那就有犯罪的可能。」

「這的確是重要的原因。我們每天有謀殺仇人的機會！然而我們可以製造我們的機會，也可以用各種

詭計掩飾住。」

「那末，對於一個人肇事時在場，可也能算是犯罪的明證嗎？」

凡士宣說道：「也錯的。兇手往往叫一個無辜的人在肇事的時候到場，作為一種搪塞的方法，而真犯卻反而遠逸了。一個聰明的兇手，能够利用別人去犯罪，自己卻在遼遠的地方。聰明的兇手更會得虛設供詞，使自己遠逸。這一類的事實很多哩。所以我們決不可忽視了我們的人格和性質。各種的罪案全以人類的心理為淵源，也便是演繹的基礎。」

麥根道：「你的理論真奇怪。你怎麼不把一切警察都全開除了，而用一架星期報上登著的心理測驗機器呢？」

凡士一壁在抽烟，一壁在思索。「我知道的，這東西真有味。這機器能够測出情感的壓力。如果一個無辜的人接觸在這上面，那個指針自然會轉動的。」

麥根謙卑地微笑。「那末，如果是有罪的人，我想那指針就不動嗎？」

凡士仍然鎮靜地答道：「那不是的；指針仍然會擺動的——祇不因爲他有罪。譬如，他是蠢笨的，那

就把指針轉動了，只因為是忿怒的結果。如果他是智慧的，那末指針的跳動，一定是爲了他坦白的愉快。」

麥根說：「你深深地感動我了。我的頭旋轉得像水輪一般。但是有許多世人，相信犯罪的行爲，出於人的頭腦的缺點哩。」

「確然如此的，我們全人類都有這種缺點的。不過有德的人，不讓那種缺點孳長罷了。……如果你講到罪犯面相的模型，那我們的見解又不一致哩。」

麥根招呼他的一個侍者，取來了另一枝雪茄，又道：「你這樣的淵博，使我無從置辯了。不過，「謀殺的兇案，總是要洩露的。」這句話，我自己聊可以自慰的。」

凡士悄悄地抽着烟，望到窗外的長空，漫無邊際地思索着。

後來他又說了。「麥根，關於罪案的意見真多着呢。一個思想靈清的人，對於古人所說，「謀殺案自然會洩露的」的說話，那裏會相信？朋友，真是難得「洩露」的。要是真會「洩露」的話，那刑事部還有什麼用呢？那些警士又何必如此瘋狂呢？詩人們也都

非議的。……你難道膽敢叫警士們靜靜地等着，等到那被殺案自然「洩露」嗎？朋友，如果你敢，那你要倒臺哩！」

麥根頻頻漫應着。他正忙着將雪茄切頭和燃火。凡士又說：「我還猜到你們還有一種妄覺，就是爲犯人一定會回到出案地方去的。這妄覺似乎有模糊的心理方面的解釋。實際上，心理學是決不會教人如此迷信的。如果一個兇手一定會回到那被害人的原處，那末，警士們是何等容易呢！他們祇要在出事的地方，坐着打牌，等到犯人歸來時，一把抓住就好了。是嗎？老實說，任何人犯了罪，他的心理的本能，一定是遁跡遠揚哩！」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目前的案子，決不是放棄了工作，等着罪案自動地洩露；也並不坐在貝森的憩坐室中，等着那兇手自然地歸來啊。」

「然而你若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來處置，也許反而比你們目前這樣的計劃更容易破案哩。」

「我沒有你這樣的本領，只能够依據人類的理智而進行。」

「然而你這樣進行的結果，我敢斷言是沒用的。」

一個頭腦清晰的人，一定能抵禦住一般人的無聊的意見的。」

麥根又發怒了。「你仍然以為聖克萊婦人是無辜的嗎？呢？不過，既沒有其他的證據可以反證，我也只能如此看待伊了。」

「我告訴你，證據是多着哩，只是你沒有看出罷了！」

凡士這樣確信的態度，倒使麥根再不能平靜了。

「你這樣想嗎？朋友，很好。我要根本否認你的大理由，現在我請你找出另外一點點證據，你說是有的呢。」

他說話時態度極端莊，伸出了他的手指，表示忿忿的氣分，好像他一說這句，這一席話就可以結束了。

我看凡士有一點悔痛了。

「麥根，你知道我不是逞血氣的報仇者，也不是社會光榮的復讐者。那主角的虛榮，在我是覺得厭憎的。」

麥根微笑而不答。

凡士抽着烟，沉思有頃。一回，他靜靜地轉過頭

來，又對麥根低低說：「我可以答復你方纔的問句。這雖然和我的口味不同，但這問題我是很願意一談的。」

麥根突然地把執雪茄的手停止活動，不即放到嘴唇上。他先前的話確乎含有挑戰的性質，又帶一點兒譏諷的。凡士既有接受的表示，他自然不能不感到驚異。

「那你預備怎樣去下手？」

凡士很輕意地搖搖手。「無論怎樣，我要你給我一些助力。不過請你給我些便利，也不能加我一點法律上的禁止。」

麥根縮了縮嘴唇。他給凡士這種態度弄得模糊了，但他立刻又笑着，彷彿有一種不足輕重的神氣。他答應道：「好的，我可以辦得到。……此外還有什麼呢？」

隔了一回，凡士燃了一枝新的烟捲，慢慢地立起來。

他宣說道：「第一，我要查出那犯人的身材。這種事實可以在證據中發現的——是嗎？」

麥根懷疑地望着他。「朋友，你這一著又怎樣下

手呢？」

他從容地答道：「只要用一種演繹的方法。來，我們去重複安排那幅實地景象罷。」

他向門口走着。麥根模糊地帶着怒氣，也跟從着他。

麥根說：「你知道那屍體已經移去，地方已經變動過了。」

凡士咕嚕道：「我倒並不怎樣歡喜那屍體；那種光景真駭我哩。」

當我們出了門口，走到曼迪孫崗路時，凡士招呼路警，叫了一輛街車，接著，不聲不響地讓我們走上去。

我們馳上城市的當兒，麥根憤憤地說道：「真是無謂之至。你現在那裏會找到線索呢？如今樣樣事情都已消形滅跡了。」

凡士帶一點嘲諷而嘆息的聲調說道：「唉，朋友，您怎麼對於哲理竟如此不懂啊！如果事情可以消滅的話，那末宇宙便要沒有了——宇宙間的問題可以解決了，創造者可以寫出一個答案來。人類生命的持續，好比一種小數點。你在小時候，有沒有演過三分之一的小數式？你總有一個三分之一留下來的。如果你在得到億萬個三的商數以後，三分之一可以消滅了，但你也已解決這算式。生命也如此的。一切存在的東西是不能夠給我們磨滅得掉的啊。」

他將手指動了一下，頭望著窗外，仰看那無垠的蒼穹。麥根坐在一角兇悍地吸着雪茄。我知道他因為給挑戰所唆使，心裏有些怒意，但也沒有辦法。他後來告訴我，那時候他覺得在這一種可笑的蠢事中，他的精神上真是騷擾得不安之至了。

第九章 兇手的身材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五點鐘。)

當我們回到了貝森的宅子，一個斜靠在鐵欄上的巡警立刻立正，和我們行了個敬禮。他注視凡士和我，好像當我們是這案的嫌疑犯，到此地來給地方律師審問的。有一個刑事部裏的人，那天早晨也在這屋子裏的，放我們進去。

麥根對他只是點了點頭。「進行得順利嗎？」

那個人很誠懇地答道：「很好，那老婦人和氣得像一隻貓。」

我們走進憩坐室時，麥根道：「司納芬，我們要密談，請你外邊去坐一回。」

凡士在把門闔上以後，改正他說：「那位美術家的名字叫司納金，不是司納芬。」

麥根粗野地咕着：「好記憶。」

凡士道：「我知道你不會忘掉一個見過的臉兒。怎麼一個名字反會忘掉了？」

但麥根並不譴責他，但說：「你拉我來這裏，現

在又怎樣去着手呢？」他無聊地搖着手，沉入椅子裏了。

這間憩坐室仍和那天的一樣，只是東西放得整齊些。帘子已高升，下午的陽光四散地射入，室內的器物彷彿更輝煌些。

凡士望望他，卻又發怔。他囁嚅道：「我倒也要想回去了。這分明是一個內部裝飾者所犯的一件刑事案。」

麥根不耐煩地說：「朋友，你且放下你藝術的成見，來進行這個問題罷。」繼而他又微笑道：「如果你怕那案子的結果，那你儘不妨就此退避的。」

凡士帶一點諷嘲的怒意道：「讓你去請那無辜的女子坐到電椅上去嗎？」

麥根又望了他一下。「我理想，你以為每個人都

有殺人動機的話，確乎也有一些理由。」
凡士欣然道：「唉，你現在竟有些相信我的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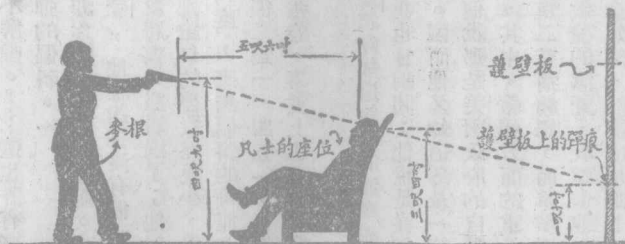
了！那末，你能允許我差司納金出去幹一樁事嗎？」

麥根嘆着氣，聳聳他肩膀。「好。如果不妨礙你的工作，我將抽烟了。」

凡士走到門口喚司納金。他吩咐道：「我請你到密昔司潑蘭池那裏去借一根卷尺和一團繩，……地方律師要用哩。」他說完，回頭來向麥根鞠個一個躬。

麥根說：「你自己真要糟糕了！你難道用繩上弔嗎？」

凡士只是譴責地聽着他，嘴裏自言自語地念道：「世間的事，只有耐著性兒地進行啊。」



一回，麥根正在咕着「司納金爲什麼還不來」的時候，門忽又開了，走進來的是一個偵探，拿着卷尺和繩。

「麥根，如今可以給你酬勞了！」

凡士俯首將那大椅子搬在肇事時原有的地方。這地方也很容易找到，因爲那椅足上幾只轉動的小滑輪，印在地氈上的痕跡很清楚。他又將繩子從椅背的鎗洞中穿過，繩的一端叫我接到護壁板上的鎗痕上。於是他拿了卷尺，把繩子量到五呎六吋的距離，湊到死者坐在椅子上時的前額的位置。他量好之後，在繩上打了一個結，將繩拉緊；於是一端自護壁板上的鎗痕起，穿過椅背上的鎗洞，直到貝森額前的五呎六吋的距離。

他解釋道：「繩上的結子便是射死貝森的鎗口的所在。你懂嗎？鎗彈的痕迹共計兩處：一爲椅背的洞，一爲護壁板上的痕，并且大概可以知道發射的直線，從死者的頭蓋起，約有五呎六吋光景。因而我們可以將彈痕連成一條直線，再引伸出去，不難指定那鎗彈擊發的確點。」

「理論上確乎是很對的，然而你爲什麼這樣麻煩

地去找尋一個地點，我真不解哩。……這也許有些不準確，因為你沒有顧到鎗彈的偏斜。」

凡士微笑道：「我得罪你的地方，請原諒。昨天早晨我問過鎗廠專家海其登，他說鎗彈沒有偏斜度的。他在我們到來之先，就將傷口察看過了；他以為是毫無疑義的。第一，大凡鎗口的徑縱然很小，但子彈打到前骨，其所成的角度，毫無偏斜的可能；第二，擊斃貝森的手鎗，口徑又為「四五」，口徑既大，速率必增，雖然距離較遠，事實上也不會有偏斜度的。」

麥根問：「那末海其登怎會知道鎗口的速率呢？」

凡士答道：「這一點我也曾詢問；他說是從鎗彈的大小及彈壳方面知道的。因而他又知道那是一管軍隊用的自動機——我記得他說那是美國政府的自動機——却並不是普通的手鎗。其中，鎗彈方面的重量也有些分別：普通的子彈，重二百哥蘭姆，而軍隊用的却重二百三十。海其登有敏捷的感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立刻分別出來的。無論如何，他說這是四十五口徑軍用自動機的手鎗彈；於是他知道鎗口的速率為八百〇九呎，而射發的力為三百二十九——便是說，這

鎗能在二十五碼距離之外，將一塊白松板射進六吋深。……海其登的確是很厲害的！」

麥根很沒精神地說：「這真不是一個有興味的問題。但為進行便利計，姑且以為你已找出了那鎗口準確的地位。那末，我們再怎樣去進行？」

凡士道：「當我將繩子拉緊時，請你把從地板到結子的距離量準了。那末，我的祕密就可以顯明了。」

麥根抗議道：「這玩意兒也徒然的。」

但是他畢竟將距離量準了。他報告道：「四呎八吋半。」凡士將一枝烟捲放在結子下面的地氈上。「現在，我們已很準確地知道射擊時所執手鎗的高度了。……我想，你總懂得這案子的進展了。」

麥根答道：「那是很顯然的。」

凡士又走到門口招呼司納金。他說：「地方律師要借你的手鎗來作一個小試驗。」

司納金走到麥根面前，很驚訝地將手鎗投給他。「先生，保險機還扳着。要把它開嗎？」

當麥根正要想拒絕那手鎗，凡士便忙著接口。

「這樣够了。我希望——麥根先生不是要射擊

哩。」

那人走了之後，凡士就坐到椅上，把自己的頭放在椅背的鎗洞口上。

他又說道：「麥根，請你站到兇手立過的地方，將手鎗從烟捲處擎起，并且瞄準我的左太陽……但是當心，」他又微笑地打趣道：「當心，不要扳彈機，否則你不會知道誰是貝森的兇手了。」

麥根很不甘心地應允了。當他瞄準的時候，凡士叫我量鎗口到地板的高度。

距離是四呎九吋。

他立起來，說：「差不多哩。麥根，你瞧，你的身材是五呎十一吋，所以那個兇手和你差不多長短——當然不會在五呎十吋以下的……這不是也顯然的嗎？」

他的試驗很簡單而清楚。麥根微微地感動，態度彷彿變得嚴肅了。他繃着眉峯，向凡士釘視了一回，才緩緩地說話。

「很好；但是那個兇手也許將手鎗擎得比我還高呢。」

凡士答道：「那也保不定的。不過一個人將手鎗

細細地瞄準一個小靶子，他往往將手臂伸直，微微地聳起他肩膊，因而才能把他的眼睛和目的物連成一條直線。在這種情形之下，擎起手鎗的高度，往往能夠準確地指出兇手的高度。」

「你以為謀殺貝森的兇手，便是細細地瞄準一個小靶子的內行人嗎？」

「那是事實哩。你想：如果他內行，那末在五呎之外，他一定不會瞄準小小的前額，而要瞄準較大的胸膛了。他既然選了這個小靶子，當然要細細地瞄準了，是不是？并且，如果他內行，或者他竟要指着胸膛，那末，大概還要多打幾鎗哩。」

麥根在思索着。他到底承認了。「我承認你的理由是充足的。不過那兇手的身材，也許不止五呎十吋；因為他若蹲下了身子，也可以瞄射的。」

凡士也說道：「是的；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下，那兇手的地位很自然呢。否則貝森不會在不注意中被殺的。你看那屍體的樣子，就知道他是不曾留意的。當然，那兇手也可以在貝森的忽視之間而俯身的……所以，讓我們說兇手的身材是介乎五呎十吋和六呎二吋之間罷。你以為如何？」

麥根沉默着。

凡士又挪揄地微笑道：「你該知道，那位聖克萊

小姐不會超出五呎五六吋的。」

麥根很懊惱，儘是抽着烟。

凡士道：「我以為那李哀高克隊長有六呎多罷，

呃，怎麼樣？」

麥根的眼睛閉攏了，「你爲什麼這樣想？」

「你方才告訴我聽的。」

「我告訴你的！」

凡士指示說：「你果然沒有說這許多話。但是當我說出兇手的約摸高度後，對於那嫌疑女犯既合不上，我知道你在想別個可能的人了。又因爲那女子的未婚夫是世界上唯一可能的人，我就以爲你在猜測那隊長。如果他有適合的身材，那你不會說什麼；然而你卻說兇手可以蹲下身，我就知道那位隊長一定要長些哩。……所以，在你方纔的閉眼沉默中，你的心靈和我的竟起以溝通，彷彿你告訴我那位隊長有六呎多高哩。」

麥根道：「你倒還有窺探人家心理的本領！我現在正等着瞧你的技能展覽。」

他的語氣中帶一點惱怒，然而他的怒意正顯明他信仰的改變。他自己覺得受到凡士的箝制，但一方面對於以前的見解，仍是牢牢地固執着。

凡士滑流地問：「你對於兇手身材的試驗總沒有異議罷？」

「沒有，不過彷彿似是而非的。……如果事情這樣地簡單，那末海其登已經偵知了案情嗎？」

「老古話說得好，要上燈，需添油。麥根，這句話確有些真理呢。你知道，有燈無油也是沒用的。巡警常有許多燈，只是沒有油。因而他們在白天之外，找不到人的。」

麥根的心裏盤轉着別種複雜的念頭，他起來在地板上踱步。

「直到如今，我卻從未把李哀高克隊長當他是罪案的主犯。」

「你爲什麼想不到他？是不是因爲你的一個偵探告訴你，那夜裏他像一個好孩子般安然在家中嗎？」

「也許是如此。」

他仍然在室中踱着步。一回，忽然轉過身來說：「但也不是的。那是因著關於聖克萊女子的證據太惹

目了。凡士，你今天雖已作了這試驗，可是對於伊的證據還沒解釋哩。在十二時至一時間，伊到底在那裏？伊爲什麼和貝森一同去吃飯？伊的手袋爲什麼在那室中？在壁爐中爲什麼又有伊的許多燃過的香烟？——這些殘捲正是難解的疑竇。我想到了這些東西，我就覺得你的試驗，不能十分深入我的心裏了。」

凡士嘆息道：「唉，我真是很固執的。不過，我對於這些烟捲頭也許也有點發現哩。」

他又走到門口，招呼司納金，還了他的手鎗。

他說：「地方律師謝謝你……請你去請密昔司發蘭池來。我們有話同伊講。」

他回進室來，很和藹地對麥根微笑。

「如果你允許的話，我這一次要和那女人儘情地談話。密昔司發蘭池可以供給很多有用的資料，不過你在昨天問伊時太覺忽略了。」

麥根雖然在疑惑，對於凡士的建議，卻似很有趣。

他說：「你儘可以和伊談。」

第十章 嫌疑的解釋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

這一次那管家女傭進來時，比麥根第一次問伊時更來得泰然了。伊的態度上有一種嚴肅的表示。伊微微有一種挑戰的神氣，眼睜睜地望着我。麥根僅僅和伊點了點頭；凡士卻立起身來，請伊坐在那張面窗的隔壁爐的椅子上。伊在椅子口坐下，用手支着下頷。

凡士緊緊地望着伊道：「密昔司澆蘭池，我問你幾句。如果你從實回答，對於我們全有好處的。你懂我的話嗎？」

他肅然站立在那婦人的面前。

伊聽到凡士的說話，便將頭抬起。伊的臉上沒有生氣，但是伊的嘴閉着，而眼睛中也好像有冒烟的情景，正表示伊有一種壓抑的渴望。

「凡士停了一回，才口齒清楚地繼續道：『在貝森先生被殺那天，那位女子是在什麼時候來的？』」

這婦人的視線並不搖動，而瞳子卻顯然睜大了。

凡士很肯定地說：「密昔司澆蘭池，有的哩。伊在什麼時候到的？」

伊仍然固執着：「我已告訴你，沒有人來過。」

凡士燃上了一枝烟捲，視線仍舊逼住著伊。他恬靜地抽着烟，直到伊的眼睛沉下了，於是他走近伊。

「如果你說了實話，你是不會受害的。但是如果你不將實情說出，你倒要倒霉呢。你該知道，將證據搪塞起來是有罪的，法律上也決不寬容哩。」他向麥根丟了一個眼色，麥根那時正瞧得上勁。

這婦人有些火了，把肘臂放下，呼吸也短促起來。

「我可以發誓的，那天真的沒有人！」

從伊的語氣中，分明見到伊的情感已燃起了。

凡士又不顧地說：「我們且慢些發誓。到底那女子在什麼時候來的？」

伊緊緊地抿着嘴，差不多有一分鐘之久，全室都

寂靜着。凡士悄悄地抽着烟，麥根只是夾着烟捲並不抽吸，彷彿在等待着什麼。

凡士又無情地問：「到底伊在什麼時候來的？」這婦人如癡癡一般地緊捏了手，將頭向前仰着。

「我告訴你——我可以發誓的——」

凡士揮手表示他斷定的意見，并且冷冷地微笑。

他告訴伊道：「你爲什麼這樣蠢？我們要找真實——你一定可以告訴我們的。」

「我早已從實告訴了你。」

「那是不是要叫地方律師把你監禁起來嗎？」

伊又說：「我早已從實告訴了你。」

凡士將烟頭迅疾地投入桌上的灰盆裏。「密昔司潑蘭池，好的，你既然不肯將那天下午來的女子的情形告訴我，我就得來自己告訴你罷。」

他的態度很安閑而帶嘲笑的；那婦人只是懷疑地望着他。

「你家主人被殺那天的下午，在傍晚時門鈴響了，貝森先生也許早已告訴你他正在守候一個人。是嗎？那時，你去開了門，走進一個年青的美女子。你便帶伊到這間裏來。……而且伊便在你此刻坐着的椅

子上坐下。你且想想看！」

他中止說話，又嘲弄地微笑。

他又繼續下去道：「於是你倒茶給那女子和貝森先生喝。伊坐了一回便離去了，貝森先生就上樓去換上用膳的衣服。……密昔司潑蘭池，你看，我都知道了。」

他又燃上了另一枝烟捲。

「你會特別注意那位年青女子嗎？如果沒有的話，我來描寫給你聽。伊是很短的一個人。伊有黑髮和黑的眼睛，服飾也是穿得淡淡的。」

那婦人有些異樣了。伊的眼睛凝視着；臉兒變成灰色；伊的呼吸也更急促了。

凡士又要求道：「密昔司潑蘭池，你如今還有什麼話可說？」

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苦苦地說：「真是沒有人來啊。」伊的固執力確乎有使人可以佩服的地方。

凡士似乎在盤算。麥根好像要說話，但又是不能說，只緊緊地釘着伊看。

凡士最後又說：「你的態度我懂得了。那個年青女子你是認識的，也許有一些私人的關係。所以你不

便說伊會到此地。是嗎？」

伊坐得筆直，臉色似乎恐怖得異常。伊喊了一聲「我從來沒有見過伊」之後，又突然頓住了。

凡士給伊一個調侃的臉色，道：「唉！你從來沒有見過那年青女子嗎？……那是可能的。但決不是事實哩。我知道伊是一個好女子——不過伊確曾在你主人家中喝過一杯茶。」

「可是伊告訴你伊到過此地的嗎？」

我覺得這婦人的語氣，已從固執中發生了反動。

凡士答道：「不是的；但是這個並不重要。伊不告訴我，我也會知道。……密昔司潑蘭池，伊究竟在什麼時候到的呢？」

伊最後把以前的否認都推翻了。伊說：「在貝森先生從公事房回家後的半點鐘內。但是他並不等候伊——他並沒有對我說起誰要來的話；在伊未到之前，也沒有叫我先泡茶。」

麥根的身子向前仰了仰。「昨天早晨我問你的時候，你爲什麼不說伊來過呢？」

那婦人不自然地望了望室內的一切。

凡士插嘴道：「我想，密昔司潑蘭池怕你疑心那

位年青女子啊。」

伊那時忽緊緊地捏着手。「先生，是的——正是如此。我怕你們疑心伊幹的。可是伊是這樣一位恬靜美麗的女子……先生，這是我唯一的理由。」

凡士慰藉道：「是的。現在請你告訴我：你見了這樣一位恬靜美麗的女子吸香烟，你也以爲奇怪嗎？」

伊又驚詫起來了。「哦——是的啊。但是伊決不是一個壞女子。現在有許多女子都會吸烟了。伊們也想不到什麼的，只是隨著時髦走。」

凡士附着道：「你的話不錯。其實女子們吸了烟，也不應把烟頭丟進壁爐去。是不是？」

那婦人懷疑地望他；懷疑他怎麼有這樣戲嬉的態度。

伊靠過去看着壁爐，答道：「伊難道這樣嗎？今早我在這壁爐裏也不見有什麼烟捲啊。」

凡士答道：「你自然看不到的了。地方律師處的一個偵探，早已在昨天替你把烟頭整理乾淨了。」

伊對麥根釘了一眼，但對於凡士的態度，似有些猜測不出。可是因著他的聲音的婉轉，又使伊覺得很

坦然。

他說道：「密昔司澱蘭池，如今我們都相互瞭解了。在那女子到來時，還有什麼地方使你特別注意的嗎？如果你講出來，對伊是很有益的，因為地方律師和我都要證明伊無罪。」

伊對凡士細細地望了望，彷彿感謝他的誠意。伊的觀察的結果是很好的，因為伊的回答都是很忠實。

「那我看不出來了。不過在我送茶的時候，貝森先生好像同伊在爭論。伊好像爲了什麼將要遭遇的事而煩躁；並且叫他不要逼伊履行以前的允許。我到室中只一回兒，所以聽不到別的。不過，當我走出去的時候，他笑着說，這個祇是虛張的聲勢，實際上不會得遭遇到的。」

伊停了，很盼切地等着。伊似有些怕懼這種話或者不會幫助那女子，也許反害了伊。「只有這一些嗎？」凡士的語氣似以爲這些事是無關乎大體的。

那婦人猶豫着。「這是我所聞到的；但是……那時桌上還有一只藍色的珠寶小箱哩。」

「一只珠寶的小箱！你可知道這是誰的？」

「先生，那可不知道。這女子沒有帶這東西來，

而且我以前也沒有見過。」

「你怎麼會知道這是珠寶的箱子呢？」

「當貝森先生上樓更衣時，我進來收茶杯。這只小箱仍舊在桌上。」

凡士微笑了。「你是不是去偷看過的？——這也很自然，就是我自己到場，也要這樣偷瞧的。」他說著退後一步，行了一個禮。「密昔司澱蘭池，完了。……你用不著替那少年女子擔愁。伊是不會吃苦的。」

當伊離開我們的時候，麥根向前彎了彎，對凡士搖着雪茄。

「有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你卻知道了。但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凡士掀着他的眉毛道：「朋友，你說的什麼？」

「你怎麼會知道這位聖克萊小姐在下午到過此地的？」

「我不知道，那是我忖度出來的。在爐柵中既然有伊的烟頭；我又知道伊在貝森被殺那夜並不在此地，所以我猜伊那天日間一定到過這裏的。貝森是非到四點鐘不同的，所以我說伊一定在四點以後和他離

寓去進晚飯以前到這裏的。……這是初步的推理，是不是？」

「你怎麼會知道那夜裏伊倒不在這裏呢？」

「這是從心理方面察出的。我已告訴你過，女人是不會闖這種禍事的——這又是我的玄妙的假設；但也不妨事。……昨天早晨，我立在兇手站過的地方，依着火線看；我拿貝森的頭和護壁板上的鎗痕作爲火線中的相連點。所以我已分明知道兇手的身材，一定很高大哩。」

「很好。……但你又怎麼會知道伊在貝森離寓以前離開此地呢？」

「若不如此，伊怎樣能換伊的晚裝？你知道，女子們在下午時出門是不會預穿晚裝的。」

「照你說起來，那夜貝森自己把伊的手套和手袋帶回來的嗎？」

「當然有人帶的——那決不是聖克萊小姐。」

麥根承認道：「是的。這張椅子，——你怎會知道伊坐在上面呢？」

「伊若坐上別一張椅子上，又怎能將烟捲擲進壁爐裏呢？女子們擲什麼東西是不善長的，即使要把伊

們的烟頭擲過一個房間也不興。」

麥根又同意道：「這種演繹果然是很簡單的。但請你告訴我，你若非預先得到些端倪，你又怎會知道伊在此地喝過茶的？」

「要我解釋這點，真使我羞澀。我是從那茶缸上得到的。昨天我會注意到它是曾經用過的，卻沒有洗滌得乾淨。」

麥根點頭稱是。「你好像也注意到物質的線索了。」

「因而我很覺慚愧哩。……單憑心理的演繹法，不能決定「實有」的問題，卻只能決定「或有」的事。當然，也應該想到別方面的事。目前的例子，這茶缸的指示，也不過是一種猜測的根據，從這猜測中只不過牽引出一個管家女傭罷了。」

麥根說：「哦，我不否認你的成功。只是我不知道你想到了什麼，纔責備那婦人因有私父而袒護那少女。這一點，表示你對於這事的情形明明早有所知哩。」

凡士的臉兒變得肅然了。

他很誠懇的說：「麥根，我給你說，我心裏沒有

什麼。我責備伊，只是設下的一種計，居然伊中計了。我想我已得到了些要領哩。不是嗎？不過我想不出伊爲什麼這樣的驚嚇。幸而這是沒有出入的。」

麥根同意而狐疑地答道：「也許不是罷。那只珠寶箱，和貝森及女子間的不睦，你有什麼意見呢？」

「我還沒有什麼意見哩。這看來不關事的。是不是？」他靜寂了一回，又嚴肅異常地說：「麥根，你聽我的勸告，不要往枝節上去着手。我告訴你，那女子是並不與聞的，讓伊去——如果你如此，那你一定會享老來之福哩。」

麥根呆坐着，蹙了眉睫。「我想，你自以爲是知道一些的。」

凡士咕嚕道：「如果要使自己的心更有力量。一定要融合自然科學的算術的精確，和天文學的默察。」既而他又大談其笛卡兒等等的哲學。

麥根不耐煩地說：「別說了，我並不要你說出以前讀到的學識。這種十七世紀的哲學又有什麼用呢？」

凡士問：「好，我們再說本題。假使棄去了這些烟頭不談，那就可以摒去聖克萊小姐所遭遇的嫌疑。你以爲是不是？」

麥根並不立刻回答他。剛才所討論的一切，無疑地影響他很深。他雖然頻頻反對，卻並不輕視凡士；他還知道凡士這樣的善辯，分明是很肅然的。而且麥根還有一種批判的本領。雖然有時候他也很頑固，但是他的胸襟並不算怎樣狹小；即使有許多事情和他的志趣不同，他也從不會固執到底而不肯接受真理。所以他顯出一種降服的微笑時，我也毫不以爲驚奇哩。他說：「你說了你的意見，我非常贊同。我真是最感佩的。」

凡士步到窗前，望窗外去。「你贊同這樣的證據，我真有無限的愉快；其實誰都不能否認哩。」

我一直注意着這兩個人的交誼。他們中間如果有一種豁達的表示，那對方面便會興奮坦白地答復的。好像他們對於這一種神祕的內心結合，彼此都保守着共同的協助。所以，麥根對於凡士的譏刺也絕不介意。

「除了消極的一方面，你對於貝森的兇手還有什麼見解嗎？」

凡士道：「有的！很多哩。」
麥根也戲嬉地說：「你能找一個好的見解講出來

嗎？」

凡士彷彿要思維的樣子。「哦，我勸你先去找一個高身材而有鎮靜力的好鎗手，這人和死者一定是很熟悉的，他也知道貝森要和聖克萊小姐一同出去吃飯。這樣的人是值得嫌疑的。」

麥根緊緊地對凡士看了幾分鐘。「我懂了……這

理解不錯啊。那我要對海斯說，叫他把李哀高克在那夜的行動調查得更明白些。」

凡士漫應了一聲，便走到鋼琴邊去了。

麥根看他，表示出迷惑的疑團。當凡士正在彈奏一曲法國歌時，他彷彿又要想說話哩。

第十一章 動機和恐嚇

(六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

第二天便是星期日，我們同麥根一同在史安佛遜俱樂部吃中飯。凡士在上一晚會定下一個約會。他也告訴我，如果李寶貝菲從長島趕到此地來，他很願意出席會面的。

他曾這樣說：「人們將普通的事變得煩雜，真是怪事。好像他們怕做簡單的事情，總是去跑野馬，找到一條遠路上去。商業的制度也如此：只要你買他一塊錢的貨品，他便要支付發票，簽上許多人的名字……一切都是這樣的麻煩。就說玩高而夫球罷，那是簡易不過的事了，卻有人化費念年之久去學習脚步的姿勢，和執棒的地位；而且，還要去發明許多使人不懂的名詞，實際上只是一種玩藝而已。」他煩厭地指着一疊星期日的報紙。「祇是貝森的被殺案，一件很簡單很簡單的事情。而當局卻大驚小怪，抖擻精神去幹。實際上只須在五分鐘中細細一想，也便可以解決的。」

吃飯時，他沒有談到罪案的事；好像大家要規避這個題目了。麥根在我們走進餐室時，纔偶然地說起他正在等候海斯。

我們進吸烟室去抽烟時，那警佐果然已在等着。看他的神氣，似乎對於此案的進行步驟不大贊成。

當我們坐定之後，他就說：「麥根先生，我看這案子弄得越發難解決了。……從聖克萊婦人方面，你可能得到一些頭緒嗎？」

麥根只是搖頭。「伊是不相干了。」

麥根說着，便將昨日下午在貝森宅裏所談的事，略略作一個報告。

海斯好似疑惑地說：「你如果已經認為如此，那也够了。但李哀高克隊長怎樣呢？」

麥根告訴他說：「這就是我要請你來這裏討論的。這裏並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有許多嫌疑之點，可以證明他與本案有關係。他對於兇手的高度彷彿是及

格的；尤其是那支手鎗，和彈死貝森的那一支手鎗差不多一樣。他和那女子訂了婚，也許見貝森和伊友好，因而下此毒手的。」

海斯補充道：「如今，這些軍隊裏的人員，對於殺一個人，也不當一回事了。」

麥根再進一層道：「我以為他的唯一的疑點，便在菲爾浦報告我說，那夜八時以後，李哀高克一直在家。當然，這裏面也許有一種遁路的。所以我請你派人前去偵查，即刻仔細地查明他的真相。菲爾浦會從一個小僮處得到些消息，我想何妨再把那小僮傳來問一下。如果探出李哀高克在那夜十二點半時不在家裏，那我們便有了線索哩。」

海斯說：「我自己去做罷。今夜我自己到那邊去。如果那小僮知道的話，不等我拷問，他也要吐出來的。」

談了一回，一個穿制服的隨員走進來，向地方律師鞠了一躬，報告貝非在找他。

麥根說：「請客人到吸烟室來。」接着他又對海斯道：「你最好留在這裏，聽他說些什麼話。」

李寶貝非是一個純潔無玷的男子。他用嫵娜的步

態走近我們；兩條瘦長的腿，稍稍內屈的膝頭，支撐起矮曲的軀體。他的胸脯有些變形，好像一頭凸胸的鴿子。他的滴溜圓的臉蛋，掛着兩塊下垂的頰頰，在緊縛的領結上彷彿不大能舒服。那淡色稀疏的頭髮向後掠着，嘴唇上狹細的短鬚的尖端，好像針頭。他穿的是一套淺灰法蘭絨衣裳，一件荷色的絲襪衫，一條薄絹的領結。從他角袋內的裝璜小手帕上，時時騰出一縷縷芬芳的香氣。

他和麥根很客氣地招呼了一下，並且有禮地介紹了。他在隨員給他安排的座位上坐定之後，就將鼻上的金絲邊眼鏡措了一措，仔細地釘住麥根看。

他嘆息道：「這是很不幸的事哩。」

麥根說：「你既是貝森先生的朋友，我因此纔請教你。我真很對你不起，勞你今天進一回城。」

貝非揮動他的手指，顯出一種抱歉的舉止。他表示他對於民衆的僕人很願意幫忙。那本是一件很受累的事；幸而他的態度上完全表示出極高興遇見他們的樣子。他望望麥根，顯得很覺自慶，只是他的眉心縐鎖。他雖然沒有出聲，意思中彷彿在問：「你要我做什麼呢？」

麥根道：「我從貝森少佐處得知你和他弟弟很好，因而我請你以講些關於他個人方面的事情，或者私人在社交上的關係。這也許可以在偵緝方面有些頭緒。」

貝菲很懷楚地望望地板。「哦，是的。挨爾文和我確是很好，我們可說是最親密的朋友。當我聽到了他的噩耗，你真不知我怎麼心驚哩。我因路途所阻，不能立刻到紐約來料理他的喪事，這也使我極不安。」

凡士用冷冷的客氣話說道：「我以為他的死，對於別的朋友也許是樂事呢。這句話，你當然是可以原諒的。」

貝菲似乎慚赧地閃着眼。「但我自己卻不能自宥。在慘劇發生的前一天，我到蓋茨基山去。那時我叫挨爾文一同去，但他太忙了。」他忽頻頻嘆息，現出不勝悼惜的樣子。「如果他——唉！那真是要怎樣的好——」

麥根插嘴道：「你去了沒有多少時候嗎？」

貝菲漫應道：「是的，但我碰到一樁大不幸的事。」他揩揩眼鏡，又說：「我的車壞了，不得不同

來。」

海斯問：「你是走的那一條路？」

貝菲戴上眼鏡，瞧瞧警佐。「聽我的忠告，司泥附先生——」

警佐隨即更正道：「海斯。」

「哦，是的——海斯。海斯先生，我的忠告是，如果你要乘汽車到蓋茨基山去，我勸你到美國汽車公司要一份地圖。我所選的旅行途徑，不一定合配你的。」

麥根問：「我問你，貝菲先生，你知道貝森先生有仇人嗎？」

貝菲彷彿將這事思索有頃。

「沒有。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會為仇恨而下這樣的毒手的。」

「那末，你豈非以為他有幾個仇人嗎？請你告訴一點。好不好？」

貝菲慢慢地撐着他的短鬚的尖端，用手指在頰上輕畫，顯出思索而不決的樣子。

他慘然嫌厭地說道：「麥根先生，你的吩咐，竟使我想起另一樁難以言說的事。不過，也許我可以信

任你。挨爾文正和別人一樣，對於異性也有一種缺點。」

他凝視麥根，彷彿這些高見要他褒讚兩句。

他在回答對方同情的頷首中，又說：「你該知道挨爾文這人，並沒有引動婦人的特點。他也知道他自己在體質上有種缺點，所以他對待婦人，會用一種方法，在我們當然是不會的。這個，確乎得到些好處；不過他用的方法極卑鄙。」

他說至此，忽暫時停頓了；似乎因著想起了他申說死友的短處有些不安罷。

麥根問：「你說的卑鄙的方法，他可是曾用來追求過一個婦人嗎？」

貝非答道：「不——不是用在婦人的本身，卻是在另一個歡善伊的男子。這個人一直恐嚇挨爾文，要致他死命。你該原諒我言詞的累贅；然而這恐嚇已經大張曉諭，不止我一人知道了。」

麥根接口道：「那更不妨事了。」

貝非微微點頭，表示接受對方對於他的瞭解。他謙恭地說道：「那是在一次小小的集會裏，我不幸地作了主人。」

「那人是誰？」

「你該知道我緘默的原因……不過不說那人的名字，對於挨爾文也好像過意不去。……他的名字便是菲力潑李哀高克隊長。」他喟然一嘆。「我希望你不要問起那女人的名字。」

「這果然是不需要，不過也希望你稍稍講述一點。」

貝非已很靜寂地允准了。「先是挨爾文對於鄰女子太覺注意了，這注意當然使李哀高克隊長憤憤於心；因此在那夜我請客的集會上，兩個人竟衝突起來。那時也許大家多喝了一些酒。那隊長一時氣憤，對挨爾文說，如果他此後再纏着伊不讓伊自由，他就要拚命和他奮鬥。隊長甚至在袋中摸着連響手鎗，掏出了一半。」

海斯問：「是連響手鎗，還是自動手鎗？」

貝非向地方律師慘然一笑，卻不向警佐看。「請你原諒，我說錯了。那並不是連響手鎗。我想，那是軍隊中用的自動機——但當時我並沒有得窺全豹。」

「你不是說別的人也聽見他們爭論的嗎？」

貝非解釋道：「有許多客人同在的，但我指不出

他們的名字。本來，我對於那種恐嚇也不甚介意，早已忘了。直到我聽見挨爾文的死耗，才立刻回溯前塵。我因自己說道：「爲什麼不告訴地方律師……？」

凡士那時正屹然地孤坐，喃喃地唸着：「呼吸的思想，燃燒的文詞。」

貝非又移動他的眼鏡，給凡士無神地望一望。

「先生，你說的是什麼？」

凡士微笑着。「祇是一句詩而已。詩歌常能感動我的。……你認識奧斯屈倫寶副將嗎？」

貝非冷冷地望着他，答道：「我認識他的。」

凡士很天真地問：「他在你的集會上也曾經列席嗎？」

「你一說起，我倒記得他來了。我想他也在場。」

凡士仍無聊地望着窗外，不再接話。

麥根看見話頭業已打斷，很覺煩惱，重想講些切實的事，但貝非卻似已不能說什麼了。他只是想講回到李哀高克的問題，當然更注意於恐嚇的一點。麥根盤問他，近乎一個餛頭，但也找不到什麼確實的憑證。

當貝非要起身離開時，凡士纔從窗外收回了視

線，鞠着身子望他。

「貝非先生，你現在住在紐約，可惜先前不能來得早些。我以為你必將等我們偵查完畢，纔離此處。是嗎？」

貝非的沉靜態度上微微有些吃驚。「我卻不打算如此。」

麥根也說：「如果你可以幫忙留幾天，我們真歡迎。」

貝非稍一凝遲，既而裝作告退的樣子。

「當然我要留在這裏的。如果需要我，就到安沙尼亞來找我。」

他謙卑地說完了，向麥根一笑；但這一笑決不是從內心發出的；只是略一牽動了嘴邊的肌肉罷了。

在他走後，凡士望着麥根。他表示貝非的說話，大有討論餘地。

海斯便說：「如果你以為他是撒謊的人，我卻和你兩樣意見的。我以為那樁關於隊長恐嚇的事一定是實在的。」

「哦，那當然是真的。……麥根，你看見嗎？當你允許不提聖克萊婦人的名字時，他就失望了。」

海斯道：「無論如何，他總已給我們一些着手的方便。」

麥根也同意，以為貝菲的話，確足以增加李哀高克方面的疑點。

他說：「我想明天要請那隊長到我事務所去，我要盤問他。」

半晌，貝森少佐忽走進來。麥根請他參加我們的一團。坐定之後，他便發問。

「我方才看見貝菲坐了街車，我猜你們已問過他一切了。……他幫忙了一點嗎？」

麥根和藹地答道：「我希望如此。但是，少佐，關於李哀高克的事，你聽到些什麼呢？」

貝森少佐抬起頭來，愕視着麥根。「你知道嗎？李哀高克是我屬下的隊長，他是一個很高尚的人。我想他很熟悉埃爾文的；不過不能牽及他。……你們已把他牽涉這案中嗎？」

麥根似不理會這個問句。「那隊長恐嚇你弟弟的那一晚，你有沒有參加貝菲的集會？」

少佐道：「我記得到他家去過一兩回哩。我本來不大留心人家的集會，但埃爾文對我說，那是商業上

的應酬手段啊。」他抬起了頭，頻頻縐眉，彷彿在回溯着往事。「不過，我記不清楚了。唉，是的，我去過的……那夜我們全有些醉了。」

海斯問：「李哀高克隊長曾拿出鎗來嗎？」
少佐撇着他的嘴。「你一說，我就記得。他真有那類似的舉動。」

海斯又問：「你有看見那鎗嗎？」
「不，我沒有見。」

麥根接着也問：「你以為李哀高克能够下那毒手嗎？」

貝森少佐慎重地答道：「不會的，李哀高克不會那樣兇狠的。那個婦人或者比他更可能罷。」

接着大家便沉寂了。凡士纔說道：「少佐，你對於貝菲可知道一點嗎？他好像一只孤鳥，他到底可有已往的歷史嗎？」

少佐道：「李寶貝菲正是一個近代的小流氓——

所謂小，看去也有四十來歲了。我想他一定樣樣歡喜的；他追求着不同的幻夢，最後也灰心了。有二年，

他在南非洲過那游獵的生活。我記得他曾將那遊歷的事，寫過一本書。此後他就不做什麼了。幾年前，他

會娶過一位富家的悍婦——我猜他是爲伊的錢。然而那婦人的父親死命地放不下財產，他卻可糟了。……貝菲是一個會消費而怠惰的人，但挨爾文卻喜歡他。」

少佐的話毫無顧忌地說了；我們便都覺得他對於貝菲一定是不歡喜的。

凡士道：「他的品格不見得怎樣荒蕩罷？」

海斯也狐疑地說道：「肇下這種禍來，一定要一些膽量的。……說起膽量，我以為那個擊你弟弟的人，一定是很鎮靜的。他動手時既蹲在前面，被殺的人又醒着，而僕人也在樓上。那一定要一些膽量哩。」

凡士便喊着：「警佐，你的話真聰明呢！」

第十二章 手鎗的主人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

凡士和我在翌晨九時，便到地方律師事務所去。那隊長已候了二十分鐘；麥根便命斯乏勾招呼他進來。

菲力潑 李哀高克正是一個純粹的軍官，有六呎二吋長的身材，挺直而削瘦。他的臉兒很嚴肅，站在地方律師的面前，彷彿下屬正聽令於上司地一般。

麥根正式招呼他道：「隊長，請坐。我此次請你到來的目的，你也知道的。我想問你一些關於挨爾文貝森先生的事。你和他的關係中，有幾點要請你解釋。」

李哀高克好像帶一些南方口音，答道：「我是這案中的嫌疑犯嗎？」

麥根冷冷地答道：「那就是要調查哩。目前就要你回答我幾個問句。」

李哀高克坐在椅上，端莊地守候着，麥根看了他

「我知道，你最近曾恐嚇過挨爾文貝森先生。」李哀高克驚跳了，他的手指用勁地放在膝上。但在他回答之前，麥根又接著說了。

「我能說出恐嚇的背景——那是在李寶貝請客的會中。」

他猶豫了；將手支撐着他的下顎。「好的，我承認我是恐嚇過他的。貝森是個卑鄙的人，應得被殺的。……那夜他比平日更可惡了。他酒喝得太多——我記得我也如此。」他笑了笑，偷偷地望着地方律師。「先生，可是我並沒有謀害他。他的死耗，在下一天早晨看報之前，我委實一些也不知道。」

麥根一壁釘着他，一壁說：「用的是軍隊中的自動手鎗——那種鎗就是你們在戰爭時佩用的。」

李哀高克道：「我知道的，報上也刊載的。」

「隊長，你也有那樣的手鎗嗎？」

他又疑遲了。「先生，我沒有。」他這句話的聲

音，差不多要聽不出了。

「怎麼會呢？」

他看着麥根，又將眼睛溜了開去。「我——我失掉了……在法國失掉的。」

麥根慘然地一笑。「那末，那夜，貝菲先生怎麼會看見你用那種手鎗恐嚇呢？」

他望了望麥根的臉，問：「他看見那手鎗嗎？」

「當然啊，並且他知道是軍隊的手鎗。便是貝森少佐，也看見你要摸手鎗的樣子。」

李哀高克深長地吸了一口氣，緊閉了嘴唇。「先生，我告訴你了，我是沒有鎗的。……我有的那支已在法國失掉了。」

「隊長，也許你沒有失掉。你借給了別人。」

「先生，我沒有！」

「隊長，請你想一回。……你可會借給別人？」

「不——決沒有！」

「昨天罷，你到河濱路去的。……也許你帶到那邊去了。」

凡士靜靜地聽着。他忽在我的耳際絮語道：

「哦，——太聰明了！」

李哀高克好像很侷促地動着。雖然他穿的是黃褐色的衣裳，臉龐卻仍見得慘白；並且爲迴避詢問者的視線計，他將自己的眼睛，只是向着桌上的一樣東西釘視。當他重新說話時，聲音已變得兇悍而熱望了。

「我並沒有帶去！……我也不借給別人。」

麥根坐在桌邊，將頭往前傾斜了些，將手支着額骨，彷彿是一個雕像。

「也許你在那天早晨之前就借給別人的。」

「在……之前……？」

李哀高克說着，突然停住了，抬起頭來，像要分析那問句的樣子。

麥根利用他的迷惑，又問：「自你從法國回來之後，就把那鎗借給別人嗎？」

「不，我從沒有出借過——」

他話至此，又停住了，臉上堆了紅霞。一回，他再說：「我怎麼會借給別人呢？先生，我早已告訴你了——」

麥根打住他的話頭道：「不要管別的了！隊長，總之，你是有一支鎗的。是嗎？……你現在還有着

嗎？」

李哀高克正想開口說話，卻又突然閉口。

麥根掃興了，把身體仰靠到椅子背上。「當然，你對於貝森惹弄聖克萊小姐的事，總是注意而知道的罷？」

在說到那女子的名字時，隊長的身體彷彿僵住了。他的臉上頃刻地發燒，他的眼睛也惡意地望着地方律師。他略一喘息，方才作答。

「我們或者可以暫時不談到聖克萊小姐。」他說時彷彿要撲到麥根身上去的樣子。

麥根便同情地卻又固執地說道：「可是我們還不能夠。這案子裏有許多事是牽涉到伊的。譬如，在被殺案發生的第二天早上，我們從貝森的慰坐室裏找到了伊的手錢袋。」

「先生，那是謊話了！」

麥根不去理會他。「聖克萊小姐自己供認的。」他正要答辯時，麥根忽揚起他的手來阻止。

他又說：「我提到此事，請你不要誤解。我不是說伊和本案有關係，只是想找一點線索來證明你自己和本案的關係。」

隊長顯出十二分猶豫的樣子，注視着麥根。

最後，他緊閉嘴唇，堅決地說：「先生，對於此事，我再沒有任何意見了。」

麥根道：「你知道聖克萊小姐在肇事那夜和貝森一同到馬賽里飯店吃飯的。是不是？」

「什麼呀？」

「你也知道他們在半夜纔出飯店，而聖克萊小姐到一點鐘纔返寓的。是嗎？」

一種奇詭的神色飛上了那人的臉頰，他的頸項間的青筋也滿漲了起來。他低著頭不望那地方律師，也不說話。

麥根又突然道：「當然，你也知道貝森在十二點半被殺的。是不是？」

他等候着；室內寂靜了一分鐘光景。

他到底又發問了：「隊長，你不要再說什麼嗎？不再有解說嗎？」

李哀高克不去理會他，只合着嘴釘住一處看。

麥根立起來了。「這樣子，那末，我們的會談就結束罷。」

李哀高克隊長走了之後，麥根又招呼一個書記進

來。

「叫平去跟隨那個人，看他怎麼樣，打從那路去。今夜我要在史安佛遜俱樂部中聽報告。」

書記出去後，凡士對麥根顯示一種一半譏諷的一半羨慕的神氣。

「很機巧的——就不說狡猾罷！……但是你問到關於女人方面的問句太不興了。」

麥根也承認道：「是的。然而如今我們好像走上正軌了。李哀高克毫無半點坦白的表示。」

凡士問：「是嗎？那末，他的有罪的表示是什麼呢？」

「我問到軍器，他便臉色慘白了。他的神經也立刻緊張起來——他實在是恐怖了。」

凡士嘆息着。「麥根，你所具有的見解何等地現成啊！一個無罪的人在嫌疑時，往往比一個有罪的人更來得膽怯。因為有罪的人膽子已大，而且他們知道膽子一小，便要被捕的。你懂嗎？」

麥根又說：「老資格的罪犯果然是如此的，但是一個忠實坦白的人，即使被疑，也未必會這樣罷。」
凡士只是搖着頭。「照心理學上講起來，恐怖的

表示，只是一種腺分泌的作用。如果各人都有同樣的內分泌液，那末，你的理論是對的。但是那裏會人一樣呢？……」

麥根還沒有置答的時候，斯乏勾進來通知海斯已來了。不一回，那警佐滿臉歡容，匆匆踏進門來，連握手都忘了。

「我們已有了一些端倪了。昨夜，我到李哀高克公寓裏去過，他在十三日晚上，確乎在家；但中夜過後，他出去了。你注意！他是向西走的，直到一點一刻光景纔回來！」

麥根問：「公寓中的茶房怎樣說的？」

「那最可靠了。他賄通定了這個茶房。那時他給他錢，叫他千萬不要說他那夜出去的。麥根先生，你以為怎樣？很嚴重的。是不是？……當我告訴那茶房，說要拘捕他的時候，他居然盡情地吐露出來了。」海斯勉強地笑了一笑，又說：「並且，他已應許不講給李哀高克聽。」

麥根慢慢地點着頭。「警佐，你所說的種種，對於我今早和李哀高克隊長談話後的結論，倒可以證明了。他後，我叫平差人去跟他，晚上總有報告的。」

我們明天可以細細地討論哩。我在明天早晨要和你碰一回頭，如果有什麼事，當然要請你執行的。」

海斯去了之後，麥根忽將雙手在頭後交叉着，倒在椅背上。

他說：「我以爲我已找到答案了。那女子和貝森吃了晚飯，隨即跟到他家裏。那隊長先是已懷疑着伊，這時見到伊當真在他的家裏，便把貝森的性命結果了。這不特靠着伊的手套和手袋作證，即是伊從馬賽飯店到伊家裏的一個鐘頭，也已可以解釋哩。還有伊在星期六到此的態度，和隊長的誑瞞那手鎗……一切都解釋得通。我相信，我已偵獲了實情，對於隊長的不到場而不知情的供詞，實在是不可相信的。」

凡士空虛地說道：「哦，「希望正張着羽翼在歡躍出來了。」」

麥根注視有頃。「你到底不用理智來找尋結論嗎？這裏，我們已有一種線索，一種目的，時間，地點，機會，行爲，和罪犯！」

凡士微笑道：「這些名稱也許已熟悉了。可是這些證據對於那女子不是也都有的嗎？……然而，你該知道，你終於沒有找獲那罪犯。那罪犯只是逗遛在本

城中罷——」

麥根道：「我雖然眼前尙未捉到，只要叫人留心注意他，李哀高克就沒有機會藏匿他的手鎗了。」

凡士漠然聳着身體。他忠告道：「凡事總須鎮靜些兒。我以爲你只發現了一個共謀的奸黨。」

「奸黨？……唉，什麼性質的？」

「情勢上的奸黨。」

麥根答道：「不關涉世界的政治？那我真愉快哩。」他望了望那只鐘。「如果我現在就進行，那妨事嗎？我要調查許多的事，並且要赴兩次的集會。……你爲什麼不先到公寓去和平海龍談談，然後到十二點半回來呢？我們可以到銀行員俱樂部去吃飯。平是專掌國外引渡的事，生平職管着逃奴的緝拿。他也許可以給你一些有趣的故事。」

凡士嘆道：「真着了迷哩！」

他並不接收那意見，走向窗前，燃上一支煙捲。他抽吸着，站了好久，把煙捲在手指中滾着，且十分留意地注視着。

他說道：「麥根，近來樣樣東西都毀了。愚蠢的民主政治也如此，貴族也衰歇了。雷琪牌香煙也糟

了，如今竟拙劣不堪。從前有過一個時候，誰都不抽這樣醜的煙。」

麥根微笑了。「你要請求一點什麼？我可以幫助你嗎？」

「幫助？那和歐洲貴族政治的衰落，有什麼關係呢？」

「我覺得你每逢要請求什麼時，你總先斥責皇族的。」

凡士道：「你是觀察而得的罷。」繼而又微笑地問：「如果我請奧斯屈倫副將到這兒來吃飯，可不

妨事嗎？」

麥根銳利地看上他一眼。「奧斯屈倫嗎？他是否就是你前兩天打聽人家的奇怪副將嗎？」

「正是，很碩大的人啊，好像是鑄造下來的東西；說起來，他還是貝森們的長一輩。他是熟悉各派的，正是一個流氓老商賈。」

麥根答應道：「讓他一個人來罷。」於是他拿起電話的聽筒。「那我現在可以告訴平，說你要和他一塊兒消磨一個鐘頭光景。」

第十三章 灰色的汽車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十二時半。)

十二點半，麥根凡士和我走進銀行員俱樂部，與斯屈倫寶副將早已守候在酒排間裏，喚了一容冰燒酒。因為在我們離開地方律師事務所時，凡士立即打電話給他，請他到俱樂部會見；副將已經答應了。

凡士把他介紹給麥根(我早已認識了)說：「這一位是紐約的樂觀派的人。他睡到中午纔起來，在午飯前是不做事的。今天這樣早，那是我用了你的權威去恐嚇他，而喚醒他的。」

副將也同意地說：「我很願竭我的綿力哩。那是令人震駭的事！當我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我真不敢相信啊！不過我對於那件事也有一些意見，可以約略陳說的。」

我們在桌邊坐定後，凡士也不加寒暄，便和他談論了。

「副將，貝森一夥的人，你都相熟嗎？請你講些關於李哀高克隊長的事。他是那一等人呀？」

「哈！你着眼於那位勇敢的隊長嗎？」
奧斯屈倫寶捋着他的白髭，他是一個紅臉碧眼長睫毛的人；他的態度倒像一個戲台上的傲大的將官。

「不錯哩。也許是他做的；很激烈的人啊。他愛上一位聖克萊小姐——那美麗的曼麗兒，貝森也愛上了伊。如果我小了廿年，我自己——」

凡士中阻道：「副將，你自己也很受女子們的蠱惑哩。但現在請你講隊長的事。」

「好的，講隊長的。他先是從喬治亞來的，在戰事也不過是一件裝飾品罷了。他不看重貝森，甚至很討厭他。他的脾氣極暴躁，心情也簡單，而且還妒忌。那一帶地方，這種人是很多的。將女子們高放在台上，崇拜伊們，甚至肯願為女子的歡心而下獄；實在是女子們的盾牌。又因為他的情感很豐富，所以更具有俠烈的心腸，常常會闖下禍事。人家如果惹犯他，那是很危險的。但貝森雖明知那女子已和李哀高

克訂了婚，卻還是去轉伊的念頭。我很想忠告他，但
又想想不關我的事。真糟透。」

凡士問：「李哀高克和貝森相熟得怎樣？」

副將答道：「並不相熟的。」他做了一個表示反對的姿勢，又說道：「並不只是偶然的招呼而已，不過他們也時時會見。我因為對於兩人都熟識，所以常請他們到舍間去。」

「你不想李哀高克隊長是一個賭徒嗎？」

副將的神情，彷彿在思索。他道：「賭徒——哦！我看不見得怎樣高明罷。打撲克比女人還不興。他太興奮，自己管束不住自己的情感。並且太蠻橫。」

他停了一回，又繼續道：「你們從這方面進行，對的。他正似那種見仇人即暗殺的小夥子。」

凡士說：「我倒以為隊長和貴友李寶貝菲有一點不同哩。」

副將忽定着目光，顯一種在思維的樣子。

他說道：「是的，也可以說不是的。貝菲是一個鎮靜的賭徒。有一回，他曾在自己的長島設過一個賭場，繼而又到非洲去打虎熊之類。但在他賭時也有

一種激烈的脾氣，常常用孤注一擲的方法，那真是不老手。我敢說他會在五分鐘間射殺一人，而立即忘掉。不過必須有多方面的激動纔興，也許他有過這樣的刺激，那也說不定。」

「貝菲和貝森是不是熟識的？」

「很知己的，貝菲一到紐約，兩人總在一起的。他們意見投洽，已好多年。在貝菲未娶之前，兩人本住在一處。貝菲的夫人很嚴正，時常勸他盡本分，但錢是很有一些的。」

凡士道：「說起了女人，我倒要問你。貝森和澤克萊間的情形怎麼樣？」

副將忽反問道：「那誰能知道呢？總之，曼麗兒是無意結交貝森的。不過，……女人總是奇怪的。」

凡士同意道：「是的。不過，我並不是要知道伊和貝森在人情方面的關係，只要知道伊心裏對他怎樣就是了。」

「哦我懂了！你問伊對於他會不會下毒手嗎？……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意思！」副將停止了，又在思維。一回，他又說：「曼麗兒是一個很有為的女子，正竭力從事於藝術。伊是一位歌女，並且是很出

色的。伊很深沉而能幹，會得投機，且能够獨立。如果換了我，那就不會和伊接近的。」他兀是點着頭。「女子們總是這樣的，常使人驚奇，實在是毫無價值的。他們能冷冷地不給人警告而射死他。——」他突然坐起來，一雙碧綠的眼睛，像瓷器一般地閃爍着。他又嘆息道：「哦，當貝森被殺的那夜，曼麗兒是一個人吃的夜飯啊！在馬賽里兩個人我都看見的。」

凡士喃喃道：「你不要說了！我們自己先吃罷……你對貝森到底怎麼樣？」

副將彷彿怔住了，但凡士漠然的表示，倒使他重新抗辯起來。

「我嗎？朋友！我和貝森已認識了十五年——至少十五年，也許還不止。他在未帶眼鏡前，早已到了城中來。那時的鎮，真有生氣哩，要什麼就有什麼。那時是怎麼樣呀？正是小商場的時代啊，人們不到早餐時分，總是不想回家的。——」

凡士又打斷他的話頭了。「你和貝森少佐的交情怎麼樣？」

「少佐嗎？……那另是一回事了。他和我是在兩個範圍裏的，嗜好也不同，而見面的機會也很少。」

他覺得有許多解釋也是需要的，所以他在凡士未發言前；又說道：「你也知道罷，少佐不是在我們一夥中的。他不喜歡胡鬧，不大和我們廝纏的。他以為我和挨爾文都太輕浮了。」

凡士吃着東西，寂靜了一回，纔又說道：「你從貝森兄弟事務所那裏做過投機買賣嗎？」

副將倒有些遲疑了。他將他的手巾抹了抹他的嘴。他說道：「稍稍做了一些，不過命運不大好。雖然……我們常常在貝森公事房裏和運神搏戰的。」

當我們用餐時，凡士只把此類的問句詢究他；但在一個鐘頭以後，他的詢究反比起初更捉摸不定了。因為奧斯屈倫寶副將的話是說得很快的。他的言辭雖流利，卻帶一點模糊而沒有倫次。他喜歡用補助的語氣，弄得每句話的真義都辨別不清。

不過，凡士仍無失望的樣子。他問起李哀高克隊長的性格，尤其注意其他和貝森的關係。貝非好賭的性癖，他也注意的，因而讓副將漫談着長島的賭場，和南非洲打獵的事。關於貝森的別個朋友，他也問了幾句，只是不很留意。

我以為這種毫無意思的，所以不得不懷疑凡士的

盤詰，要希望得一些什麼。我看看麥根也像在五里霧中。當副將提出了各點時，他居然裝作客氣而點頭的樣子；但我也看見他時時望到凡士，彷彿要斥責他。幸而奧斯屈倫寶也懂得別人的心理。

在一條路口，我們和那位多話的客人分了手，然後回到地方律師的事務所，凡士便心滿意足地倒入一張椅子裏。

「真有價值哩。不是嗎？那副將真是一個嫌疑犯的釋放者。他的意思真對哩。」

麥根反駁道：「釋放者！幸而他不是辦警務的，否則他一定要監禁好一夥人呢。」

凡士又同意道：「他確乎有些殘忍的。他想把幾個人下獄哩。」

「照他說來，貝森的朋友，都是善於用鎗的祕密黨徒了——也不忘掉了那個女子。當他講述時，他說貝森以前不被鎗殺已很僥倖的話，我真不懂。」

「那你分明沒聽到副將的警語。」

麥根問：「有警語嗎？不過，我以為他們的機謀，總遮不過我的眼。」

「從他話裏，你沒有得到快意嗎？」

「他在分手時的話倒很有味的。不過那也不傷我的心……那老孩子說的關於李哀高克的話，可以說是正面的意見。那是可以證實隊長方面的。」

凡士嘲諷地一笑。「那是當然的事了。他關於聖克萊小姐的話，又彷彿證實伊的事。如果你嫌疑了貝菲，那末他關於貝菲的話，豈不也就是證實他的事了嗎？呢？」

凡士尚未說完，斯乏勾已進來報告，刑事部的海斯，差愛牟利到來，想見地方律師。

那人進來之後；我就認識他，原來就是在貝森家壁爐中發現捲煙頭的那個偵探。他迅疾地望了望凡士和我，隨即走到麥根那邊去。「先生，我們已尋獲了那輛灰色汽車；海斯警佐知道你也很想曉得這個消息，所以吩咐我來報告。尋獲的地方就在靠近亞姆司透丹路的七十四街的一個狹小車棚裏，在那邊已停了三天了。六十八街崗站上有人發現了它，隨即電告總警署；我就立刻前去。那輛車上也有捕魚的滑車和他的東西，只是沒有竿。所以我猜那在中央公園拾到的東西，也許就是從這車上掉下來的。……那人把汽車開進車棚時，大概是在上星期五的中午。那人會給

車棚的傭人二十塊錢，賄他不許說出來。那看棚的人說他自己是不看報的，但我已把他拘住了。」那偵探拿出一本小記事冊來。又道：「我已查過那車子的號數……那登記冊上登記著長島，華盛頓埠，榆樹路四十二號，李寶貝菲。」

麥根聽了這樣出乎意外的報告，簡直怔住了。他很想慢地將愛牟利送了出去，自己坐在書桌邊，拍着桌子冥想。

凡士微笑地望着他。「你知道了，這可不是撒的謊啊。你如今已知道在貝森就殺時，李寶貝菲到過附近的。那末，副將的話不是已給你寬慰嗎？」

麥根鄙夷道：「糟糕的老副將！眼前又使我往另一條新路發展哩。」

凡士告訴他說：「新路真是巧配啊，真是處處透攏的。……那汽車的主人就是貝菲，你還覺得困惑嗎？」

「我沒有你這樣的神眼，所以我承認我是困惑的。」

麥根燃上了一支煙捲，分明已覺得厭倦了。

他帶些譏諷，又說道：「你在愛牟利未來報告之

前，當然已知道那汽車是貝菲的了。」

凡士更正道：「我可不知道，不過我是十二分懷疑的。我看他告訴我們他的汽車在往蓋茨基途中傾覆時，表現得過分慘苦了；並且海斯問到他旅行的經歷，他就覺得煩厭起來。他的傲氣也太足了。」

「你的智慧真有用！」

麥根悄悄地抽着煙。大家又靜了一回。

麥根說：「我想我可以破案的。」他又捺電鈴招呼斯之勾。他忿憤地吩咐着：「到安沙尼亞去找貝菲，對他說我在今晚六時要在史妥佛遜俱樂部會他，請他屆時到那邊去。」

斯之勾走了之後，麥根又道：「我以為車子的發現，確乎是好資料。那夜貝菲一定在紐約，但因為某種原因，所以不讓別人知道。我難道還奇怪嗎？他說出李哀高克對於貝森的間隙，分明要我們追索他。當然他自己對於李哀高克從他朋友處奪去聖克萊小姐，也必懷妒於心，藉此報復。另一方面講起來，如果貝菲在貝森被殺那夜，就在貝森的家裏，那末，他也許有真實的見解。現在我們知道了汽車，我想他所知道的，也一定全肯告訴我們罷。」

凡士道：「他總能告訴你一點的，因為他生就會說說話的。對於不怎樣干犯他自己的事，他總能告訴別人聽哩。」

「他要說些什麼話，你和神巫都能預先知道罷？」

凡士輕輕地答道：「對於神巫預知什麼，我不可不能說，我自己卻以為他一定要說那隊長那夜在貝森家裏哩。」

麥根笑了一笑。「我希望他如此說。我想你可以來聽聽的。」

「我當然不肯放棄的。」

凡士已走到門口預備出去時，又回頭來對麥根說話。

「我還要請你做一樁事：你可派一個人去看住貝菲，叫他到華盛頓埠去調查貝菲的行為和脾氣，並且囑咐你的密使者注意那女子的問題。……我告訴你，你決不能忽略的。」

我看看麥根給這個請求所迷惑了，差不多要回絕他。他思索了半響，纔微笑着按了一下桌上的電鈴。他說：「這也許可以使你愉快的，我就遵命差人下去好了。」

第十四章 事實的株連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六時。)

那天下午，凡士和我在安徒生美展室裏足足化費了一個多鐘頭，看着許多花氈，那在第二天便要競賣的，然後到休萊去喝茶。我們到史安佛遜俱樂部時，已近六點鐘了。幾分鐘後，麥根和貝菲也趕到；於是我們同到一間議事室去。

貝菲仍然和以前一樣地高傲。他先招呼我們道：「今日非常榮幸，得再會見諸位先生。」

麥根的神氣極其魯莽，很粗率地招呼了一下。凡士只是點了點頭，再望望貝菲。

麥根便率直地說道：「貝菲先生，我已偵得你在星期五中午，將你的汽車放進車棚，並給那人二十塊錢，禁止他聲張。」

貝菲急速地望了望，慘苦地答辯道：「我吃了虧了。我給那人五十塊錢哩。」

麥根道：「你能立刻承認，我真愉快。你也當然在報上看見了，你的汽車在肇事的那一夜，會停在貝

森家的門口。」

「那是我到紐約去的事，爲什麼祕而不宣呢？」他的語氣中，似乎在埋怨麥根的愚鈍。

麥根問道：「你爲什麼把汽車留在城裏？你可以把它駛回長島的啊。」

貝菲很悽楚地搖着頭，現出一種哀憫的神氣。接着他在溫柔的態度下，把身子向前支靠着。他好像一個教師對於笨學生般地向着麥根，面色非常和藹，似乎要引他走出迷宮。

「麥根先生，我是一個已婚的男子。星期四午飯後，我出發到蓋茨基游散去，預備在紐約就擱一天，望望幾位朋友。我到得太晚了，已近乎午夜光景。我就去找挨爾文。但當我進去時，屋內是漆黑的，所以我也並沒有按門鈴。我隨即到四十六街去，要想到批志落酒店裏去潤一潤喉，然而店已關了門，我只能走回汽車裏。……你想，我一走以後，可憐的挨爾文已

經被殺了。」他暫停一停，擦着他的眼鏡。「真是出人意外的結局。……我也猜不到我的老友如此遭遇的——我那裏猜得到呢？那時我既不知慘劇的發生，便去洗了一個土耳其浴，就在那裏過了夜。第二天早晨，我就知道那案子了；後來我見到人家說及我的車。我那時變得——可能說是「懊惱」嗎？也不是。「懊惱」是一個不好的字面。我知道如果汽車說是我的，我一定大被嫌疑。所以我把車放到車棚裏去，並且賄賂那人；深恐人家發現了這車，便把來和挨爾文的兇案連在一起。」

從他言辭和理由方面看來，我們一定可以相信他的賄賂車棚中人，完全和地方律師與警署無關係的。

麥根又問：「你爲什麼不去繼續旅行呢？那末，即使發現了汽車，便可無干了。」

貝菲微現驚訝的樣子。「我最親愛的朋友不是被謀殺了嗎？我還有什麼心緒去作樂呢？……我回了家，對內人說我的汽車已破壞。」

麥根道：「我想你應當坐在自己車裏回家去啊。」

貝菲對於麥根的盤詰，十分耐心。他嘆了一口深長的氣，好像表示他雖然不能和人辯明，但對於人家

的不同情不了解總有些悲愁的。

「如果我果真到了陋僻的蓋茨基，（我的內人就當我在那裏的。）那末，挨爾文的死耗，非隔許久時光就不會聽見罷。我當初沒有對內人說起我要在紐約就攔的事。麥根先生，我不讓內人知道我在城裏，也有某種理由的。所以假使我立刻乘了原車回家，內人一定要疑心我爲什麼打斷行程。因此我只得把車子駐留在城中數日。」

麥根對於他的流利的謊語，實在很煩厭。半嚮寂靜之後，他突然地問道：「那末，是不是因着你的汽車在貝森家門口，纔有意要把李哀高克隊長牽連到這案子上去嗎？」

貝菲很驚異地泛着眼，顯出客氣的抗辯的神氣。

他帶着惱怒的聲音說道：「先生，如果你昨天我的言辭中發現了什麼我懷疑李哀高克的意思，那末，只因爲我那夜驅車到貝森家門口時，我確然看見那隊長的。」

麥根對凡士望了一眼；於是對貝菲道：「你的確看見李哀高克嗎？」

「我看清是他。昨天要是沒有牽涉我自己，我早

已要敘說這事了。」

麥根又問：「牽涉了你又怎樣呢？這是很重要的事實，否則，今天早晨我就用得著的。你把自己的安樂放在法律之上了；你的態度反使我懷疑你那夜行動。」

貝菲道：「先生，你太嚴厲些了。我既已處於誤解的地位，那我很願接受你的批評的。」

麥根也說：「你也知道照你這樣的行動，和你對待我的態度，換了別個地方律師不就要捉你為嫌疑犯嗎？」

「那末，我遇到了你，我真是萬幸了。」

麥根立起身來。「貝菲先生，今天就這樣終止了。不過在我給你通告許你回家以前，請你留在紐約。否則，我要將你拘住，當為物質的證據。」

貝菲裝出不贊成這樣苛厲待遇的神氣，然後對我們道了個再會。

當他走出以後，麥根端着凡士，說道：「雖然我不敢相信你的好命運，你的預言卻實驗了。貝菲的證據差不多將反對隊長的證據連成一線了。」

凡士疲乏地抽着煙。「我這纔覺得你對於罪案的

理論很滿意，但對於心理方面的反對點，仍舊還有的。除了隊長一點之外，其他都很合符了；他的確是不相合的。……我以為這是很蠢笨的見解。」

麥根答道：「別的方面，我總敬重你的理論。但如今對於李哀高克的種種證據，我以為如果說，「因為他的頭髮中分，而且用手中褶在領頭裏，所以無罪」的話，那當然毫無價值的。這裏邊太不合論理了。」

「我承認你的論理學，和其他的一樣是不可辯的。你用了這樣的理解，也許已經誣害不少無辜之人了！」

凡士伸了個懶腰。「到那邊露天平臺上去吃些東西，怎樣？啊，多話的貝菲，真使我厭倦了。」

史安佛遜俱樂部露天平臺上設有夏季的餐座。在那裏我們看見貝森少佐獨自坐着，麥根便招呼他到我們一起來。

當我們同意時，他說道：「少佐，我有好消息哩。我確信已偵獲那人了；一切全證明他做的。我希望明天可以破案。」

少佐望着麥根，彷彿遲疑地縲了縲眉頭。「我不

很懂得哩。上回你講起時，記得你牽涉到一個女子的。」麥根猙獰地微笑着，避去凡士的視線。他說：「那回以後，事情又改變多多呢。那個女子，我們細細去查考時，立卽解釋明白了。因而我們偵查到一個人，他的犯罪，可以無疑了。今天早晨我更確定他。方纔我又找到了一個確實可靠的證據：有人在令弟被殺的數分鐘內，看見他在令弟宅子的門前。」

少佐仍然縐着眉頭問道：「你說的那人，還有辯護的理由嗎？」

「沒有的。明天，這消息或者全城要知道了。……那是李哀高克隊長。」

少佐很不相信他。「不會的！我決不能相信。那人和我同事了三年，我熟悉他的。我總覺得中間又有誤會之處。……警士們一定纏錯了。」

麥根說道：「不是警士，這是我自己調查的。」

少佐並不回答，但神氣上分明仍是懷疑。

凡士也說：「少佐，我對於那隊長也和你有相同的見解。現在得到他的知友爲他證明，我覺得非常高興。」

麥根追問道：「那末，那夜李哀高克到屋子前去

做什麼？」

凡士回答：「他也許在貝森窗下唱詩呢。」

麥根還未作答時，侍者送上一張名片。他看了十看，現出滿意的聲息，並吩咐要他上來。他又對我們說：「我們現在又可以知道一些了。我正候着海琴巴沙。他是今天早上我派去跟隨李哀高克的偵探。」

海琴巴沙是一個灰白臉子的青年，眼睛像魚，舉止很狡譎。他垂着頭走到桌邊，踮踮地站在地方律師的面前。

麥根吩咐道：「海琴巴沙，坐下來報告罷。這幾位先生都和我一同偵查的。」

那人望着麥根說：「當他在等候升降機的時候，我已追着他。他走到地道裏，又走上七十九街和百老匯路。他走過了八十街到河濱路，躡進九十四號的公寓。他並不向茶房通名姓，卽去乘升降機。他在樓上勾留了兩點鐘，到一點二十分纔下來，招呼了一輛街車。我也坐了一輛追隨他。他開駛到七十二街。經過中央公園，往東走五十九街。到A路纔下車，又走過后城橋。約摸到了黑井島的半路，他靠在欄杆上約有五六分鐘。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包，擲入河中

了。」

麥根便着急地問：「那小包有怎樣大呢？」

海琴巴沙用手勢描述小包的大小。

「怎樣厚？」

「也許有一吋光景罷？」

麥根的身子向前靠了一點。「會不會是一柄鎗

一柄軍隊的自動機？」

「也許是的，大小也相彷彿，並且看去很重的

——從他捏着的姿勢，和擲入水中的樣子上看得出

來。」

麥根很愉快地說：「好的。還有其他嗎？」

「先生，其他沒有了。他擲去了那支手鎗之後，

就回家去，不再出來；我也讓他在那裏。」

海琴巴沙走了以後，麥根昂然向凡士點頭。「那

正是兇手了。……你還去找什麼呢？」

凡士道：「哦那還多着哩。」

貝森少佐抬頭望望，忽似怔住了。「我還不懂，

李哀高克爲了一支手鎗，爲什麼一定要到河濱路去呢？」

麥根道：「我以爲也有緣故的。他在謀殺後的第一

二天，爲安全起見，必會將鎗藏在聖克萊小姐處。他不願意被人在自己家裏抄獲手鎗。」

「難道在開鎗以前，他不可把鎗拿到聖克萊小姐處嗎？」

這句話使我想起那天少佐的話。他以爲聖克萊小姐比隊長更有謀殺貝森的可能。

麥根答道：「我懂你的意思了，我當初也以爲如此的。然而有許多證據都已解釋伊的被疑點。」

少佐仍遲疑地說：「你當然以爲這些是可靠了。但我始終不以李哀高克爲謀殺舍弟的兇手。」

他不說了，將手搭在地方律師的手臂上。「我對於你所有的見解，不能妄信或臆斷；不過在囚禁他之前，還希望你稍候一回。我們最留心時，或者還難免錯誤；即使事實，也常常靠不住的。我總以爲這次的事實，一定已欺騙了你了。」

少佐這樣的請求，麥根當然也感動的；不過他要盡職的天性，也許要拒絕那種請求的。

他堅決而很和氣地說：「少佐，那我一定要依法遵行哩。」

第十五章 關於貝菲的事

(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第二天——第四次的調查——是很重要的，大有關係於貝森慘殺案的解決。以前所找到的都不能確定，如今卻又有了新的發展了；這新的發展，最後是引導到兇手的。

我們和少佐吃了飯，同麥根分手以前，凡士說他第二天早晨要到事務所去看他。雖然麥根不願再有人抗辯他對於李哀高克隊長的拘捕，但爲了他請求的誠懇，也答應了他。在海琴巴沙報告之後，麥根當然要將隊長監禁起來，並且預備着陪審時的材料了。

凡士和我在九點鐘就到事務所去，麥根早已在着。當我們走進去時，他拿起電話聽筒，要接到海斯警佐那邊去。

正當這時候，凡士作了一樁詭異的事。他急速地走到地方律師的桌邊，搶過那麥根手裏的聽筒，掛斷了。接着他又將電話機移開，用兩手搭住麥根的肩架。這真使麥根駭住了。

凡士便輕輕地對他說：「我今天早晨來拜訪你的原因，就是要使你不要把李哀高克監禁。我在這裏可以設法阻止時，你總不能派人去捉他。你如果要做你這樁蠢事，我勸你先喚巡警來把我驅逐了；而且我勸你多喚幾個人，因爲我要和那些好戰的人交手哩。」這個恐嚇的看似不可信的部分，卻正是凡士的意思，麥根也知道。

他又說：「不過如果你當真喚了你的手下來，那就要弄出全城的笑話來；因爲一星期後，真的兇犯就可以發現了。我這樣和地方律師挑戰，並且肯爲真理，公正而犧牲我的自由，真可以做成一個有名的英雄和一個爲正義而殉身者。……」

電話的鈴響了，凡士趕過去聽。他立刻說：「不要了。」於是他退了一步，交叉着手臂。

寂靜了一會之後，麥根顫抖地說道：「凡士，如果你再不走，再不讓我工作，我只能使喚警士了。」

凡士微笑了。他知道麥根不會得激烈到這樣的。到底兩人都是很聰明的，即使凡士的舉止彷彿有些撒野，也決沒有危險的。

麥根決裂的神氣，漸漸地變成迷惑的神氣了。他問：「爲什麼你總是偏袒李哀高呢？爲什麼你還是這樣固執着？」

「蠢驢！你還以爲我特別爲一個南軍的隊長幫忙嗎？那末，也許有幾百個李哀高都是相仿的——方的肩頭，方的下顎，挺硬的服裝，和野性的俠氣。只有他們的母親能够辨別罷。……我倒是偏袒着你哩。我不願你有所誤會；因爲這種誤會，會使你比李哀高克更受累啊。」

麥根的眼睛失神了！他瞭解凡士的動機，所以終於寬恕了他。但他仍然確信隊長的罪孽。他只是冥想著，後來又好像有所決定了，便招呼斯之勾喚菲爾浦來。

他說：「我有一個計劃，凡士，恐怕你也不能反駁這個證據罷。」

菲爾浦進來了，麥根吩咐道：「去，立刻去找聖克萊小姐，問伊昨天李哀高到伊公寓中拿去的後來

又擲在河裏的，是一包什麼東西。」他便將海琴巴沙的報告，約略說了一些。「你要伊告訴你；並且你也可以說你已知那射死貝森的鎗。伊大概要否認，並且要驅逐你出去的。那你可以下樓看動靜。如果伊打電話，就到開閉機去聽。如果伊寫條子給別人，你也設法去竊看。如果伊出來，（我想大概是不會的）那即便跟着伊。你若值得一點消息，隨即回來報告我聽。」

菲爾浦對於此項吩咐甚覺滿意。他連連應諾了幾聲，走出去了。

凡士：「這類的勾當，難道合乎你們的論理嗎？我總不贊成你這類的行爲。」

麥根又靠到椅背上，看着日曆。「個人的道德在這裏面是不相干的；即使相干，有了更大更嚴重的事，勢必也可以將個人的道德暫時棄置。社會是須加保障的。現在人民都以我爲剷除惡徒和罪犯的福星。有時爲了要盡職，我也不能不做有背個人良心的事。當然不能因爲一點個人方面的論理，便使社會處於危險。……你該知道，我除了在偵緝罪犯之外，我是決不用這種卑鄙勾當的。所以在那種情形之中，我只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的。」他想了一想，又說，「麥根，我有一個疑點，你或者再可以從這霍富曼小姐處聽到些什麼哩。」隔了一回，他又說道：「你聽了霍富曼小姐的話，覺得昨天奧斯屈倫贊副將的註釋，有些兒光明嗎？」

麥根不耐煩地說道：「不要說這種冗贅的話了。我們來研究那一切要點。」

凡士從窗外慢慢地轉過頭，望着他。

「麥根，我問你，貝非偽造的支票，和一張條紙和短期的期票，就可以造成謀殺貝森的動機嗎？」

麥根突然坐起來。「你以為貝非有罪嗎？」

「是的，光景是如此的：貝非一定在支票上冒簽了貝森的名字，並告訴了他；但當着貝森要他寫一張九十一天的期票以償損失，及一張支票作廢的聲明條紙時，他已懷恨在心了。……你還可以看事實：第一，貝非會在一星期前同他爭論過，也說到支票的事：大概貝非要求延長期票的期限，貝森才說「不可以的。」第二，貝森在兩日後被殺，離那期限不到一星期。第三，貝非在謀殺時正在貝森的家裏。他非但對你撒了謊，並且還賄賂了車棚人掩藏他的車子。第四，他說要尋找朋友等等的話，完全不通。他說他在

紐約停下，為著要和一個匿名的朋友道別，確是很神祕。第五，他是一個好賭之徒，相信命運；他在南非洲的經驗，當然使他善於射鎗了。第六，他很想牽涉李哀高克，並且卑鄙地造出謠言，竟然說他自己在那個時候，看見隊長的。第七，——你以為怎樣？我豈非已給你解釋了許多事嗎？——動機，時間，地點，機會，和行爲，這些事都可以證實一個犯罪的人。但是隊長的鎗已沈在河裏；所以你以為此案尙有些耿耿嗎？」

麥根悄悄地傾聽着凡士的結論，他如今正寂然安坐着，眼睛望着桌子。

凡士建議道：「你在沒有開釋隊長的嫌疑之前，再和貝非談一下話，好嗎？」

麥根思索了數分鐘，慢慢地答道：「好的。」他隨即拿起了電話的聽筒，又說：「不知道他在不在旅館裏。」

凡士道：「哦，他是在那裏的。」

貝非果然是在旅館裏；麥根立刻請他到事務所裏來。

麥根打完了電話，凡士又說道：「我還要希望你

爲我做一樁事。我很想知道在貝森被殺的時候——十三的半夜至晨間一點，或者說是十四的清晨，每個有關係的人在做什麼事。」

麥根望着他發呆了。

凡士又說道：「看來有點兒蠢嗎？但是你太信任證人的供詞了。是不是？譬如李哀高克，你若信了那小僮的話，他就很危險了，所以我覺得你太信任了。……你爲什麼不去偵查每個人都在什麼地方呢？貝菲和隊長都在貝森家；只有這兩個人，已給你查明了。也許那夜裏還有其他的人，出現在挨爾文家的四周。也許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哩。……如果把這些人調查清楚，一定大有把握，可以使海斯警佐免脫不少煩惱了。」

麥根和我也知道他已胸有成竹，否則不會這樣說的。所以麥根細細地望着他的臉，好像要探出這種請求的原由。

他問：「你所謂『每個人』是指誰呢？」他拿出了一枝鉛筆，在一頁紙上躊躇着。

凡士答道：「一個也不能漏落的。你記下來聖克萊小姐——李哀高克隊長——少佐——貝菲——霍富

曼小姐——」

「霍富曼小姐！」

「每個人！……霍富曼小姐，記下了嗎？如今再記奧斯屈倫副將。」

麥根插嘴道：「看此地啊！」

「我以後也許再要給你一兩個，開頭時只要這幾個就够了。」

麥根還沒作答，斯之勾忽進來報告海斯已候在外面。

警佐一進來，劈頭就問：「先生，李哀高克怎麼樣？」

麥根解釋道：「讓我再等一兩天。我在決定一切之前，須再與貝菲作一度的說話。」他纔將貝森少佐和霍富曼小姐造訪的事告訴海斯。

海斯看一看信封和內中的東西，又送了回來。

他說：「這裏我一些也見不到什麼，好像是貝森與貝菲間私人的契約。李哀高克是我們的人物，能够早一天監禁他起來，我終以爲更好些。」

麥根鼓勵他道：「也許明天罷。這一忽的就攔是不必失望的。……你如今還將隊長看視着嗎？」

海斯強笑道：「是的。」

凡士又向著麥根，問道：「你記下的那張名單，可以交給海斯嗎？我知道你還是信任著證人的說話哩。」

麥根猶豫了。接著他將方纔記下名字來的紙授給

海斯。

他兇悍地說：「警佐，爲謹慎起見，我希望你將

那夜裏各個人的事實調查出來。這大概很有裨益的。你應證實你們已經知道的，如貝菲等類。請你報告我聽，愈速愈妙。」

海斯去後，麥根對凡士顯出忿怒的神氣。

他說：「在這些紊亂的——」

凡士即刻打斷他的話道：「這樣的忘恩負義！麥根，如果你明白的，我要做你的「保護之神」哩。」

第十六章 容許和抑制

(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

一小時後，麥根差遣往河濱路九十四號去的菲爾浦，已笑容滿面地進來。

他響著沙啞的聲音說道：「長官，我想我已偵獲一切了。我先到聖克萊小姐的公寓，捺了捺電鈴。伊自己走到門口來開門，我便走了進去，問過伊幾句。伊當然不肯說。我因說我已知道那包中的手鎗正是擊斃貝森的兇器。伊便笑着開直了門，說：「請你走出去！」」

他強笑了一下。

「我立刻走下樓梯。我知道伊要打電話的，所以我即刻到閉閉機處。我先讓茶房接通了號數，然後站在一旁靜聽着。……伊的確和李哀高克談話，第一句伊說：「他們已知道你昨天到這裏拿了手鎗去擲在河裏了。」他一定給這句話駭住了，因此好久回不出話。隔了半晌，他纔安閒地答道：「曼麗兒，你不要着急。今天你對任何人不要說起一句話。到早晨時，

我可以將事情統統安排好了。」他要伊允許在明天以前，不要說什麼話，接著他就說再會了。」

麥根坐在一邊，細細地咀嚼着那故事。「你對於這些對話，有什麼感想嗎？」

偵探道：「長官，如果你要問我，那我敢說李哀高克是有罪的，而且那女子也知道。」

麥根謝了謝他，便讓他走了。

凡士道：「這種隔膜的故事真有些討厭哩。……我們豈不是正要盤詰李寶嗎？」

正在說的時候，那人進來了。他仍和往常一樣地走進辦公室，不過終於不免有一些心緒不寧的表示。

麥根說道：「貝非先生，請坐。你好像還應該解釋幾句哩。」

他將長信封拿了出來，又把內面的東西拿出，使那人也看得清楚。

「你能對於這些有所講述嗎？」

貝非勉強說道：「可以的。」

他好像有些狐疑的光景，並且我看他在燃劃火柴時有些膽怯的樣子。一回，他指着那些紙張說：「其實以前早該告訴你了。」他好像確信般地支撐着下頷，說話時又將烟捲在手指間玩弄。他說：「說起這事，我真傷心。但爲真實計，我也毫不抗辯。……我家庭間的情形，真非別人所可料。我的岳父，不知爲什麼不歡喜我；他剝奪我經濟的來源，即使是妻子的錢財，他也禁止給我。數月以前，我化掉一筆巨款——共一萬元正——用去的原因，也不是爲我，好在以後會知道的。不料此事竟給岳父得悉了。我當然設法補償，以免我妻子對於我的誤解，而傷伊的心。所以我很抱歉地在支票上用了挨爾文的名字。但我即刻告訴他；並爲表彰我的信用起見，同時簽立了一張筆據。……麥根先生的話止此了。」

「上星期裏，你們就爲此事而爭噪嗎？」

貝非現出驚異的神色。「哦，你已知道我們的吵嘴嗎？——是的，我們確爲事務的處理，鬧了一點小小的意見。」

「貝森一定要你到分期付款嗎？」

貝非的態度變得溫和了，說道：「不是的。先生，請你不要逼我說出我們兩人間的說話。可以嗎？」

我對你說，這些事對於目前的事是毫無關係的，那只是些個人方面的私事。」他微笑着，又說，「貝森被殺的那夜，我的確到過他家裏去的，就是爲了要對他說起支票的事；那事你也已經知道了。我進去時，看見裏面漆黑着，才在土耳其浴室中過了一夜。」

凡士纔開口道：「貝非先生，請問貝森先生只拿你的期票，沒有拿抵押品嗎？」

貝非好像譴責地說：「當然啊！挨爾文和我是知己的朋友。」

凡士彷彿聲辯道：「不過這樣大的款子，我看即使是知友，也可以討抵押的。貝森怎會知道你償付得出呢？」

貝非忽肯定地說：「那我敢說，他一定知道我。」

凡士仍在疑霧中。「也許就因爲你給了他一張筆據罷。」

貝非表示贊同的神氣，說：「你的話是確然的。」

凡士隨即不多問了。麥根和貝非雖也講了有半個鐘頭，卻也得不到什麼。貝非將那些事詳詳地述說，

不過不肯說明那一回與貝森爭吵的事，總說是與本案無關的，後來他也告退了。

麥根道：「沒有半點意思的，我這纔覺得海斯的話極有理由呢。」

凡士歎息道：「你只信任自己嗎？貝菲方才給你第一步調查的步驟——你竟說沒有意思的！你聽我說罷。貝菲所說一萬塊錢的事，確然是事實。他化用了一筆款子，便冒簽了貝森的支票去填付的，不過我不相信除了那張承認的筆據以外，沒有抵押品的。貝森決不肯單講朋友的交誼，也決不會沒有抵押，就肯收下筆據的。他只要人歸還他的款子，決不要人進監而自己落空。所以我問起抵押品，貝菲當然要否認；但當我問起貝森怎會知道他能付清期票時，他就不響了。我以為那張筆據很有關係的；背後卻還有一樁不可告人的隱事。而且他這樣含糊地作答，很合符我的理論的。」

麥根不耐煩地問道：「什麼理論呀？」

凡士道：「真傷心呢！你看出背後還牽連到一個人——那人和抵押有關係的嗎？你該知道，一定是有的；否則，他為表白自己的嫌疑起見，一定要將爭吵

的事統統講出來了。就因為他的地位處得很不好，所以不敢把那天吵嘴的事說個明白呢。……他還替別人袒護着，但他本是毫無武俠氣概的人。因此，我特地問為什麼？」

他靠下身子望着天花板。

他又說：「我以為如果一旦偵出了抵押品，我們一定可以偵出那兇手。」

這時候電話鈴響了，麥根忙走去聽，他的臉上，頃刻泛起一種歡愉的氣色。他約那個人在下午五時半會見。接著他把聽筒掛好，對凡士大笑。

「你心裏要想偵察的事快要確實了。霍富曼小姐此刻打電話給我，說有消息報告我。我就約伊五點半來。」

凡士絕不注意他。他說：「我想伊在中飯時打過電話來的。」

麥根又狐疑地望了他一眼。『這裏有一些奇怪哩。』

凡士毫不介意地答道：「有一點，而且奇怪得出你意料呢。」

在以後的十五分或二十分鐘中，麥根盡力誘他說

話，而凡士卻一味沈默着。後來麥根似乎觸怒了。

他說道：「我可以立刻結論說，或者你在貝森的案子中也有份的，否則你就是一個善於猜度的人！」

凡士也附和着說道：「你也知道，我在兩者中必具一項了。也許我那美學的假設和玄學的演繹，可以應用了。是嗎？」

在我們午餐前的幾分鐘，斯乏勾進來報告說。屈列西已從長島回來。

凡士問道：「就是你差出去訪探貝菲的事的嗎？」

「是的……斯乏勾，帶他進來罷。」

屈列西一手拿著一本黑的記事簿，一手拿著眼鏡夾，笑著走進來了。

他說道：「探訪貝菲的事真不難哩。他在華盛頓埠很是知名的一個角色，所以要記下些資料也很便當的。」

他細心地將眼鏡配了光，看著記事簿。「他在一九一〇年娶霍柔小姐為妻。伊很富，但因為伊的父親管住著財產，他也占不到光了——」

凡士插嘴道：「屈列西先生，你不要去管他的妻

和岳父——貝菲自己已經說過這個了。請你講些他

婚姻以外的事。此外還有別個女子嗎？」

屈列西遲疑地望著地方律師：他分明看不清凡士的立足點，直到麥根稍一頷首，他纔將記事簿翻過一頁來。

「我此外再找到一個女人。伊住在紐約城，常常打電話給貝菲家附近的一升藥房，叫他們喚他去聽。他也借那只電話打給伊的。他對於那藥房主人當然是有默契的，但我到底偵得了伊的號數。我進城後，便打聽出伊的姓氏和住址。……伊是新寡的寶拉巴寧夫人，住在西七十五街二六八號的公寓裏。」

屈列西的報告完了。他出去時，麥根望著凡士大笑。

「他也沒有供給你多少材料啊。」

凡士道：「我以為他報告得極好哩。他的確發現了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麥根重複著說：「我們所需要的嗎？我以為除了貝菲的私情艷事以外，還有許多重要的事哩。」

「然而，就是這一樁私情艷事，卻可以解決貝森被殺案中的兇手了。」

凡士回答之後，忽又沈默著。

麥根的工作，蝟集於一身，下午的約會也有好幾個，所以凡士和我便告退而出。

我們在依里西吃了飯，到腦愛特妻去看法國寫意派的畫展，又到愛啞林廳去聽四人合奏團的節目。差不多到五點鐘時，我們再回到地方律師的事務所。

我們到了之後，一回兒霍富曼小姐也到來，很簡直地講述伊所說的故事。

伊說：「今天早晨，我沒有將所有的特點告訴你。但我如今說將出來，你一定要信任的，因為我告訴你，對於我自己的位子很不利的。」

麥根答應伊說：「我答應你，我完全信任好了。」

伊躊躇了一下，纔繼續地說道：「我今早和貝森少佐講起貝菲時，他就要我和他一同到你事務所來報告你。然而在路上時候，他叫我一部分可以刪掉的；他也不說不可告訴你，祇說這一部分對於本案無關係，也許反要使你迷惑的。我便打算遵照著做了。但我後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仔細一想，覺得貝森先生的慘死既然如此地嚴重，我一定要將全部的事報告出來。如果此事果然和本案有關，我實在不願你說

我隱瞞起什麼的。」

伊對於自己的話，彷彿有些兒不確定。

「我希望我自己不太蠢。但事實是如此的：那天他們兩人爭吵的時候，貝森先生叫我從保險箱裏拿的東西，還不止這一張信封呢。那是一個四方的沈重的包裹，上面也和信封一般寫著「關於貝菲的」。貝森先生和貝菲先生所爭執的，好像就是為著這一個包。」

凡士問：「當今天早晨，你將信封給少佐時，這包裹還在保險箱中嗎？」

「哦，不是的。貝菲先生在上星期去了之後，我仍將包裹拿進保險箱，放在信封一起的。但是上星期四，——貝森先生被殺那天的日間，他自己帶了回家去的。」

麥根聽得很有味，正想抬頭過去細聽時，凡士說話了。

「霍富曼小姐，你講了這些關於包裹的事，的確很好。你既然在此，我想問你一兩個問句。……挨爾文貝森和少佐間的交情怎麼樣？」

伊望著凡士微微地一笑。伊說道：「他們不十分相合的，脾氣都兩樣。我以為挨爾文先生不怎樣好，也不怎樣端莊的。你真看不出他們是弟兄。他們在商

業方面時起爭端；兩人各相猜忌的。」

凡士附和道：「他們性情既這樣，那也當然了。……那末，怎見得猜忌呢？」

「哦，就拿一件事講罷，他們常常私相窺探的。他們的公事房既是毗連，所以大家從門裏聽得見。我做兩人的書記，所以常看見他們偷聽的。有好幾次，他們要我打聽各個對方的私事。」

凡士也微笑了。「那你倒左右爲難了。」

伊微笑着道：「哦，那倒不妨事的，我只覺得有趣。」

他問：「最後一次你見到他們的竊聽，是在什麼時候呀？」

那女子的面容立刻變得嚴肅了。「就是挨爾文貝森先生活著的最後一天。我看見少佐在門口竊聽。爾文貝森有一位女子來找他，少佐覺得很有趣。那是在下午。貝森先生那天回去得特別早——約摸在女子去後的半個鐘頭後便回去了。後來伊又到公事房來找他，他當然已不在。我對伊說他已回家了。」

凡士問伊道：「你知道那女子是誰嗎？」

伊說：「不知道。伊也沒有說姓氏。」

凡士又問了伊幾句，接著我們一同乘了地道火車，伴透密司霍富曼入市，在二十三街和伊分了手。

在路上麥根只是沈寂著，凡士也不說話。直到我們坐在史安佛遜俱樂部吸煙室的軟椅上時，凡士燃上了煙捲才說：「你找到我所預料到的霍小姐第二次過來的背景嗎？你看，我已知道挨爾文付那冒簽支票時，不會沒有抵押的，而爭論便由此而發生。因爲貝菲自以爲決不會給知友送進監裏去的。我疑心貝菲在未付期款時，先要拿回那抵押品，所以貝森說這是「不可以的」。……並且，這位霍富曼也許是一個很好的姑娘，坐在兩個浪子中間，當然不會不聽清楚的。伊那時自己說在打字，但我以爲伊所聽見的，比伊所講的還要仔細些。我自己這樣問：爲什麼這一段偏要刪去呢？唯一合理的回答，當然是因爲少佐這樣說了的。但我覺得伊尙有一種誠實的習性，而生怕以後發現了真相，累及伊自己。所以我也預料伊只要脫離了敦峻的人的勢力，再要來講完那故事的。……現在一經解釋，不是毫無神祕了嗎？」

麥根承認道：「真是不錯哩。但我們如今怎樣進行呢？」

「我以為前進的動作，也不能說完全看不出。」
凡士抽了一會煙，又說：「我想兩個神祕的包裹便是抵押品。」

麥根也說道：「的確是這樣結論的。這既是你所意料的事，當然也不能怎樣駭我了。」

凡士又說：「你既會推想，那就會說出那次密昔司澆蘭池在貝森桌上發現的一匣珠子，便是這一個了。」

麥根突然立起來，繼而又聳一聳肩，重新坐下去。他說：「即使是的，我也看不出足以助益我們的地方。若不是少佐已曉得那包裹與本案無關，他一定也不會叫女書記刪去數節的。」

「哦！如果少佐已曉得那包裹與本案無關係，那他一定知道這案子的真實情形了——是不是？否則他決不會知道什麼是有關係，什麼是無關係……我總覺得他知道得比他所說的多。不要忘記他叫我們追蹤貝菲，而且說李哀高隊長是無辜的。」

麥根沈思了數分鐘，才慢吞吞地說：「我這才知道你的用意了。那些珠子對於本案也許很重要的。……我想再和少佐談談這些事。」

那夜在俱樂部吃了夜飯之後，貝森少佐到吸煙室來，我們正在裏面抽著煙。麥根立刻向他發言。

「少佐，對於偵查令弟慘死的真相，你可能再幫一些兒忙嗎？」

少佐望著他把每個字稱準了分寸地說道：「你在偵查上有什麼妨礙，那真不是我的願望哩。我是總肯幫忙的，但有一二樁事，我此刻不能告訴你……如果只關於我個人，那我當然不會如此了。」

凡士問：「你嫌疑什麼人嗎？」

「呃——是的。有一天我聽見埃爾文公事房中的談話聲。此刻我以為很重要的。」

麥根道：「如果你的嫌疑是無稽的，那末真相總要發現的。」

少佐也說：「我倘使不知道，當然不去瞎猜。我想你們能不靠我而解決問題，那是最好了。」

他不說話了，半晌之後，纔走了出去。

麥根極無聊地抽著煙，用手指擊著椅圈。

凡士說：「哦，又得到一點了，是不是？」

麥根忿忿地說：「這不是玩哩。總之，這案子的真相，誰都比警士或地方律師知道得多些哩。」

「然而他們不響，也是無辦法的。你看，他們爲要保障別人，誰都不肯說什麼。譬如密普司瀆蘭池，伊生怕主人的朋友要受累，所以瞞說那天下午沒人找貝森。聖克萊小姐也生怕株連到別人，不肯說實話。那隊長，你說到他的未婚妻也牽涉時，他也不響了。即使李寶也不肯多說話表白自己，也生怕帶累了別個。現在是輪到少佐了！……最討厭的！但這些人，都該研究一下的。」

麥根放下了雪茄，立起來說道：「案情總在我腦裏。等明天早晨再講罷！此刻我要去睡了。」

當我們走到曼迪孫樹蔭路時，凡士又說道：「古人說，睡在問題上，這句話是錯的；因爲他想不出，才想睡。詩人都以爲然的，實在是蠢的。你想，腦子運用時，纔轉得出念頭，一睡就不行了。睡覺不是一種刺激的原動力，卻是一服止痛藥。」

麥根便答道：「那末，你去坐著想罷。」

凡士卻說：「我正要如此哩。不過所想的，不是貝森的案子。我在四天前想起的事，至今還是要想下去。」

第十七章 作廢的支票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

下一天早晨，我們和麥根一起入市去。我們到他的事務所時，九點還沒有到，海斯卻早已在那邊守候了。他好像有些快樂的神氣，說話時帶一點責備的口吻。

他問：「麥根先生，這個李哀高克怎樣？我以為還是出其不意地攔住他。我們也尾隨過他了，真有趣。昨天早晨，他到他銀行裏去，在總賬房裏坐上一個多鐘頭。此後他又去看一個律師，也就攔了有一點鐘光景。出來後他仍到銀行裏去了半點鐘。他隨即到愛斯吐去吃午餐，卻不吃什麼，只是朝着桌子上呆望。約在二點左右，他打電話給他不動產的經理人，過後我們纔知道他所住的宅子，已準備明天起招人租賃。同時他又打了六個電話給朋友們，接着便回家了。晚飯以後，我手下的助手打着公寓的鈴，找尋胡齊先生，李哀高克在打細包裹了！……我看他像要脫逃的樣子。」

麥根皺着眉。海斯的報告使他更模糊了。但不等他回答，凡士就說了。

「警佐，爲什麼這樣倉皇？你已看住那隊長了。我想他總逃不了你的。」

麥根望着凡士，半晌，纔對海斯道：「讓他去罷。但如果李哀高克真的要逃出這個城，就捉住他。」

海斯悻悻地出去了。

凡士道：「麥根，十二點半，你不要再去約人了。你先和一個女子約下哩，記得嗎？」

麥根放下了筆，望着他。「什麼？」

「我已替你約了一個人。今天早晨我在電話中約那女子的。」

麥根噤咕着，彷彿要去責備他。

凡士揚着手說道：「但你一定應該守約的。我告訴伊是你在說話，否則伊要駭住哩。……我想，你會

見伊是不爲無益的。昨夜，各事都糟糕。——我不忍見你如此地受苦。所以，我給你約下了寶拉巴寧夫人，你也知道的罷。我以為伊總可以解釋一些疑團的。」

麥根咆哮着說：「凡士，你看罷！我是這裏的主人——」他戡然停住了，好像也覺得抗辯已是徒然的樣子。並且，我看他對於此事未必感到怎樣的唐突。所以他的忿怒漸漸消散，聲音漸漸緩和了。

「既然如此，我當然可以見伊。不過伊並不和貝菲怎樣接近的。也許他今天要闖到這裏來罷。」

凡士咕嚕道：「滑稽的，我也想到過哩。……因而我昨天打電話給他，叫他回長島去。」

「你打電話給他的！——」

凡士陪罪道：「很抱歉哩，那時你已睡了。我看你睡得正熟，不便吵醒你。……貝菲十二分的感謝。他說他的妻子也要感謝呢！我料他又要在她妻子面前用了辯論的本領，去解釋他久不返家的理由了。」

麥根又問：「我不在的時候，你還用過我的名義去做過別的事嗎？」

凡士立起身來走到窗口，答道：「那沒有了。」

他立着望將出去，沉思而吸着煙。當他回過身來時，調笑的神情已沒有了，他坐在麥根的對面。

他說：「少佐已經對我們說過了，他所知道的，比他所講的要多哩。他的態度既如此莊嚴，令人不敢追問其他真相。在他沒有說出他所知道的時候，他也很願我們能自動地偵探出來。——他昨夜的態度正是如此。現在，我看你不用他也可以找出來了。……你記得霍富曼小姐講的竊聽的故事；你也記得少佐告訴他會聽得一席很爲緊要的談話。所以，少佐的意思中，一定以爲這案的案情和那兄弟事務所的商业有關，或者至少和那事務所的主顧有關。」

凡士又慢慢地燃上了一枝煙。

「我的意見是這樣的：先叫少佐來，請他將總帳簿及賣買的各帳簿給我們差去的人看看。你對他說，你要看看那個主顧處置的事務。暗地裏提醒他，說是聖克萊小姐或貝菲，隨你說是誰，那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所袒護的是什麼人了。而且，這事他也歡迎你做的。」

這計劃麥根卻很不以爲然；他不願意在貝森少佐面前，有這樣的請求。然而經不起凡士的滔滔的辯

才，麥根終於不敢響了。

麥根一壁拿起了聽筒，一壁還說：「他一定肯讓我差人去看的，他好像在各方面都肯幫助我啊。」

凡士也道：「我想，他對於這個意見很贊同的。如果你發現了他所懷疑的人，那末，他以前的洩漏機密，倒可以不負責任了。」

麥根招呼了斯芝勾。「叫斯底脫在午前到這裏來一趟——我要叫他幹一點重要的事務。」

麥根給凡士解釋道：「斯底脫是紐約會計員的首席，像這類的工作，我常用到他的。」

午飯之前，斯底脫進來了。他是一個早熟的老少年，尖長的臉子，配着一種終久如此的繃眉頭。他對於服務地方律師卻是很起勁的。

麥根約略將各項吩咐述說一下；並牽及一點案情，以便易有頭緒。斯底脫已經瞭解，在一個破信封的背後，摘錄了一兩點。凡士在那時也在小紙片上記下一些。

麥根立起身來，拿了帽子。他對凡士道：「我要去應約了。」他又對斯底脫說：「來，我帶你在法官用的升降機中一同下去。」

凡士道：「我想，斯底脫先生和我可先在普通人乘坐的升降機中下去，比你先走。我們候在樓下。這個可不妨事嗎？」

他挾了簿記，引他穿過侍候室。我們到樓下等了十分鐘，他纔和我們一起。

我們從地道裏到了七十二街，走上西底路到寶拉巴寧夫人的住處。伊住在一間很小的公寓房子裏，剛在七十五街的轉角。當我們按了門鈴，等候在伊的門前時，有一股中國香的味道直刺我們的鼻孔。

凡士打着噴嚏道：「啊，燃點線香的女人，大概是熱情的。」

巴寧夫人是一個長大而稍胖的中年婦人，滿頭是金黃的髮絲。伊的臉孔上還有年輕的色采和天真，但表情太特殊了。淺碧的眼睛，很有些銳氣；伊的下頷的豐垂，足證伊已有多年的安閒；伊確有些兒動人的。在伊招待我們到伊一間憩坐室去時，伊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

我們坐定之後，麥根先申述冒昧而來的歉意，接着便由凡士說話。當他解釋各點時，很留神地讚美伊，彷彿要靠着這樣的對話，可以轉到他所要問的一

切。

談了一回話，他請伊的允許而吸煙，同時投了一支給伊，伊也接過了。他對伊微笑着，很安閒地坐在椅子裏。他表示他對於伊所說的一切，都有深切的同情。

凡士道：「貝菲先生堅執着你與本案無關，我們也深以為是。不過關於貝森先生的慘案，有幾點彷彿仍然牽及於你；爲助我助你自己起見——尤其是貝菲先生——我請求你回答我們所說的問題，並請你信任及諒解我們的一切。」

他說到貝菲的名字，故意着重一點，給與一種緊要他表示；於是那女子很不安地望着。伊看到凡士的眼睛時，伊彷彿在自問着：他知道了多少呢？我看得分明，好像伊說出一樣。

伊帶着驚駭語聲說：「我簡直想不出你要我講些什麼。你知道貝菲那夜並不在紐約，下天早晨九點鐘纔進城的。」

凡士也裝着一樣驚惶的樣子，問道：「你沒有看見報上所說的那輛停在貝森住宅前的灰色汽車嗎？」伊微笑着。「那不是貝菲的汽車啊。他在第二天

早晨趁八點鐘車到紐約的。他還說這是很運氣哩，因爲在上一夜有人看見一輛和他的相同的汽車，靠在貝森家門口。」

伊說得很堅信而誠懇，這又是貝菲對伊撒的謊話了。

凡士也不去解釋，對於伊的說話反顯出瞭解的神氣。到後來他索性將貝菲那夜在紐約的事也丟開了。「我所說你與貝菲先生有關本案的事，那是從另一方面說的。我的意思，就是你和貝森先生的私交方面，本來有一點關係罷。」

伊仍然帶着微笑的態度，宏亮地說道：「我以爲你又錯誤了。貝森先生和我還談不到是朋友。我眞是不大認識他的。」伊的抗辯帶有偏重的語氣，表示一種確然的神情。

凡士對伊道：「即使在商業上有些關係，也可以說是私人的關係；尤其是做中人的事，對於兩方面當然全是熟悉的朋友了。」

伊立刻望他，纔又辨過伊的眼光。伊再說話時，臉色也有些異樣了：「我可不懂你所說的是什麼。大概不致於指我與貝森先生有什麼商業上的來往罷。」

凡士答道：「不是直接的，但是貝菲先生至少和他有來往的；而我又以為他們中間的一個，又和你有關係。」

「牽涉於我嗎？」伊忽而大笑，然而分明是很勉強的。

凡士又說道：「這是一樁很不幸的事。貝菲先生當然要和貝森先生有關，而他又將你捲入了漩渦。」他的態度很緩和而懇切，所以伊也不覺得侮蔑，反而顯出有趣的氣色。

伊問：「你從那裏打聽得來的？」

「唉！我並沒有從那裏打聽過，這是講得通的理由啊。不過，我還希望你鑒我無知，能將案情告訴我。」

伊說：「即使真有那種神祕的事，我也不願意做這種事的。」

凡士嘆息道：「唉！那可失望了！……哦，好的。我可以將我所見的狹窄的事先告訴你聽，只要請你表些同情，也講一點給我聽聽。」

伊似乎不管他的言辭和行動方面的含蓄，卻只覺得他很和氣。

他問：「我告訴你，貝菲先生曾在一萬元的支票上偽簽了貝森先生的名字。這一着在你是一個新消息嗎？」

伊躊躇着作答。「那不好算新消息，貝菲早把一切的事講給我聽了。」

「你也知道貝森先生對於這事先前毫沒問嗎？到後來他在給付支票時，纔要貝菲出一張期票和一張筆據。你也知道嗎？」

那女子的眼睛，彷彿忿怒了。

「那我也知道的。到後來貝菲是照着給他寫的！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值得被擊的人，那一定是挨爾文貝森。他是一個狗子！他假裝着做貝菲的好朋友。你想罷，若沒有筆據，他竟不肯借給他錢用！……你不能把這事算是商業上的事，是不是？我只能承認這是一種卑鄙的詭計。」

伊大怒了，簡直已將和藹的面具撕毀了，破口而譴責着貝森，也顧不到措辭的得當與否。伊說話時毫無半點思索的樣子。

凡士只是點着頭。「你該知道我是和你表示十二分同情的。」停一回，他對伊微笑着。「如果他不同

時要抵押品，那末，要執一張筆據，當然也還可原諒的。」

「什麼抵押品？」

凡士覺到伊改變了說話的態度，他等伊困惑過了之後，纔說到抵押品。伊這種驚奇而無意間的質問，告訴他說話的時機已到了。在伊鎮靜之先，他便又說話。

「貝森先生被害的那天，他從辦公室裏拿了一只藏珠寶的藍小箱到家的。」

伊咽住了呼吸，但不讓流露到外面來。「你以為他偷竊來的嗎？」

伊發問的時候，就覺得措辭的欠妥；普通的人也許爲了這樣的發問而不肯說實話了。幸而伊從凡士的微笑裏，看出他有承認的表示。

「你把你的珠寶借給貝菲先生，作爲支票的抵押，真是很好的。」

伊聽到了這話，突然抬起頭來。血液全從伊頰上消逝了，臉色更不自然。

「你說我借珠寶給貝菲嗎！我可以發誓——」
凡士見伊反對，立刻舉起手來。伊看見他如此，

第十七章 作廢的支票

便以爲他要收回方纔的話；並且看見他同情的態度，真不能不叫伊格外信任的。

伊沉在椅中，將手放鬆着。「你從什麼上說我借珠寶給貝菲呢？」

伊的語氣很慘憺，但凡士懂得這問句。那是掩飾的終點了，以後的話纔是真的。

伊又說：「貝菲必要這東西哩，否則貝森要請他吃官司。即使貝森不如此，他也不肯承認支票，那末，他的岳父也要請他坐監哩。……貝菲真不小心，也不肯想一想；做事一味的不肯想結果，我常常勸止他。……這一回，我知道他得到一個教訓了。」

我覺得世界上如果有什麼事可以教訓貝菲的，那只是那女子的對於他的盲目的忠心了。

凡士問：「你知道他爲什麼在上星期三和貝森先生坐在辦公室裏爭吵嗎？」

伊嘆息着解釋道：「那都是我的錯。那時間離支付期票款子的期已很近，而貝菲卻還沒有錢。所以我叫他到貝森處去，拿所有的錢都給他，看他還不還珠寶。……不料拒絕了——我想他是被拒絕的。」

凡士很同情地望着伊。他說道：「我也不再煩你

了。但你方纔的動怒，可能告訴我真正的緣故嗎？」

伊點了點頭，又擠緊了眼睛說道：「你對的——我確有恨他的理由。他拒絕了貝菲拿回珠寶的後一天，他叫我去——是在下午的事——要我在第二天早晨和他用早餐。他說他在家，而珠寶也在着，並且告訴我——你聽清楚了——也許我可以拿回它。他真是畜牲啊！……我打電話到華盛頓埠告訴貝菲，他說第

二天早晨也會在紐約。他到此地是九點鐘，我們看了報，卻知道貝森已在夜間被殺了。」

凡士沉默了半晌，接着他立起身來，謝謝伊。「你很幫我們的忙。麥根先生也是貝森少佐的朋友，我們既然拿到了支票和筆據，我想請他轉知少佐，讓我們把這東西立刻消毀了。」

第十八章 一張供狀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一點鐘。)

我們又到了外面，麥根發問：「你怎會知道伊借珠寶幫助貝菲呢？」

凡士答道：「這是我的玄學的演繹，你懂嗎？我早已說過，貝森決不是一個寬宏大量借錢不要抵押的人；但貝菲當然沒有一萬的產業，否則他也不致冒簽支票的。那當然，一定有人借給他抵押品了。那末，除了一個不知他缺點而傾心他的女子之外，誰肯這樣信任他而借給他價值很大的抵押？那神祕的包裹又像管家傭所說的珠匣。所以我就對自己說。「唉！一個女子借手飾給他而不致下獄了。」我還留意他解釋支票時，總像袒護着什麼人。所以，屈列西打聽出那女人的姓氏和住址後，我就替你約伊來……」

我們走過一所巨大的住宅，自西底路一直到七十
三街的河濱路；凡士便立了一回，思索着什麼。麥根
很耐心地等他。後來凡士仍然前進。

「……你知道，我看見巴寧夫人的時候，就感到

所得的結論必無錯誤了。伊真是多情的女子，纔會拿珠寶借給別人。這種女子也常佩服伊的珠寶的，因此可炫耀於陌生人的面前。而且，那種女子即使錢袋將空，卻還寧願購置珠寶的。所以我要伊來談一次話。」

麥根道：「總之，你是很對的。」

凡士很謙卑地鞠了一個躬。「我和那女子的一席話，你心裏感到些什麼嗎？」

麥根說：「那當然的，我也並不怎樣遲鈍。伊已在我們的手掌中被玩過一下。伊相信貝菲在貝森被殺第二天早晨以前，沒有到紐約來，所以肯對我們說伊在電話中告訴貝菲說，貝森把珠寶放在家裏的。如今的情形是如此：貝菲已知道珠寶在貝森的家裏，在擊事的當口，他自己也在那邊。而且，珠寶已沒有了；貝菲又想藏匿他的一切行動的痕跡。」

凡士喪氣地嘆息着。「麥根，你的頭緒太多了，

反找不到一個清楚的線索。」

「也許你太注意於一個線索，卻忽略了其他的頭緒。」

凡士的臉上，蒙了一個黑影。他說：「我希望你是對的。」

這時已一點半，我們便到安沙尼亞飯店去吃飯。

麥根只是思忖着，後來我們走到了地道裏，他又不安地看了看錶。

「回事務所前，我想到華爾街去招呼一聲少佐。

我不懂他爲什麼叫霍富曼小姐不要把包裹的事告訴我……也許不是那珠寶罷。」

凡士問：「你以爲挨爾文將包裹的事實告訴少佐的嗎？那本不是一件很光明的事情。如果挨爾文告訴了少佐，少佐一定要追究根由的。」

貝森少佐的解釋，居然不出凡士所意料。麥根在講述遇見密昔司寶拉巴寧時，很着重於珠寶的事，因此他以爲少佐可以告訴他關於包裹的究竟。

少佐很驚詫地傾聽着，他的眼睛顯出忿怒的樣子。他望着前面，臉龐變得溫和了一些，纔說道：「那末，挨爾文騙我了，我真想不到哩。現在他已死了。」

事實是這樣的：霍富曼告訴我信封時，還說起在挨爾文的保險箱裏，先前另有一個小包；我便叫伊不要對你說起了。我已知道那包中正是巴寧夫人的珠寶，但是我以爲如果使你們去注意這個，反要淆惑了。你想，挨爾文告訴我巴寧夫人因着訟事被累，所以貝菲將伊的珠寶帶到這邊來，叫他暫時存在保險箱裏的。」

在我們回到刑事法院路上時，麥根挽着凡士的手臂而微笑。

「我纔知道你已猜中了。」

凡士又承認道：「真的！挨爾文的死，正是許多人同謀的哩。……是嗎？」

麥根也答道：「無論如何，少佐也不期然而然地牽涉到貝菲了。」

「你好像在搜集肇事的人犯。那末，對於你先前說起的聖克萊小姐和李哀高克，你將怎麼樣？」

麥根很莊重地答道：「我還沒絕對地開釋他們的嫌疑哩。」

當我們走回事務所時，海斯警佐早歡笑地等待着。

他宣說道：「麥根先生，事情可大白了。今天午時你出去之後，李哀高就來這裏找你。他一知道你已走去，便打電話到總局，他們就叫我接了。他說要看我——他說非常的緊要；所以我趕來了。我來時他正坐在待候室裏。他招呼過後，便對我說：「我是來自首的，我謀殺貝森的。」我就叫斯乏勾草了一張供狀，再叫他簽了字。……這裏便是的。」他將一張打的字紙投給了麥根。

麥根懶懶地倒在椅子裏。以前幾天的忙碌，此刻已完全結束了，他只深深地嘆口氣。

「感謝天，我們的困難業經終結了。」凡士憂鬱地望着他，搖着頭。「我卻以為你的困難還只是開始哩。」

麥根將供詞看了一遍之後，隨即投給凡士。我看他很細心地讀着，表示出有趣的樣子。

他說：「你該知道這字據是非法的。無論那一個法官，就可以推翻的。那太簡易了。而且這字據的文字也太潦草，毫無半點合式的格式，那隊長也沒有自動自願的表示。……警佐那是完全無效的。我如果在你的地位上，我就要拋掉了。」

海斯卻歡喜得不討厭什麼了，只是微笑着。「凡士先生，你以為滑稽嗎？」

「警佐，如果你早知道這字據是滑稽不過的，那你一定要怔住了。」凡士又對麥根道：「我對此事不能怎樣信託。將來再證實罷。不過，隊長此來，非常使我愉快。我們有了這樣一個啞謎，就可揭穿少佐的疑慮，叫他講出他所知道的。也許我是錯的，但是也值得一試哩。」

他走到地方律師的書桌邊，把身子支靠着。

「我可沒有使你困惑哩，我還要給你一些小意見。你去關照少佐，請他立刻到這裏來。告訴他，你已找到一張供狀了——也不要說是誰的，任意說是聖克萊小姐，或貝菲的等等，只要請他立刻到來就是了。並且你對他說，你在提起訴訟之前，還須和他討論一下哩。」

麥根反對道：「我以為不需要。我想今夜可以在俱樂部碰到他，那時我再對他說也不遲。」

凡士仍然固執着說道：「那是不可以的。如果少佐的話很有意思，我說海斯也要在場的。」
海斯插嘴道：「我倒不要聽什麼了。」

凡士驚訝地看看他。「真是奇人！你現在自以爲已經足夠了！……奇怪！」

麥根道：「凡士，你爲什麼還要使案子弄得複雜呢？我以爲叫少佐來一同討論李哀高克的供述，實在是耗費時間罷了。我們如今用不到他的證據了。」

他的話雖如此，但語氣中似乎也有可以通融的表示。因爲他雖然一心想答應他的要求，但根據以往的事實，知道凡士的意見，在最初時沒有不被反對的。

凡士知道他在躊躇，便說道：「我的意思，並不要看那時少佐的紅臉，只是我覺得他到此地一來，事情上大有裨益的。」

麥根又發揮了一些意見，但凡士還是固執到底。海斯不耐煩起來了，只靜坐着抽雪茄。

貝森少佐到底在匆忙中惶張地來了。麥根投給他那張字據。他竭力鎮定着自己，但是他看完之後，突然的臉上堆滿了疑雲。

後來，他縹着眉睫，抬起眼來。「我不懂這個了；只覺得有些奇怪。我看，李哀高克害殺挨爾文，可不大靠得住罷。……當然，我也許是錯的。」

他失望地將草據放到麥根的書桌上，自己卻倒在一張椅子中。

他問：「你覺得滿意嗎？」

麥根答道：「其他我可找不到什麼了。如果他無罪，何必跑來承認呢？而且還有許多證據呢。我在兩天前就想拘捕他哩。」

海斯插嘴說：「他有罪，是的。我一直注意他的。」

貝森少佐不即回答，好像在想着辭句的斟酌。

「唯一的可能性，李哀高克的認罪，也許別有用心罷。」

我想我們都已領會他含蓄的口氣。

麥根又說道：「起先我以爲聖克萊小姐是有罪的，只是和李哀高克很有密切關係罷了，但後來知道伊並無直接關係。」

少佐立即問道：「李哀高克知道這個嗎？」

麥根想了一想。「不，不見得知道罷。事實上他還以爲我嫌疑伊哩。」

少佐不期然而然地嘆了一口氣。

海斯忿憤地問道：「這有什麼用呢？你以爲他要

挽回伊的名譽嗎？——呸！這種事在電影裏是有的，實際上那裏會有這樣蠢的人呢？」

凡士懶洋洋地答道：「警佐，我不以為如此哩。」

女人們往往不會作這樣的蠢事，只有男人纔會如此愚魯的。」他對貝森少佐看了一眼，好似詢問的光景。

「你可能告訴我們李哀高克爲着什麼承認是兇犯嗎？」少佐卻不說隊長行爲的原因；凡士幾度問他，他老是答得不中要害。

海斯不耐煩起來，說道：「凡士先生，你不該否認李哀高克的罪啊。你看事實罷。他恐嚇貝森說，如果要看見他和他的女子在一起，就要打死他。他第二次和那女子出去時，果然他給人謀斃了。於是李哀高克將手鎗放在伊家裏，後來事情擴大了，便拿來丟在河當中。他賄賂了小僮，叫他做證人；那夜十二點半，又有人看見他在貝森的宅前。當盤詰他的時候，他一些都解釋不出來。……如果這不是一樁明顯的案子，我真不要做人哩。」

貝森少佐同意道：「環境果然是這樣的。可還有別的解釋嗎？」

海斯不回答這問話。他又接着說道：「我所以嫌

疑李哀高克，便因爲他在中夜佩着鎗跑出去。他找到貝森和伊在一起，便走上去，正如恐嚇時一樣地擊斃他。也許兩個人一同犯的罪，但是李哀高克是射他的。如今我們又得到他供述的字據了。……我想法院也不致不能判他罪了。」

凡士在咕嚕着什麼時，斯乏勾進來了，做着歪臉說道：「報館訪員們都爭着要消息哩。」

麥根問海斯道：「他們已知道了供述草據嗎？」
「沒有。我沒有告訴他們——我猜，他們所以爭着要討消息了。現在你如果以爲可以告訴他們，我就可儘情報告的。」

麥根點點頭，海斯走到門口了，凡士立刻擋住他。

他問：「麥根，你能不能把這事瞞到明天嗎？」
麥根又表示惹厭了。

「我要如此，當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又爲什麼呢？」

「我只爲了你的緣故。你先把你的榮譽關起來，將虛榮心約束到二十四小時。少佐和我都以爲李哀高克是無辜的。好在明天此時，各處都會知道實情

了。」

論辯又跟着起來了；原因自然是先前的結論，麥根很想說服凡士，而他所以反對凡士，正因為他要證實自己的勳功。我看他這時正把身子前靠着，力辯着要公佈隊長的供述。

凡士也不表示什麼，只是他的結論仍舊要保持原先的意思。麥根居然接受了，叫海斯將事情緩一天宣佈。少佐微微地點頭，表示他也贊成這個決議的。

凡士又說道：「你可以先告訴那些新聞記者說，你明天可以給他們確實的消息。」

海斯踉蹌地出去了。

「警佐真是一個粗人！這樣野的！」凡士又拿起了字據，再看一遍。「麥根，如今我要你拘捕那罪犯

了。你可以叫他坐在你對面的椅子裏，請他吸一支最好的雪茄，並且當我和他談話時，請你用心地聽着。……那貝森少佐在非正式預審時也可以在場的。」

麥根微笑道：「這個請求，我可以完全答應的。我本來早已想和李哀高克談一回話哩。」

他捻了捻電鈴，一個輕快的紅臉書記進來了。

他吩咐道：「寫一張拘捕菲力澆·李哀高克的傳票。」他拿到了傳票，又說道：「拿到平處去，叫他快一點。」

書記在門裏消失了，已經走入了外面的廊裏。

十分鐘以後，一個監獄的代理執達員帶着一個犯人進來了。

第十九章 凡士的盤詰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三點半。)

李哀高克進來時仍舊坦然。他的肩膊塌着，手臂垂着。他的眼睛好像一個數夜不睡的人般十分無神。

他看見貝森少佐，纔挺了挺身子，走上一歩，伸出手來。他雖然懷恨挨爾文，但對於少佐，卻仍舊看做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突然間覺察了他所處的境地，纔兢兢地縮了回來。

少佐走過去拍拍他手臂。他柔和地說道：「李哀高克，我不以為你謀殺挨爾文的。」

隊長即刻望着他說：「當然是我謀斃的，我已經這樣告訴過他自己了。」

凡士走上前去，指着一把椅子。「隊長，請坐。地方律師想聽你謀殺的經過。你該知道，犯人即使自首，沒有證據也不能依法判處的。此刻我們嫌疑了許多別人，卻不是你；所以我們要你回答幾個問句，因而好證明你的罪愆。否則，我們仍要照着我們所嫌疑的進行了。」

他坐在一張對着李哀高克的椅子裏，拿起了那張供詞。

「你這裏說，貝森果然有負於你。在十三那夜的十二點半，你果然到他家裏去的。……你所謂有負於你，可是涉及聖克萊小姐嗎？」

李哀高克的臉上，有一種憤懣的神色。「且不要管我謀斃他的理由。你能不講到聖克萊小姐嗎？」

凡士答道：「當然可以的，我一定不將伊牽涉好了。然而我們先該知道你謀殺他的緣故。」

室中沉靜了半响，李哀高克才說道：「好的。我說的也就是這樣的啊。」

「你怎會知道那夜聖克萊小姐和貝森先生一同出去吃飯呢？」

「我跟他們到馬賽里飯店的。」

「然後你再回到家裏的嗎？」

「是的。」

「後來你爲什麼又到貝森家裏去？」

「我因爲一想再想，再也站不住了，所以拿了手鎗出去，決意擊殺他。」他的聲音露出情感衝動的樣子，叫人不相信他會說謊話。

凡士又說到供詞上去。「你說：『我走到西四十八街的八十七號，從前門走進屋子裏去。』……你按電鈴的嗎？或者前門是開着的嗎？」

李哀高克正想回答，忽又遲疑了。他分明想起報上所記那管家傭的話，伊會堅說那夜並無聽到門鈴。

「這有什麼關係呀？」

凡士告訴他說：「我們只要知道便是了。但你不必慌。」

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好的，如果並沒什麼重要，那末，我說我那時並不會按鈴，門已開着的。正當我到那宅子時，貝森正趁了一輛街車到來——」

「慢。你還注意到門前停着別的车辆嗎？一輛灰色的汽車？」

「噢——有的。」

「你認識那車中人嗎？」

室內又寂靜了。

「我可說不定。我想是一個名叫貝菲的人的罷。」

「那末，那時他和貝森先生同時在外面的嗎？」
李哀高克纏着眉。「不——不是在同時的。我到時候，一個人也沒有。……我在車裏面歇了幾分鐘後，走了出來，纔見到貝菲的。」

「他在你進去後，纔乘車到來——是不是？」

「他一定這樣罷。」

「噢，我懂了。那我們再說下去罷。貝森趁着汽車到來，以後怎樣？」

「我跑上去說，我有話對他講。他要我進去，所以一同進去了。他使用他的鑰匙。」

「隊長，你且講你和貝森先生進去以後又怎麼樣。」

「他將帽子和手杖掛上架子。我們便走進想坐室裏坐下。他坐在桌子邊，我立着說話——說些我所必說的話。接着我拔出手鎗，把他彈死了。」

凡士細細地望着那人；麥根也微微伸出他身體，顯得很動神。

凡士又問：「他在那時怎麼會看書？」

「我想，他在我說話時隨便拿起書來的。……我

以爲他要顯出坦然的樣子。」

「但想一想，你和貝森先生兩個人，在進了宅子以後，便一直走到憩坐室中去的嗎？」

「是的。」

「隊長，那末貝森先生被害時，怎麼會穿着短衣和拖鞋呢？」

李哀高克很怯弱地望着他的四周，用舌頭舐着他的嘴唇，纔說：「噢，我想起來了。貝森的確先到樓上去一回的。……我想我太興奮，不能記得完全的事情了。」

凡士也同情地答道：「那是當然的。但你當他下樓時，有沒有注意他的頭髮，有些兩樣？」

「他的頭髮嗎？我——我不懂。」

「我說他的頭髮的顏色。貝森坐在你面前的檯燈下，你記得他的頭髮，看去有些兩樣嗎？」

那人閉上了眼睛，好像在幻出當時的情景。「不——我可不記得了。」

「那是小事罷了。當他走下樓梯後，你覺察到貝森的話有些兩樣嗎？或者說，你覺得他語氣中有些阻滯嗎？」

李哀高克大爲困惑了。「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他好像仍然和平時一樣說話哩。」

「你偶然看見桌上有一只藍色的珠寶匣嗎？」

「我沒有注意。」

凡士抽着烟在思索。「你擊死了貝森先生，走出憩坐室，隨將電燈扭熄了。是不是？」凡士看他沒有回答，便再說：「貝菲先生說他走到時，房子就是漆黑的。那你當然已熄了燈。」

李哀高克纔點了點頭。「對的，我一時記不起來了。」

「現在大概記得了。那你怎樣扭熄的？」

他說了「我——」，卻又停住了，然後又說「開關機。」

「隊長，開關機裝在什麼地方呀？」

「我記不起了。」

「想一回，你當然會記得的。」

「我想，在通到客廳的門邊罷。」

「門的那一邊呢？」

那人很可憐回答：「叫我什麼說呢？我太——膽怯了……但我想，那機鈕在門的右手的一邊。」

「右手？進去時的右手，還是出來時的右手呢？」

「走出來時的。」

「就在書架那兒嗎？」

「是的。」

凡士覺得足够了，就說：「如今就要講到手鎗的問題了。你爲什麼把它拿到聖克萊小姐處去呢？」

那人答道：「我是一個膽小的人，生怕人家在我房子裏搜獲，並且我想伊是決不會被疑的。」

「伊既已被疑了，你便拿了手鎗擲到河裏去。是嗎？」

「是的。」

「我知道鎗膛中失去了一顆子彈——那便是足以嫌疑了。」

「我想到的，因而我把鎗擲掉啊。」

凡士縐着眉。「那可奇怪了。一定有兩支手鎗哩。你知道，我們已從河中打撈過，找到了一支自動的手鎗，但是鎗膛都滿了。……隊長，你可斷定這鎗便是你從聖克萊小姐處拿來從橋上丟下的嗎？」

我知道河裏沒有撈到過手鎗。我不知他在搗什麼鬼。他可是再要牽涉那女子嗎？我看麥根也在疑心

罷。

李哀高克踟躕了數分鐘，纔沮喪地說道：「並沒有兩支啊。你撈到的一支便是我的……我自己把鎗膛裝實的。」

「那很說得過去的。隊長，我還有一句問。你爲什麼今天跑來自首呢？」

李哀高克伸出了下頷。他的眼睛，開始發光了。「哦，那是最高尚不過的事呢。你嫌疑了一個無辜的人，我不願別人替我受苦哩。」

談話已完了，麥根也沒有話要問；那代理執達員便領了隊長出去了。

戶門一關，室內又寂靜。麥根猛烈地抽着烟，兩手又在頭後，眼睛望着天花板。少佐靠在椅背上，望着凡士。凡士睜視着麥根，嘴角上露出一點微笑。三個人的表現與態度，正足以表示那對於談話的三種不同的感想：——麥根困惑了，少佐很愉快，凡士卻顯着輕傲。最後還是凡士懶洋洋地說話。

「你們已知道那供詞是何等地蠢啊？我們純潔高超的隊長，正是一個可憐蟲，誰也不會比他再不善於說謊了。他這種愚魯的狀況，真是學也學不像的哩。」

他意思中要叫我們指他有罪的，他想簽了供狀便可以入獄了。何奈他那夜怎樣到貝森家裏的事，也沒有想得妥當呢。貝菲在外面的了，也把他纏昏。他又不記得貝森的裝束。等我一提起，他纔說貝森上樓去換的。幸而報上沒有說起他的小假髮。我說了貝森換衣後改變頭髮的話，隊長仍舊想不出來。……少佐，令弟去掉了假牙齒以後，說話起來聲音可有些重濁嗎？」

少佐答道：「確乎如此的。假使挨爾文的假齒那夜裏當真移動了，李哀高克一定應得注意到的。」

凡士道：「他還忽略許多哩，譬如說珠寶箱，和電燈開關機的位置等。」

少佐說：「那一點他完全弄錯了。挨爾文的房子是老式的，室中唯一的電燈開關機，便垂掛在日曆的旁邊。」

凡士道：「對的。但是他最大的破綻，還在手鎗上。他說他所以擲去那手鎗，便因為子彈缺少一粒了；但我說了鎗膛是滿着的之後，他又就說是他裝上的。……那都是很明顯的事實啊。他以為聖克萊小姐獲了罪，他自己卻願意擔當的。」

貝森少佐說：「這也就是我的感想哩。」

凡士道：「然而隊長的態度，也有些困擾着我。他一定和此案有關的，否則，第二天他為什麼要把手鎗放到聖克萊的公寓裏去呢？他正是那種笨人，對於任何人要想侵害他的未婚妻，他便要脅嚇的。但是他有一種犯罪的意識——那是很明顯的。犯什麼罪？那當然不是擊死了人。那兇案是有計劃的，而隊長卻從不會計劃。譬如隊長決不會漏下他女人的手套和手袋——他一定要拿着走了。在事實上講起來，他不會謀殺貝森，真像他想要謀殺他的一樣確實。從心理方面看去，他當然會得做這件事，但他不會得這樣做法的。」他燃上了一支烟捲，眼睛望着噴出口來的烟紋。「我以為他本意要想去做的，卻看到別人早已做好了，因而貝菲纔瞧見他在那裏。第二天他又把手鎗藏匿了。」

電話的鈴忽而響了，奧斯屈倫寶副將要和地方律師說話。麥根略略地說了幾句話之後，很不滿意地望着凡士。

「你的狠心朋友要知道我已拘捕了誰哩。倘若我再不決定罪犯，他又勸我採用他無價值的建議。」

「我聽得你感謝過他的。……你要使他知道你心裏的意思，已講了些什麼給他聽？」

「那我仍舊茫然無着哩。」麥根答話以後，又加慍慍的微笑。既而他告訴凡士，他對於李哀高克隊長有罪的事，表示反對。

少佐走近了他，伸出他的手。「我已知道你感覺到什麼了。這種事實要使人氣餒的；但是兇犯如果是潛逃了，那還比使無辜的人吃苦要好些。……不要工作得過度，也不要失望。我想你就可以解答這迷團了。」他忽咬着牙齒，接着道。「你如果查明白了，你也不會遭我的反對的。我要幫你弄清這瓜葛。」他對麥根微笑着，拿起了帽子。「我要到公事房去了。如果什麼時候用得到我，讓我知道罷。以後，我也許還可以幫些小忙的。」

他對凡士謙和地鞠了一個躬走出去了。

麥根沉默了數分鐘。他忿憤地說道：「凡士，這案子愈弄愈難了！我覺得疲倦了。」

凡士柔和地勸他說：「你不要太看得嚴重了。替這些小事發愁真是不上算的。譬如愛姆生說的：一仗之後，千萬民衆都被殺戮，卻無半點聲音。一個棍徒

在你境裏擊斃了，你便要日夜不安嗎？唉，你真是矛盾的。」

麥根說：「矛盾——？」

凡士忽立即阻止他說：「不要說別的，即使那隊長已補綴好了缺憾，走出了監門，你仍然有五個可能的人哩。密昔司潑蘭池，……貝菲，……奧斯屈倫寶副將：……霍富曼小姐……和巴寧夫人。我說！你爲什麼不在同時拘捕了他們？叫他們招認？海斯一定要快樂得發癡了。」

麥根十分凝着神志，也不去責備凡士，反給凡士的態度提起興味了。

他說：「假設你要知道我心中的真相，那末，這恰正是我所感覺到的。不過我說不定先去捉誰來。」凡士問：「喂，你對隊長現在怎麼樣？如果你釋放他，他卻要傷心了。」

麥根走到電話邊，說：「我想，他一定要傷心了。不過我必得要這樣。」

凡士伸出手來攔住道：「且慢！慢些叫他受苦難，讓他至少再這樣快樂一兩天。我以爲他對我們很有用處理。」

麥根不說一話地將聽筒放下了。我看他果然慢慢地接受了凡士的意見。這不但爲了他心裏太複雜，卻因爲凡士對他說，這樣可以多曉得一點真相呢。

凡士問：「貝非和他的妻子怎樣會和本案有關的？你想出了嗎？」

「還有不少隱謎哩，——我越要去猜出來，卻越弄越糊塗了。」

凡士批評道：「老麥，你錯了。人類中沒有神祕的事，只有問題。而人類中一個人造成的問題，自有別的人可以解決的。所需要的，祇要懂得人類的心。這是很簡單的。是不是？」他等了望鐘。「不知斯底脫出去調查得怎樣了。我倒非常渴望着他的報告哩。」
麥根覺得太噁噁了，而且凡士的語氣中，不免帶一些譏刺，弄得他大發其怒。

他拍桌子說道：「我討厭你可惡的脾氣。你又像知道，又像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我勸你不必說什麼話。如果你知道，你就告訴我。這案子發生了以後，你總是這樣陰陽怪氣的。我勸你如果知道誰謀殺的，就爽爽快快地講給我聽好了。」他靠着椅子背，拿出了一支雪茄來，切去了烟尾，燒了火，一望

也不望。我看他光火得下不了台哩。

凡士仍舊不動聲色地坐着，後來他挺了挺小腿，仔細望着麥根。

「麥根，我也不責備你這樣汹汹的氣勢。我看，這樣糟糕的局面，也可以弄一個收場了。我也沒有說什麼，祇覺得這事中有許多有趣之處罷了。」他立起身來打了個呵欠。「天是很熱哩。——但事情可總要做的。是不是？你該知道，我是個有爲的青年，你是責任的呼聲。我希望你的要求，發生在較涼的一天啊。」他把他的帽子授給了麥根。「你今天辦了一天公，可以休息了。你通知斯底脫罷。我們還要到聖克萊小姐處去哩。」

麥根很懂得凡士戲謔的態度，正寓着很嚴肅的目標。他知道只有在此種態度中，能把他所知道或思維的一切告訴他，因此他也不顧此種態度的合理不合理了。而且，自從揭破了李哀高克的假面具以後，他只想往找尋真實的路上跑。所以他招呼了斯底脫，告訴他說自己要出去了。

十分鐘之內，我們已在地道中，正要到河濱路九十四號去。

第二十章 女子的解釋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點半。)

我們入市的時候，凡士說：「我們此時的訪問，也許很令人討厭的，不過你應該奮勉你自己，一同忍受着。你真想不到我的棘手，斷不是有趣的事。我也想到我太年輕，未免不大懂事。但你不知道的，我倒很想釋放那罪犯哩。」

麥根跟着問：「請你告訴我再去找聖克萊小姐的原由。妨事嗎？」

凡士很和藹地應允了。「那是不妨事的，我而且願意你知道呢。這案子很有許多地方牽涉到伊，所以我要伊解釋明白。第一，是手套和錢袋。你在沒有發現這個事情的原委之前，我看你即使上了麻醉劑，也睡不熟哩。是不是？你應該想起霍富曼那天告訴你的：當貝森被殺那天，一位女子來找他時，少佐會去偷聽的。我疑心那個女子便是聖克萊小姐；但我還不知道那天的辦公室裏的情形怎麼樣，伊又爲什麼後來又去。並且，那天下午伊爲什麼到貝森家裏去喝茶？」

閒談時不知會講起珠寶嗎？此外還有問題哩；譬如：隊長爲什麼要把手鎗拿給伊？他怎會想伊殺死貝森的？——他確然這樣相信的。伊又爲什麼以爲他首先也是有罪的？」

麥根狐疑了。「你希望伊統統告訴你嗎？」

「我的希望是很大的。自首的兇手既已在獄中，伊也許爲安慰自己而說出來。……但我們也不必暴躁的。我勸你，你的嚴肅的盤詰，是嚇不了這女子的。」

「那末，你打算怎樣問呢？」

「很客氣很謙和地問。」

麥根思索了一回兒。「那末，我可以暫時退出的，全托了你去辦理罷。」

凡士道：「好意思啊。」

我們到了之後，麥根即說有要事，聖克萊小姐立刻招待我們。我看伊非常關切李哀高克隊長的下落。

伊坐在望得見赫特孫河的小間中的椅子裏，臉色很灰白。伊的緊握着手，頻頻在戰抖。伊已失去了些鎮靜的態度，看伊的眼睛也好像已失眠過度了。

凡士直接問起那件事情。他說話的語氣極婉轉，表示我們的訪問是無關緊要的樣子。室中空氣，因此便立刻鬆弛下來。

「我很抱歉，報告你李哀高克隊長已經自首是謀殺貝森先生的兇犯。不過我們對於他的供詞不大滿意。他所說的黑夜行兇等等，非常含糊；有許多緊要之點，反遺漏而不說。最顯明的，他說及捻滅貝森家種坐室中的電燈時，所說的開關機，實在並沒有此物。因此，我就疑心他或者爲了他知道另一個人犯了兇罪，便自願替身的。」

他微微動着頭，又指着麥根。「地方律師可並不和我同意。不過我想凡事一經提起，似乎很難推移。因爲在挨爾文貝森的末日的深夜，你會和他在一起，其他尚有許多的瑣事。所以麥根先生就覺你對於挨爾文先生的兇案，不無也有些關係了。」他對麥根微笑一下，好像嬉戲地責備他。他又接着說話。「聖克萊小姐，李哀高克既是偏袒你最有力量的人，而我又以爲

你是無辜，那末，你對於有幾點涉及此案的事實，難道還不肯解說一下嗎？……這種探討，對於你和隊長都無妨害，反可以使密司脫麥根的嫌疑平靜下去了。」

凡士的態度很能影響那女子。但我看麥根雖無話說，對於凡士這樣地譴責自己，內心中很爲不安。

聖克萊靜靜地望着凡士，約有數分鐘之久。伊纔坦然說道：「我也不期然地信任你們，相信你們。但李哀高克隊長既已供認——他和我最後說話時，我就知道他要這樣了——我也沒有理由不回答你的問話。……你真的以爲他是無罪嗎？」

這問句好像是一種呼叫，伊的情感完全撩起了。凡士嚴肅地宣誓道：「我的確以爲如此的。麥根先生可以作證。當我離開他的事務所時，我已主張釋放李哀高克隊長了。後來因爲覺得先聽聽你的解釋，也許比較妥當一點，所以我叫他到此地來。」

他的態度和言語中，處處都博得伊的信任。伊便問：「你要問些什麼呢？」

凡士先望着內心發怒的麥根，好像在責備着他，繼而對那女子說道：「第一，你可解釋你的手套和手

錢袋爲什麼會在貝森先生家裏的。這一點使地方律師的心理不免很耿耿。」

伊直望着麥根。「我因爲應貝森之請，便和他吃飯。我們間並不怎樣和協。當我們回家時，我對他的態度的惡感更深了。我們走到轉角時，我當即吩咐停車——我獨自要回家了。我在這樣忿怒與匆忙中離去，我的手套和手袋自不免要忘掉了。在貝森先生開車以後，我纔覺察我的失物，所以我已無錢坐車回家。那東西後來既在貝森先生的家裏，當然是給他帶回去的。」

凡士道：「我也這樣料想哩。那邊離此很遠罷？」他對麥根又是戲弄地一笑。「你總也知道，聖克萊小姐在一點鐘前，當然到不來此地的。」

麥根置之不答。

凡士又問：「那末，請你告訴我他邀請的原因。」伊的臉上忽堆上一重黑影，但聲音仍舊泰然。

「我在貝森先生的事務所中已經虧了不少的錢。我突然覺得他是有意如此的，還覺得他如果願意，當然很能幫助我反本。」伊說時，忽而沉下了眼睛。「他會厭惡我，我卻不用卑鄙的計劃對他。我到他辦公室

去，把我所疑的各節統統告訴了他。於是他就說，如果那夜我可和他同去吃飯，我們便可談起此事的。我也知道他用意的所在，不過仍想去一趟，希望我可以和他說明白。」

「你怎麼會把你吃飯的終止時間告訴貝森先生呢？」

伊駭愕地望着凡士，卻毫不猶豫地答話。「他說到什麼——夜裏可以歡愉一點。那時我就對他說，如果我去，我也要依據我平日固定的規則，到半夜時總要回家了。……你想我如今正在學歌，這樣半夜回家，已够我損失了。」

凡士道：「真聰明啊！你的同伴間都知道這事嗎？」

「哦，知道的。我因此還給人家題一個辛寶萊拉的綽號哩。」

「奧斯屈倫副將和貝非先生都知道這個嗎？」

「知道的。」

凡士凝想了一回。「當慘殺的那天，你既要在夜裏和他吃飯，日中爲什麼又到貝森先生家去喝茶呢？」

伊臉頰上紅暈了，說道：「那也毫無關係的。我

離了貝森先生公事房之後，忽又轉念，打算悔約不和他吃飯，所以到他家裏去——我先到公事房，見他已走了——我想給他一個確切的消息，並請他原諒我爽約的歉意。但是他一笑置之，硬要我喝一杯茶。接着他便僱了街車，送到我家裏去換吃飯的服飾。他在七點半時又來訪我了。」

「你要和他毀約時，你又提起李哀高克的恐嚇說話來恐嚇他。他卻說這只是一種虛偽的恫嚇。是不是？」

那女子又暗暗驚詫了。伊咕着道：「是的。」

凡士對伊微微地一笑。「奧斯屈倫竇副將對我說，他在馬賽里飯店瞧見你和貝森先生的。」

「是的，我真羞煞哩。他知道貝森先生的爲人，不多幾天之前，他曾警告過我，不要和他來往。」

「我以爲副將和貝森先生是好朋友。」

「一星期前他們還是的。不過副將在那種股票交易上，錢比我虧得更多哩。他真誠地對我說過，貝森先生的勸我們購買股票，只爲他自己的好處。所以那夜在馬賽里飯店見面時，他和貝森先生連話都不說一句呢。」

「你和貝森先生喝茶時，那些寶石怎麼樣？」伊微笑着答道：「那是賄賂，那人想要我迷戀着這些東西。他給我一串珠子，叫我在吃飯時佩用，我是拒絕的。並且他還說廿一日還可以送給我同樣的珠飾哩。」

「當然——是二十一！麥根，你聽着嗎？二十一天，李竇的期票剛到期。如果他不能付，珠子自然便沒收了。」他又對聖克萊小姐說話。「貝森在吃飯時也帶着珠子嗎？」

「哦，不會罷？我想我拒絕了他，他一定失望了。」

凡士停了話，又眼睜睜望着伊。「如今請你講那手鎗罷。——請你用你自己的話，真像律師們說的，以後這話就要作證的。」

然而伊顯然並不怕什麼，仍毫無顧忌地說：「案發後一天的早晨，李哀高克隊長到這裏來，說他在半夜十二時半到過貝森先生的家裏，想去謀殺他。但他看見貝菲在門外，生怕他覺察，所以打消了念頭回家了。我恐怕貝菲已看見了他，所以叫他將手鎗，拿到我這裏來，如果有人盤詰，叫他說已在法國失掉了。」

……你看罷，我的確以爲他謀害了貝森先生，不過滿着我，以免我擔憂。後來他又拿了手鎗去丟在河裏，我自然更確信了。」伊對麥根慘然地一笑。「這便是不願回答你問題的原因；我要你們疑心我，不要疑心他。」

凡士道：「可是他並未撒謊瞞你啊。」

「我現在知道沒有；我以前也應知道的。如果他

有罪，他決不會把手鎗給我了。」伊的眼上薄薄起了一重衣。「可憐！因爲他以爲我是有罪的，所以他自己招認了。」

凡士領首說：「這是顯然的情形。但在他想來，你從那裏得來的手鎗呢？」

「我認識了好幾個軍人——就是他的朋友和少佐的朋友們。去年夏季，在山上我練習過手鎗射靶的。哦，這推想原是很合理的。」

凡士立起來，很客氣地鞠了一個躬。他說：「你真幫了不少的忙。你看，麥根對於兇手問題，先前已有過不少的理解。第一，我想他以爲你獨自犯的罪；第二，你和隊長合犯的罪；第三，是隊長拔的彈機。廣大的心胸，可以同時包括了幾種衝突的理論。這案

中最可惜的一點，便是麥根先生仍然以爲你和隊長兩人，單獨或合作地犯下了罪。我們到這裏之前，我也想解釋給他聽；但是我失敗了。因此，我要他來聽你親口講述這故事。」

麥根這時闔着嘴唇，緊視着凡士。凡士便走上前去。

「喂，朋友，你此刻總不以聖克萊小姐或李哀高克爲有罪了罷是嗎？……你可以聽我請求，將隊長寬恕了嗎？」

他像演戲般地伸張了兩臂。麥根此時怒火正燃，但仍然安靜地走到那女子面前，自己伸出手去。

他和藹地說：（我真感到他的偉大了）「聖克萊小姐，我很願告訴你，對於我懷疑你和隊長之處，現在全已解消……因爲他救了我，使我不致加寬於你，我決計可以寬恕他。等到釋放他的證狀簽下了字，你就可以要回你的隊長了。」

我們走出河濱路的時候，麥根兇狠地望着凡士。

「哼！你硬派我要把隊長關起來，你卻算請求我把他放出去！你早就知道我並不以爲他們間任何一個犯罪啊！」

凡士嘆息了。他慘慘地問：「朋友，這案子你難道不要我幫一些忙嗎？」

麥根斥責道：「你把我在女子面前這樣奚落，就算是幫忙嗎？我看你永世找不出一些頭緒來了。」

凡士疑懼地說：「什麼！你今天聽到的種種，對於罪犯的解決，很關緊要哩。我們已知道了手套和錢袋的事；又知道到貝森公事房去探訪的，就是那個女子；又知道聖克萊小姐在十二時和一時間做了些什麼；伊爲什麼和挨爾文吃飯，又爲什麼先和他喝茶；並且那珠寶又怎會在那邊；此外隊長爲什麼拿了手鎗又丟掉，和爲什麼他供認。……朋友，這些話難道不能給你一點材料嗎？那真大有用處哩。」他停了話，燃起了雪茄。「那女子講述給我們聽的時候，最緊要的事，便是伊的朋友們都知道伊每逢晚上出去時，總是在半夜時和人分離的。朋友，你不要忽略了這一點；這是最重要不過的。我早已告訴過你，那個謀殺貝森的人，一定知道伊那夜和他吃飯的。」

麥根譏嘲他道：「那你就說出誰是兇手了

啊。」

凡士仰首噴出了一個烟紋的圈。「我早已知道一切了。」

麥根諷笑地打着噓。「的確！那你在什麼時候知道的呢？」

凡士答道：「第一天早晨，我進了貝森家之後，還不到五分鐘哩。」

「哦！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偏要做這許多試探呢？」

凡士諷諧地解釋道：「那是不可以的。你還沒有準備來接受我的意思。所以我先要把你引出許多迷茫的林莽，使你不致始終被惑在那裏。但你知道你也太不會幻想了。」

一輛街車馳過了，他趕速地招呼。

他指點道：「西四十八街八十七號。」

於是他捏了麥根的手臂。「如今我再要和密昔司撥蘭池簡單地談幾句話。然後我再將我自己的祕密意思告訴你。」

第二十一章 暗示的縫合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五點三十分。)

我們下午去訪問，那管家傭非常不自然。伊雖然是一個偉碩的女人，這時伊的身體彷彿已失去了力量，臉上也罩着渴望的神情。我們進去之後，司納金就告訴我們說，伊每天仔細地讀報上關於本案進行的記載，並且不時討論和詢問他。

伊走進憩坐室來，漠然不招呼，便在凡士指定的椅子上坐下。當凡士緊緊地釘着伊看的時候，伊顯出一種可怖的視線，把臉兒轉了過來，好像他們眼睛相遇時，伊已熟稔他的祕密了。

凡士也不說別的話，隨即發問。「密昔司潑蘭池，貝森先生見客時，可是常不戴假髮的嗎？」

那女人彷彿很釋然。「先生，那從沒有過的。」

「那末，再想想。像你所知，貝森先生不裝假髮就不和別人在一起嗎？」

伊緘默了片刻，雙眉緊鎖着。「有一次，我看見他拿去了假髮，接見奧斯屈倫寶，那是一位常到這裏

來找他的人。但奧斯屈倫寶是他的老朋友，他告訴我，他們曾經住過一起的。」

「此外沒有別人了嗎？」

伊又如思索般縐着眉。半晌，伊纔說：「沒有了。」

「他對小販商人們怎麼樣？」

伊說道：「他對他們也特別注意的，對生客也一樣。他在夏季時，拿去了假髮納涼，常把那扇窗上的窗簾子放下的。因為你從階沿頭上就可望見這窗子的。」

凡士道：「我很希望你提到這一點。但如果有人立在外面階沿上，敲敲那窗子或鐵柵，就能招呼裏邊的人嗎？」

「哦。那當然很便的。我一次出外時忘記了鑰匙，也這樣招呼的。」

「那末，你也可以為那個謀殺貝森的兇手，也是

這樣進來的嗎？」

伊咽着氣說：「先生，是的。」

「那個人既然知道不捻門鈴，也可以敲窗子，那一定是和貝森先生非常熟悉的。密昔司潑蘭池，你以爲然嗎？」

伊很疑遲地說：「先生——是的。」彷彿這一句話出乎伊的意料了。

「如果有什麼生客在敲敲窗子，貝森先生會不會不裝假髮而放他進來嗎？」

「那是不會的。」

「你的確覺得那夜沒有門鈴聲音嗎？」

伊很切實地答道：「先生，那是很確切的。」

「階沿上頭可有燈光嗎？」

「沒有。」

「如果貝森先生看到窗外去，在夜裏，他可能看出誰在敲窗嗎？」

那女人猶豫了。「我不知道——我想不會罷。」

「如果不開出門去，你有別的方法能見到門外是誰嗎？」

「不會的。不過我有時很想有什麼方法可以見到

哩。」

「那末，如果有人在窗上輕敲幾記，貝森先生一定可以聽出誰的聲音了？」

「先生，大概是的罷。」

「你的確以爲沒有鑰匙不能進來嗎？」

「當然的，門是關緊的。」

「用的是彈簧鎖嗎？」

「是的。」

「那末，門上一定有一個開關機，你只要扳了過來，門雖是鎖着，卻仍舊可開的。是不是？」

伊解釋道：「開關機是有的，可是貝森先生生怕我出了門不關上，太危險，所以把它裝住了。」

凡士走了過去，我聽他在摸索前門的開關。

他回來時說道：「密昔司潑蘭池，你的話對的。請你告訴我，你的確知道沒有人有這鑰匙嗎？」

「是的。除了我和貝森先生之外，誰都沒有鑰匙了。」

凡士點了點頭。「你說，貝森先生被殺的那夜，你將房門開了的。……你平日也這樣把門開了睡了嗎？……」

「不，我平常是關了的。但那夜裏天氣格外地熱。」

「那末，那夜的開房門是偶然的事了。」

「是的。」

「如果你的房門照例關緊之後，你想可能聽得到鎗聲嗎？」

「我醒着，也許會的；但是睡得熟了，當然不能哩。老式的房子，門總是裝得很笨重的。」

凡士也同意道：「而且也很美觀的。」他說完便瞧了瞧那扇通甬道的厚實的雙重門。「麥根你想，所謂文化者，只是一種毀壞古舊美麗而堅牢的一切。爲什麼人類倒並不反對？」他看着那扇門；接着又突然轉望着密昔司潑蘭池，伊正好奇地釘住他。「貝森先生出去吃飯時，那個珠寶箱怎麼樣？」

伊膽怯地答道：「先生，沒有什麼樣。他仍放在桌子上。」

「他去了之後，你還看見嗎？」

「看見的；我還想跑去放好呢，但又想想最好不去動。」

「貝森先生一走之後，有人進來過嗎？」

「沒有。」

「你可以確定嗎？」

「當然確實的。」

凡士立起身來，在地板上走着。他經過那女人時，突然停了步，仔細望着伊。

「密昔司潑蘭池，你未嫁時的父姓，不是叫霍富曼嗎？」

伊所恐怖的事情臨頭了。伊的臉兒立刻變得慘白，睜大了眼睛，又壓下了嘴唇。

凡士仍客氣地望着伊。在伊回復原態之前他又說道：「我新近碰到你的女兒哩。」

那婦人怔住了問：「我的女兒嗎？……」

「你知道的，是霍富曼小姐啊——一個金絲柔髮的可愛的小姑娘——伊是貝森先生的書記。」

那婦人筆直地坐着，在牙齒顫抖中說：「伊不是我的女兒啊。」

凡士好像對小孩一般地哄着伊，答道：「密昔司潑蘭池，你爲什麼抵賴呢？當初我說起那位和貝森先生在此地喝茶的女子，也許和你有些關係，你不是很窘嗎？我想你就怕我說伊是密司霍富曼……密昔司潑

蘭池，你爲什麼對於伊非常關切呢？我確信伊是一位很好的女孩子。你不能爲了伊名字而惱怒的。「潑蘭池」的意思，可作酵餅解釋的，而「霍富曼」可解作求婚者。不是更好嗎？」他微笑了一下。這一笑纔使伊安了心。

伊便望着他說道：「先生，這倒不是這樣的。我叫伊取這名字的。我看看近今的女子，美麗一點的，總可以嫁人的——」

凡士隨即插嘴道：「我完全懂得的。霍富曼小姐很聰慧，你生怕人家知道你做了家傭，要使伊失敗嗎？你爲伊打算而隱掩你自己，我想那也是好意啊。……你的女兒，獨自住的嗎？」

「是的，——住在木雪山，但我每星期要去看伊的。」伊這話很低，幾乎聽不出來了。

「我想當然你常要去看伊的。……你到見森先生處做傭，是不是爲了你女兒做了他的書記的緣故？」

伊抬起眼來，顯着痛楚的神情。「是的，我正因爲如此。伊告訴我他是那等樣人；而他又常在夜裏叫伊到這裏來做額外的工作。」

「那末，你想來此保護伊嗎？」

「正是的。」

「被殺的那天早晨，麥根先生問你，貝森先生家裏有沒有手鎗時，你爲什麼被窘呢？」

伊又沉下了眼睛。「我——沒有發窘啊。」

「密昔司潑蘭池，你的確是窘的。我猜你生怕我們疑心是霍富曼謀殺的。」

伊呼喚道：「那可不是的！我的女兒那夜連來也沒有來呢。——我可以賭咒的！——伊不在此地啊。」伊太受刺激了，神經暴脹起來，很悽苦地望着凡士。

凡士又安慰着說道：「密昔司潑蘭池，來，放心罷。誰也沒有疑心過密司霍富曼會在這謀殺案中株連的。」

那婦人仔細地瞧着他的臉，起先伊似乎還不相信他這句話，約摸過了一刻多鐘，伊纔感到他的話是真的。最後我們離去那裏時，伊的心境已很平靜了。

我們一路到史安佛遜俱樂部，麥根只是緘默，分明給各種意思所纏住。他和潑蘭池婦人談了一談，這種新得的事實彷彿更困惑了他。

凡士昏沉地抽着煙，時時瞧着過路的房子。我們

往東轉入四十八街，到紐約聖經公會時，他囑汽車夫停駛，請我們景仰一番。

他說道：「基督教，一半是爲了建築物纔偉大起來的。美國人的建築物，以爲越高大越好。其實一切建築，除了少數例外，只有教堂的房屋纔不覺刺目哩。……」

到俱樂部路上，凡士只提起一次兇案，此後就只間接談及。

「麥根，我看好的良心比馬蹄還多哩。我今天做了一樁好事，我覺得非常道德的。密昔司發蘭池今夜一定能熟睡得多了。伊是一個賢母，實不忍設想到將來女兒的被疑。……否則，伊又爲什麼發窘啊？」他說時，向麥根狡猾地看着。

在午飯之前，未談半句話。屋頂花園中吃過了飯，我們拖開了椅子，坐着望到外面的曠地。

凡士道：「麥根，如今你可摒除成見，仔細地用法理的眼光，看一看情形罷。——你們律師們總是慣談法理的。……現在我們已知道你提到手鎗時，蘭池爲什麼發窘，和我說起伊自己與貝森的茶客很有關係，伊又爲什麼發窘。這兩個疑點目前已經解答

了。……」

麥根問道：「你怎會知道伊和那女子的關係呢？」

「那是從我眉眼中得來的。你一定記得第一次和那女子見面時，你說我和伊做眉眼。……你可記得我們那次討論頭蓋骨的特性的事嗎？我注意到密司霍富曼身體的組織上，和貝森的管家傭相同。伊有高頰，凸顛，扁平的顛頂骨。……我會看見發蘭池的耳朵是尖而沒有耳珠的。我便注意伊的耳朵，的確是一式的。本來這種耳朵叫做達爾文耳，乃是世世相傳的。我因此就證實他們間的關係了。此外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譬如膚色，高度等等。兩個都很長，肩狹而腕和踝都很小，腰部卻很肥。……至於我說霍富曼也是伊的闖名，那只是瞎猜罷了，沒有什麼關係的。」凡士舒適地坐在椅子裏，略略停頓了一下。「如今，你須用一些法理的眼光了。……第一，我們且假定在十三日深夜十二時半，那個兇人到了貝森家；他見了蘭池坐室中的電燈亮着，便拍了拍窗子，於是就進去了。……你以爲對嗎？」

麥根答道：「那也不過知道貝森和那人認識的，

對於我們可仍沒有關係。我們也不能牽涉一切和他認識的人。」

「朋友，我這種假設是很有用處的。因此，我們又可以知道那個兇手一定是個死者的知己，貝森在那人面前是不用顧忌的。我早已告訴過你，死者不戴假髮，於案情關係重要哩。你該知道，假髮是中年禿髮人所認為必需的東西，潑蘭池也說過了。你想他那樣在小販子前也要裝假髮的人，在誰面前肯這樣毫無顧忌呢？而且他也沒有裝上假牙齒。他也不結領結和領圈，祇披着薄襯衫和拖鞋！你想罷……那末，在他的許多熟人中間，和誰可以這樣子裝束而沒有拘束地談話呢？」

麥根應道：「也許有三四個，不過我不能統統捉了來。」

凡士在煙匣中又拿了一枝煙，說：「此外還有許多佐證的事實。譬如，兇手對於貝森的家事，一定是非常熟悉的。他一定知道那管家傭的臥室離得很遠，如界伊照例關了房門，一定聽不出鎗聲。他還知道那時一定沒有別的人在家裏。還有，他的聲音，貝森更是聽熟了。貝森既是常常怕着小偷，而又常常懷着隊

長所說的恐嚇，如果聲音聽出一點異樣，他當然不會放他進來的。」

「這個假設是很通的。……還有其他嗎？」

「麥根，還有那珠寶。你想到過嗎？貝森回家時，還在中間的桌上，早晨卻已沒有了。因而，很像

是兇手拿去的——是不是？……也許這也是兇手本來的目的罷？如果這假定是對的，那末，貝森的知友中，誰知道這珠寶放在他家中？誰又是很想要攪東西的？」

麥根緩緩地領首說：「凡士，這可對了。你這話對了。所以我對於貝菲實在很不放心。今天海斯報告了李哀高克的自首之後，我早想拘捕他；此後，我想

到這一層，更懷疑到他。我因為要看看你轉到的意思，所以整個下午，我只不說話。你所說的話，正證實了我原有的意思。貝菲是我們的兇手——」他將椅子的前面兩腳突然放到地板上。「但那真該罵你！你已把他放逃走了！」

凡士道：「朋友，不要擔心罷。我想他和他夫人都很安閒地在那邊哩。而且你的朋友平海龍是拘捕逃犯的名手。……此刻讓李寶安閒一回兒好了。今夜你

也用不到他的——明天，你就不必捉他了。」

麥根轉過了身。「這又是什麼意思，——我就不必捉他了？……爲什麼？」

凡士解釋道：「哦，他缺乏同情而可愛的性情。

是不是？但我不在絕對需要他時，也就不願他來。

……好在他也沒有罪。」

麥根弄得二十分的困惑，迷妄地向凡士望了幾分鐘。「我不以爲然的。假使你以爲貝菲是無罪，那末究竟誰有罪了呢？」

凡士看了看錶。「明天到我家裏來用早餐，告訴我海斯探得的消息；那時我可以告訴你誰是貝森的真兇。」他的話很使麥根感動的。他知道凡士能說這句

話，心中一定已有把握了。

麥根問：「那你爲什麼不在今天就說呢？」

凡士陪罪道：「抱歉得很。但我今夜要去看戲，藉此可以平平我高漲的熱情。……你最好能同去，一同散散心。」

麥根忿憤地說：「我不去，我只想喝點酒。」

他和我們一同走到街車邊。

我們進了車子後，凡士說：「明天九時，就來啊。讓那些公事人員等候罷。但不要忘了打電話給海斯，叫他把探得的消息帶了來。」車開時，他又伸頭出車外，說：「麥根，你說密昔司濃蘭池有多麼長？」

第二十二章 凡士的理論

(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

翌晨九點鐘，麥根到了凡士的寓所。他仍然很談諧。

坐下之後，他隨即說道：「凡士，我要知道你在昨夜分手時所說的末了一句話的意思。」

凡士道：「吃你的瓜罷，味很鮮美的。不用辣，也不用鹽，雖不及冰淇淋，也很好吃呢？美國人最喜吃冰淇淋了。他們把冰淇淋放在餅乾上，放在汽水中

……」
麥根說：「我要知道的是——」但凡士又打斷了他的話。

「他們對於瓜的見解，都很錯誤的。瓜祇有兩種：一種是甜瓜，一種是西瓜，早晨吃的瓜，都屬於甜瓜一類的。但人們都以爲甜瓜是一個普通的名稱

……」
麥根裝着不耐煩地說道：「很有趣的，你昨夜

「你吃瓜之後，寇利還預備着一碟好東西呢。那東西，我叫作乳油餅，是我自己做的，也經過了好久時光纔製得起來哩。名字是我杜撰的，你也許可以給它題一個。……做的時候，先拿一個雞蛋和乳酪調和了。……」

麥根毫無精彩地說：「那很好呢！可是我不是爲了學烹飪而來的。」

凡士道：「你對於肚子的愉快，太不注意了。民以食爲本，這是老古話。你看野蠻人燒飯吃飯都野蠻。人類的初始，消化機能十二分發展，他們便幻出許多光怪陸離的思想。人類漸漸知曉烹調的方法，於是有了文化。方法愈精，文化也愈高超。麥根你該知道一碗鮮湯，比聽貝多芬的音樂還有味哩。……」

麥根在早餐時只是蠢笨地聽着凡士的閒談。他屢次想提起罪案的事，可是總給凡士說了開去。直到後來，寇利將桌子收拾好了，凡士纔提出麥根來此的目的。

的。

他第一句問：「你帶了報告來嗎？」

麥根點點頭。「你昨夜去後，我化了五點鐘，纔找到海斯啊。」

凡士說：「可憐！」他走到書桌邊，拿出了一張寫得密層層的雙頁的紙。他將紙授給麥根說道：「我希望你看過一遍，並請你給我看後的意見。我在昨夜看戲過後做起來的。」

這文件後來就歸我收存的，和我的關於貝森案的記錄等存放在一起。那上面的文字是這樣的：

假設

密昔司安娜·潑蘭池在六月十三日夜間擊死密司

脫挨爾文貝森。

地點

伊就住在屋內，擊殺的時候，伊也承認正在擊事的地方。

機會

伊和貝森二人在屋內。

所有的窗，裏面都已鎖閉，前門也闔了；無路可

入。

伊到憩室去是很自然的，或者伊要問貝森家事而走進去。

伊雖立在他的面前，他卻沒有抬眼望伊的必要，因而他仍保持看書的樣子。

此外，如果有別的人要射擊他而走到他的面前，怎能够不使他注意呢？

他在管家情前本不用顧慮的，不裝假髮和假齒也不妨事。

伊既住在一個屋子裏，犯罪是很方便的。

時間

他本不料這事會得發生，所以事前告訴伊他在何時返家，伊便等着。

他一個人返家，並且已換了那種裝束，伊便知道他並不守候什麼客人。

伊因為要使人疑到有人陪着他一同回家，而那人就是殺他的人，所以伊動手很早的。

方法

伊就用了貝森自己的手鎗。他所有的手鎗，也不止一支，大概總藏在房裏。如今搜出的一支，是在憩

坐室裏的；那末，房裏大概還有一支的。

伊既是管家傭，當然知道樓上的鎗。他走下樓來看書時，伊上去拿了鎗，藏在伊前面的護胸衣裏。

伊射過以後，當然把鎗丟掉或藏過了。伊有整夜的功夫可以籌劃安排的。

我們問起貝森有那一種手鎗時，伊覺得很害怕，就因為伊料不定我們知道了房裏的手鎗沒有。

動機

伊生怕貝森對於伊的女兒不利，纔到他家當管家傭。女兒在夜裏走來工作時，伊也常去竊聽的。

最近伊看貝森對於伊女兒，有些不良的心思，知道伊女兒的地位很危險。

母親要爲了女兒的前途而犧牲，殺人當然也做得到的。

並且：還有珠寶。伊藏了起來，將來準備給女兒的。貝森那裏會在出去後仍放在櫃上呢？如果他放開了，那末除了伊之外，誰會有功夫，和誰能熟悉藏匿的地方，而找到那些東西呢？

行爲

伊說密司聖克萊來此喝茶，完全是謊語，後來伊

又說聖克萊與罪案無關。伊自己犯了罪，所以知道聖克萊的無辜。伊又不忍使一個無辜的人被嫌疑。

昨天我說起伊女兒的名字時，伊就恐怖起來，其原因便是生怕知道了名字，便易於推測出擊殺貝森的動機。

伊又說伊自己會聽到鎗聲；其故也爲了生怕測驗出懸坐室裏的鎗聲，在伊臥室中一定可以聽見；伊如果否認，伊自己就易被疑。一個人睡醒之後，豈不是要扭亮了燈，看看時候嗎？如果伊聽得了鎗聲，伊豈不要起來檢查一下，或駭叫嗎？

第一次見面時，伊就顯出厭惡貝森的神氣了。每次伊被詢問時，總是很關切的。

伊是一個兇悍而硬心腸的人，實在會得計劃而犯下這罪案的。

高度

伊大約有六呎十吋長——就是測出的兇手高度。

麥根將此草案，一再閱讀——他在書桌邊約有十五分鐘——讀畢之後，又靜坐了十分鐘，纔立起身來，在室中踱着。

凡士道：「沒有一點空幻的事實，人人看得懂。你當然可以將這文整理一下，而發揮一點意思，再加一些浮文和法律名稱好了。」

麥根並不立刻回答。他在窗邊站住，眼光望到街士，就說：「哦，我想你是偵獲案情了……的確哩！我一直疑心你得到些什麼。昨天你問潑蘭池婦人，我更視為沒有目的，我也從未疑及伊。貝森也許有充分的原因，纔使伊下手的。」他轉過身來，向我們走來，低着頭，將手反又在背後。「我不願意拘捕伊哩。……有趣的，我可從未想到過伊啊。」他在凡士面前停下了。「雖然你會誇口說，你到了貝森家五分鐘之後，就知道底細的。我看你先前也沒有想到過伊罷。」

凡士笑着，躺在椅中。

麥根有些兒怒意。「呸！你在第二天上就告訴我，即使證據找到，女人總不會得做的。」

凡士仍然微笑着，咕嚕道：「對的，女人不會得做的啊。」

麥根的怒氣很大，說道：「女人不會得做的！」
「哦，不會的！」

「你該知道，這不過是一條線索而已。……可憐的潑蘭池，伊也無辜哩！」

麥根丟下了紙，也坐了。我看他非常暴怒，但他能約束着自己。

凡士纔解釋道：「朋友，我一直要想指示你物質證據的愚笨。我對於密昔司潑蘭池的事真敢誇口呢。我也知道你會因此而證實伊的罪，但是也很錯誤的。……麥根，環境的證據，真是最空虛不過的，好像目前的共和政體一樣。只要連合而積聚幾個弱點，無疑地便可連成一個線索的。」

麥根冷冷地問道：「今天你要我到此，是不是要講給我聽一點法學的理論嗎？」

「不是的，但是我要你承認我的啓示，不得不這樣準備啊。我對於那兇犯是毫無半點物質或環境的證據。然而，我確知他是有罪的。」

「假使沒有證據，如何會有結論？」

「祇是靠了心理分析啊——就是所謂個性的科學。一個人的心理特性原是非常明顯的啊。……」

麥根向凡士兇惡地瞪了一眼。「我想，你一定希望我帶了罪犯一同走到法庭上，對法官說：「這裏是

謀殺埃爾文貝森的兇手；並無證據，可是因為斐洛·凡士先生說這人很壞，我請求判處他的死刑。」

凡士發着怔。「如果你不去拘捕那罪犯，我也不關事。不過你若能不再牽涉別個無辜的人，那末，我告訴你，那也是好事啊。」

「好的——告訴我罷，讓我好去幹我的正經事。」我想麥根心裏一定堅信凡士已知兇手的一切。不過凡士一直不說，直到那天的上午，他纔完全明白。後來他明白之後，也就原諒凡士的；但當時對於他的限制，麥根很覺忿憤。

凡士對他說：「我在告訴你那人的名字之前，還得做一二件事：第一，讓我看看那張探得的報告單。」

麥根從袋裏拿出一頁打着字的紙，投給凡士。凡士將獨眼鏡配了光，細細地看。接着他走出室去；我聽得他在打電話。他回進來後，又看了看那張報告。在一處，他曾躊躇過一下，彷彿忖度着是否可能。

後來他望着壁爐咕嚕道：「你知道這裏有一個機會啊。」他又將那報告看了一看。他說：「我知道的，

奧斯屈倫寶副將在十三夜裏和一個市參事會員叫毛利底的，同到四十七街的戲院去看跳舞的。到那邊時，大概近乎十二點，留着看完了跳舞，總要二點半過後。……你和這人認識嗎？」

麥根抬起眼來，緊視着凡士。「我遇見過毛利底先生。他怎樣？」

我覺得他的聲音很是奮興的。

凡士問：「那個人上午在什麼地方？」

「在家罷。或者在散摩利俱樂部。……有時他們在市政廳中也有事的。」

「唉，這種政治家的行爲啊！……毛利底在家或不在，可不妨事嗎？如果不妨事，我要和他講幾句話。」

麥根深深地望着凡士。於是不發一語，去打電話。他回來時，說道：「毛利底先生在家，正想往市政廳去，我已叫他到此地來。」

凡士嘆息道：「我希望他不要使我們失望，但是也值得試試哩。」

麥根毫不經意地問着：「你在做一個謎嗎？」

「我不想糾纏我自己啊。你總之你仍舊信任着

我，在早晨我總將兇犯告訴你好了。但是我一定要使你信服的。如今的事，只爲了要你易於信服而做的。

……一個證人，只是一種詭計或危險的事，往往要引起嫌疑。沒有證人倒也罷了。譬如，霍富曼小姐，我在那報告中知道伊在十三夜裏的行動，並沒有證人。伊只說先看電影，然後回家，但沒有人看見伊。伊大概是到貝森家裏去看伊母親去的。那好像有些嫌疑了。——是不是？不過即使伊在那邊，又犯了罪，也不過是孝心的表示而已。……另一方面說起來，有許多證人，正如生鐵一般地易碎。我只偶然知道了一個是虛設的。所以你該耐心一點；這些證人的供詞還得細細考察哩。」

一刻鐘以後，毛利底先生來了。他是一個很好看而頗莊重的人，約有二十歲左右，看去不像個市參事會員，操着英語也很口齒伶俐。

麥根介紹他，約略將叫他來的意思解釋了一下。

毛利底答道：「昨天也有一個刑事部的人員問起我那事哩。」

凡士道：「我們已有了報告書，但那太籠統了。你能將那夜碰到奧斯屈倫竇以後所做的事情告訴我們

嗎？」

「副將請我吃飯和看跳舞。我十時在馬賽里飯店見到他，我們就吃了飯。到戲院時在十二時前，但到二時半方纔出來的。我和他到副將公寓去喝了些茶，又談談天直到三時半，我纔從地道返家的。」

「你對偵探說，你昨夜在戲院中坐在包廂裏的嗎？」

「哦。」

「你們是不是一直在包廂裏？」

「不，第一場完畢之後，我有一位朋友走來，副將便聲音到廁所去。第二場完畢之後，我和副將出去吸了一回煙。」

「第一場完畢時，是什麼時候呢？」

「十二點半左右罷。」

「出去吸煙的地方在那裏？我記得好像在戲院的靠街的一邊罷。」

「對的。」

「近着包廂那裏，有通到外面去的「太平門」嗎？」

「有的，那夜我們也走的。」

「第一場完後，副將出去了多少時候呢？」

「幾分鐘罷——我說不出確實的數目了。」

「第二場開幕時，他就回來嗎？」

「毛利底在回憶着。」我想他並不就回座。他在開幕後過了數分鐘纔回來。」

「耽擱了十分鐘嗎？」

「我不清楚，但一定不會再長久。」

「那末，加上了休息的十分鐘，副將出去了二十分鐘。」

「是的——很可能的。」

一回，詢問已算畢事了。毛利底去後，凡士仍然躺在椅中，抽煙思索。

「真好運氣啊！那戲院正在貝森家的街角上。你懂了她地位嗎？……副將請市參事會員一同到夜舞會去，坐在近「太平門」的包廂中。十二點半之前，他離了包廂，跑出太平門，到了貝森的家，拍了拍窗，進去把人射殺了，再回到戲院來看戲。二十分鐘也够了。」

麥根挺了挺身子，不即作答。

凡士又道：「我們再看一看事實和佐證罷。……」

聖克萊會說副將在貝森的交易中，負了大宗的款子，

便罵他是欺騙的。他不理睬貝森已有一星期，可見他

們中間已有不睦之處了。他在馬賽里看見聖克萊小姐

和貝森，知道他常常在夜半返家的，所以選了十二時半，作為適當的期間，他本來也許打算還要晏些的。

他既是軍隊中的人，當然有那種四十五口徑的鎗，而且是好鎗手。他的口氣，只要你拘捕幾個人，倒也不

論是誰的；他自己又會打電話問過你。他和貝森相識了十五年，很能看到貝森的真面目。潑蘭池有一次看見貝森拿去了假髮見客，就是和他會見的。而且他也

知道貝森的家務。他到紐約來玩時，當然也常在此住着過夜的。……這一切，你覺得怎麼樣？」

麥根立起來，在室中踱着，眼睛合著縫，近乎緊閉了。「因著這層，所以你對於副將極有興味，而設法問他，還請他吃飯。是嗎？……你怎會猜到他是

有罪的？」

凡士呼叫道：「罪！有罪的！麥根，這個見解可

荒謬太甚了。我猜他那夜到廁所裏去，是爲了梳梳頭

髮，打好領結的。你知道他坐在包廂中，那些台上的

女子都看得見他的啊。」

麥根突然地猶豫起來。他的臉色很難看，眼光很閃爍。但在他發言之前，凡士仍漠不關心他的怒意。

凡士接着說道：「他正是以前的花花公子哩。他到廁所裏去，就是整理自己的容顏的——我以為如此啊。不過雖然你很不快，我們在今天早上的進展，可不小哩。你如今已有五個人，都可把他們判下罪來的。」他仰着頭在沉思。「第一，是聖克萊小姐。你早承認伊犯的事，而且告訴過少佐，說要拘捕伊。我測出了兇手的高度以後，就把這個理想挫折了。我想法官也以為如此罷。第二，就是我說的李哀高克隊長。我也用過武力，纔使你不得他拘捕。你對於他自己的供狀，後來也就不說什麼了。如果你達到困難的地方，他會救拔出你的。第三，我說是李寶。對於他，那環境的證據最多了，陪審官確乎很可以判他的罪。第四，我肯大言地說潑蘭池。證據方面也非常周備的。第五是副將。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當然還可以發揮哩。」他停了話，兀自對着麥根笑。「看罷，每個人都可以被證為犯罪的：各人都合於時間，地點，機會，動機，等等的條件，只是他們都是無辜的。真是可惡哩——可是你……那末，如果這些人全沒有

罪，那末怎樣呢？……這纔討厭哩。」他拿起了供詞的報告書。「除了把這些供詞，仔細討論一下之外，無事可做了。」

我不懂他要作這事的用意。麥根也不懂。不過我們都知道他一定有方法的。

他自己在這樣籌劃着：「我們看，現在要輪著少佐了。從這方面進行，你以為怎樣？他就住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很快就可以來的。我看關於他的證人，全繫於他公寓中的茶房罷。來！」他立起身來。

麥根反對說：「你怎會知道茶房此刻在那裏呢？」

「我早已打過電話去。我知道的。」

「然而那也毫無意思的！」

凡士用手臂拘住了麥根，要他一同出去。

他說道：「我告訴你，你的生活的觀念總是太嚴肅了。」

麥根還不很甘心，竭力想掙掉凡士的手臂。但凡士已決意了，爭論了一番後，麥根終於跟着他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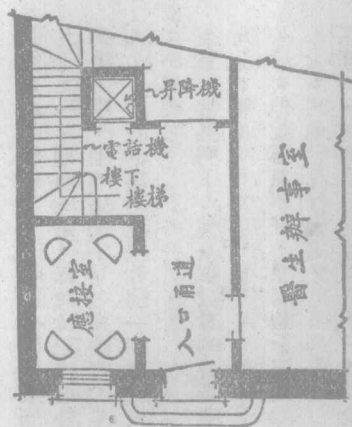
我們進了街車之後，麥根悻悻地怨道：「我還在申這套戲法哩。」

凡士道：「我已申過了。」

第二十三章 供詞的研究

(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半。)

貝森少佐住的一座嘉生公寓，是專住單身的人，坐落在五路六路中段的四十六街。大門和街道近乎是平鋪的，走上兩級就到了。進去是一條很狹的廊，靠左有一間客室。後面就看見一座電梯，在電梯的旁邊，有一部狹的樓梯，梯下裝置了電話的開關機。我們到了之後，有兩個穿制服的年青人正值着



(圖三)

西四十六街公寓的第一層樓

班，一個人倚在電梯門邊，另一個坐在電話機旁的凳上。

我們走近大門的入口，凡士招呼麥根暫停進行。「和我在電話中攀談的一個人，十三那夜是值班的。你先找了出來。用地方律師的名義，叫他與我來談話。」

麥根於是儼然走到廊裏了。問詢一回之後，他領了一人走進客室，並約略解釋了一點原因。

凡士放出一種信任的神氣開始盤詰。「貝森少佐在他弟弟被殺那夜，什麼時候返寓的？」

茶房的眼睛睜得很開。他只一疑遲，隨即回答道：「他在十一時光景回來的。」

(我為經濟地位起見以下的問句，都用戲劇式對話記下的。)

凡士：我想他對你說過話罷？

茶房：先生，是的。他對我說起剛從戲院裏來，

並且說起那戲是壞極了——還說他看得頭痛起來。

凡士：一星期前的話，你怎會記得這樣牢？

茶房：哦，他的弟弟不是那夜被殺了嗎！

凡士：被殺的事，竟使你將一切關於貝森少佐的

事都記牢了嗎？

茶房：當然啊——他是被殺者的哥哥哩。

凡士：那夜回來以後，他說起什麼日子嗎？

茶房：他說運氣不好，原來是十三的緣故。

凡士：其他還說什麼嗎？

茶房：（笑着）他說他要把十三成爲我幸運的日

子，並且他從口袋裏掏出銀幣來，悉數給我。——銀

圓，角子……都有。

凡士：一共有多少呢？

茶房：三元四角半。

凡士：接著他就回房裏去的嗎？

茶房：先生，是的——我陪他上去的，他住在三

層樓。

凡士：後來他又出去嗎？

茶房：先生，沒有出去。

凡士：你怎會知道的？

茶房：我沒有看見他。我在此接電話，開電梯，全夜在此，沒有看見。他當然不會出去的。

凡士：你一個人值班嗎？

茶房：十點鐘以後，只有一個人了。

凡士：除了前門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出去

嗎？

茶房：先生，沒有的。

凡士：後來你又看見貝森少佐，是在什麼時候

呢？

茶房：（想了一想纔說）他要吃鑲冰，叫我送上

去的。

凡士：什麼時候呢？

茶房：那——那我不能確切知道哩……哦，是

的，十二點半罷？

凡士：（慘然微笑着）他也許問你時候的罷？

茶房：是的，他叫我在他的懸坐室裏看看鐘。

凡士：他怎會要你這樣做呢？

茶房：我送冰進去時，他已在牀上；他便叫我放

到懸坐室中的瓶子裏。我照他的吩咐做，他叫我看看

鐘，報告他時候。他說他的錶已停，他要開了。

凡士：他再說什麼呢？

茶房：不說什麼了。他關照我，無論誰來找他，都不要捻鈴。他說他要睡，不願人攪醒的。

凡士：他對於這事很注意嗎？

茶房：哦——他只是這樣說罷了。

凡士：他還說別樣嗎？

茶房：沒有了；他說了再會，捻熄了燈，我隨即下樓來。

凡士：他捻熄的是什麼燈？

茶房：臥室裏的燈。

凡士：從愆坐室裏，你能望到他的臥房嗎？

茶房：不能的。臥室是在甬道的那邊。

凡士：那末，你怎會知道燈是捻熄的呢？

茶房：臥室的門是開着，燈光照到甬道裏。

凡士：你出來時要經過臥室門的嗎？

茶房：當然了——要經過的。

凡士：臥室的門仍舊開着嗎？

茶房：是的。

凡士：這是通進臥房裏去唯一的門嗎？

茶房：是的。

凡士：你進去時貝森少佐在那裏？

茶房：在牀上。

凡士：你怎會知道的？

茶房：我看見他的。

凡士：（停了半晌）你確信他沒有再下過樓嗎？

茶房：我早已告訴你，他要是下樓，我總要看見的。

凡士：也許你在駕電梯時，也下了樓，你倒沒有看見呢？

茶房：那也可能的。不過我從給他拿了冰之後，直到二點半光景，蒙坦其先生進來，我從沒駕過電梯哩。

凡士：那個時候沒有人坐電梯嗎？

茶房：沒有人。

凡士：在那個時候中間，你沒有離開過嗎？

茶房：沒有，我一直坐在那邊的。

凡士：那末，你末一次見他時，是在十二點半嗎？

茶房：是的——直到清早有女人打電話來，說他弟弟已被殺，他於是在十分鐘後下樓出去的。

凡士：（給茶房一塊錢）好了。但我們到此地來的事，千萬不要說給別人聽。否則你要坐監的——懂嗎？……好，你去做事罷。

茶房出去之後，凡士向麥根望了望。「朋友，爲地方保衛計，司法公允計，多數人民的幸福計，請你再做一回違心的事。我想立刻去搜查少佐的房間。」

麥根聲辯道：「爲什麼？你昏了嗎？這茶房沒有供出什麼啊。我雖然魯鈍，可是也懂得這茶房的答語，都是真實的話。」

凡士肅然應道：「當然，他真是講實話的。這纔使我要去搜查啊。麥根，你來，即使少佐此刻回來，也沒有危險的……而你本來說肯幫助我的。」

麥根一面規勸得厲害，凡士一面固執得厲害；數分鐘後，我們就用通關鑰匙開進了少佐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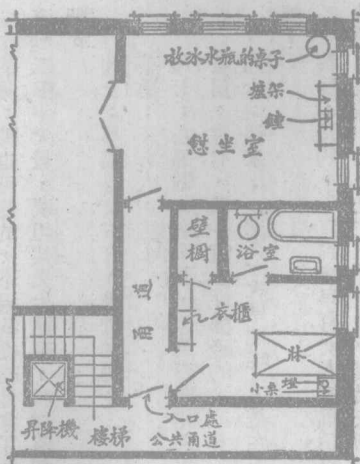
唯一的入口處，便是一扇從公共甬道到狹廊的門，直達後面的憩坐室。靠狹廊的右面，有一扇通到臥房的門。

凡士一直走到憩坐室。靠右有一具壁爐，在爐簾上放着一只老式的鐘。近火爐架的一角，有一只小桌，桌上放着一副噴銀的用具，有一只瓶子和六只無

柄的酒杯。

凡士道：「那邊是一只最方便的鐘。那邊有一只瓶子，就是茶房盛冰的——」他走到窗前。看到二十五或三十呎以下的鋪石的天井。他說道：「少佐總會打窗子裏逃走的。」接着他又轉過頭來，站立了一會，望到廊裏。「如果房門開着，那末，茶房很容易看到房裏的燈光。燈光反射到白壁上是很明亮的。」

於是他又退轉脚步，到了臥室。這裏有一隻張着



(圖四)

西四十六街公寓第三層樓

帳子的小床，面向着門的。此外有一張放電燈的小檯。他坐在床沿上，望着四周，將電燈時開時閉。他又望着麥根了。

「茶房當真不會知道少佐怎會走出去。他明白嗎？」

麥根道：「我想，用遁身術的罷？」

凡士答：「看去真是如此哩。……麥根，你聽我。少佐在十二時半叫茶房拿冰來的。茶房拿了來，望進那扇開着的門，看見少佐在牀上。少佐吩咐他將冰放在懋生室的瓶子裏，茶房便遵命走過懋生室，到角隅的檯上。少佐叫他看時候，茶房也看了，是十二點半。少佐便說他不願人再煩擾了，道了個晚安，熄了燈檯上的燈，跳出了床——那時他當然早已穿好衣服了——急忙地在茶房放好鑼冰回到廊裏前，走入了公共甬道。少佐跑下了樓梯，在電梯下降時，他早已到了街上。茶房回出來的時候，雖然經過房門，可是也看不出少佐到底再在牀上與否，房裏原是漆黑的。聰明嗎？」

「這事當然很可能的，不過你沒有想到他回來。」
「那最簡單不過了。他也許在街中守着有誰進

去。茶房說二點半時有一位蒙坦基先生回來的。那末，當那電梯上升時，他就溜上樓的。」

麥根只是微笑着，默無一語。

凡士接着又說道：「你該見到那深印在茶房心中的日期和時間。壞的戲——頭痛——不幸運的日子。爲什麼不幸運？當然是十三；但他對於茶房又是幸運的。一把的錢——都是銀的。這是奇怪的小賬啊。是不是？如果是一張鈔票，那便容易忘記了。」

麥根的臉上，密佈了疑雲。可是他的聲音仍舊如此。「我寧可贊成你對於潑蘭池的證罪。」

凡士立起身來說道：「但我還沒有完哩。我還想找出那手鎗。」

麥根疑惑地望着他。「那也是很緊要的事哩。」

……你真要找嗎？」

「沒有疑義的。」他走到衣櫃面前動手開抽屜。「少佐沒有將手鎗留在挨爾文家裏，也沒有丟掉。他既做少佐，自然也有這樣一支鎗；事實上也有許多人知道他有的。如果他是無辜的——那他當然希望我們這樣設想哩——爲什麼手鎗不在原處呢？不是真有些奇怪嗎？並且還有一樁有趣的心理。一個無罪的人

恐怕被疑，往往會把鎗藏匿或丟掉了——譬如李哀高克隊長之類。而一個有罪的人，因為裝作無辜，卻仍會將原物放在未犯罪前的地方。」他仍搜着那衣櫃。

「我們唯一的問題，便是要知道少佐的手鎗，原先放着的地方。……」他翻了最末一只抽屜後，又說道：「不在衣櫃裏。」他又將床腳邊的提琴袋，解開了，看，摸着裏面的東西。他咕着道：「也不在這裏的。那末只有壁櫥了。」

他走過房門去，開那壁櫥的門，慢慢地捻亮了燈。在最高的一格上，分明有着一支套在黑牛皮套子裏的軍隊自動機手鎗。凡士將鎗拿出來，放在近窗的床上。

他屈着身子歡欣地說道：「朋友，在這裏了。請你瞧清楚這鎗帶和套子，都染上塵灰了，但鎗套的袋口還乾淨的，顯然新近有人用過了。……這當然還不是結論。好在你懂得線索的。」他仔細將手鎗從袋中拿出來。「瞧清，這手鎗上也沒有灰。我以為是最近揩過的。」接着，他將手帕的角捲成一個條子，塞進鎗管去，再拿了出來。「你看——看見嗎？鎗管裏面也沒有污垢的。我敢把一切舍贊的畫和你賭東道，這

裏面不會有一粒子彈缺少的。……」

他將鎗膛扳開了，把子彈倒在燈檯上，成爲一列。一共有七粒，這種鎗恰能裝七粒子彈。

「麥根。我還可給你一個線索哩。子彈在鎗膛中放得久了，色澤要變暗的。但是一匣封固的新鮮子彈，卻是有光澤的。」他指着滾下來的第一粒子彈。「你看，這一粒子彈——裝進去時是末一粒——比其他的多一點光。原因就是爲了這子彈是新的，最近纔裝進鎗膛哩。」他把眼光直望着麥根的眼睛。「這一粒便是海其登隊長拿去那一粒的替代品。」

麥根模糊而微笑着。「我總以爲你對於潑蘭池的故事做得最好。」

凡士答道：「對於少佐的事，不過偶然想到的，關鍵還在後面哩。第一，我們先來一種簡單的問答：……少佐在十三夜裏怎麼會知道他弟弟挨爾文十二點半時在家？他聽得挨爾文邀請聖克萊小姐去吃飯——你別忘了霍雷曼小姐說起他竊聽的事——他還聽得伊對挨爾文說，在半夜時伊一定要回去的。昨天我們離去了聖克萊之後，我說伊的話很有幫助時，我就指着伊和他分離的時候說的。因此，少佐知道挨爾文在十

二時半一定返家，並且確定那時候屋中沒有其他的人；甚至，他還可以守候他。是不是？……他能立刻和他弟弟講話嗎？——當然的。他先在窗上拍拍；聲音既認清，立刻開了進去，而且在弟兄之前，這種假齒假髮當然可以不必裝。……少佐的高度如何？——他够的。我上次有意和他站在一起；看他剛是五呎十吋半。」

麥根靜靜地瞧着那出了套的手鎗。凡士說話的聲音，和先前的種種假定，完全不同，麥根也覺察出來的。

凡士說：「我們再看那珠寶罷。我會說過，假使我們知道了貝菲期票的抵押品，兇手立即可以在握。我想那時貝森少佐已得到那珠寶。當霍富曼小姐說，他囑伊不要提包裹時，我就確信了。挨爾文在十三下午拿那寶匣回了家，少佐當然是知道的。我想，就因著這事，纔使他下了當夜謀殺挨爾文的決心。麥根，他要這些玩物啊。」他裝着腔立起身來，走到門口。「如今我們只要找尋珠寶就是了。……那一定是兇手拿去的，否則，決不會離開挨爾文屋子的。所以，就在這房間裏。如果少佐拿到了公事房去，那一定有人

看見了；如果他存在保險箱裏，那末，銀行書記也該記得的。並且，還有一種有趣的心理，正和藏手鎗的心理相同。少佐在在以為自己無罪；這些首飾放在此地，實在比任何地方都來得穩妥些。風聲過後，料理還不遲呢。……麥根，來。我知道這是很痛苦的；你的心真太禁不起刺激了。」

麥根茫茫地跟着他走下了廊。我看他已了解了凡士的態度。凡士在指示少佐的罪，果然非常地嚴肅。我先前常覺得麥根對於凡士的偵查少佐往往懷疑。他所以反對，大概就爲了怕有不測的結果。他並不是要阻滯真實的事，也不是要顧全少佐的友誼；但他因著種種的情勢，只是和環境交戰着。他希望凡士的話都不正確，而且他每一步抗辯，又像希望大局的運命變過來。

凡士引着路走進了懣坐室，站立了五分鐘，看看室內的傢具。麥根只是在門口守候着，把兩手深插在袋裏，眼光緊釘著凡士。

凡士道：「我們可以請一個人來仔細搜一搜，但想想也是不必的。少佐是一個勇敢而刁猾的人，臉上也一看就見的。他當然會知道即使把珠寶密藏在暗角

裏，也是無用的，所以只要藏得看不見就好了。這樣，當然全靠鎖和鑰匙了。是不是？那末，臥房裏是沒有地方的，所以我到此地來。」

他到壁角裏的書桌邊，抽着抽屜，每只都抽開。他又抽着桌子的抽屜，也都開着。他末後對於那窗的一口小櫥也失望了。

「麥根，我只想找到一只鎖著的抽屜。」

他又看看房間的四周，正要回到臥房中去了，突然睜到中桌的下層，有一只胡桃樹的小箱子，一半給雜誌堆住了。他便回到桌子前，身子俯下來，要想開那箱子的蓋，但是鎖着的。

「少佐吸的是什麼？美女牌雪茄罷？那是用不到鎖起來的。」他拿了一柄橫在桌上的銅刀，將尖頭塞進了箱子蓋的縫裏。

麥根很慘苦地喚道：「你不能够這樣幹的啊！」

凡士不待麥根走前來阻止，刮的一聲，早已將縫扳開。裏面是一只藍絨的珠寶匣。

凡士退了一步說：「唉！珠寶走得這樣地快啊！」
麥根還是懷楚地望着小箱子。接著他慢慢地轉過

身來，沉入椅子中了。

他咕嚕道：「天啊！叫我如何相信啊！」

「這一點當然要使你心寒的。但你早已準備把無辜者認為有罪了。少佐真的有罪，你卻反唏噓起來。爲什麼？」

他的話近乎侮蔑的，目光中也顯著驚奇。我覺得他們間雖然保持着不可解的友誼，可從未說過半句句心而同情的話。

麥根垂頭喪氣地靠着，說道：「但是動機呢？一個人爲了一把珠寶，決不致於誅殺一個弟弟罷？」

凡士應道：「當然不會的，珠寶只是一種附加物。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動機。我想如果你得到了那位名會計師的報告，至少大部份總可明白了。」

「所以你要考查他的賬目嗎？」麥根立刻停住了不說。

凡士不即移動。他在瞧着爐簷上的一只古燭台——一件小小的藝術品。他含糊道：「我說！這真是很美啊！」

第二十四章 拘捕

(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中午。)

我們從公寓裏出來時，麥根將手鎗和珠寶都帶了出來。到了第六路轉角的一戶藥店裏，他打電話給海斯，囑他立刻和海其登隊長一同到事務所來。他又打電話給會計員斯底脫，要他立刻來報告。

我們在往法院路的車中，凡士先說：「我想你現在一定知道我的方法，比你的要精明得多了。如果有一個人起先就知道了誰是兇手，那末，那人決不會給別事糾纏迷亂了。如果起先沒有這種眼光，聽了證人們的說話，往往易受欺騙哩。……我因為知道少佐犯的罪，他一定預備了合理的證人，我所以問你要證人的供詞啊。」

「爲什麼要看一切證人的供詞呢？又爲什麼要耗費時間，去辯白奧斯屈倫贊副將的罪呢？」

「如果我不用其他的人名，我怎能有機會問少佐的口供呢？……而且如果我先請你調查少佐的證人，你一定要劇烈反對的。我所以先查副將的證人，就因

爲要先來一個虛幌。我知道你如果見一個證人不妥，那才肯更試試少佐的。」

「你既說當初早已知道少佐犯的罪，爲什麼不告訴我，卻使我盼望了一星期呢？」

凡士答道：「假使我早說了，你一定先要定我毀人名譽的罪。我只能時時瞞著你，到今天纔得向你說明。不過我時時瞞你時，並未說半句謊語。我說話時，往往暗中指示，希望你自已澈悟。何奈你一直昏聩在鼓裏，把暗示都解說錯了。」

麥根靜寂有頃。「我懂了，不過你爲什麼自己樹起了草柴人，而末了又自己去擊下呢？」

「你一心只注意到環境方面的證據，所以我要讓你處處碰壁，使你自己知道不能解決。而少佐的罪，卻是毫無半點證據的，也沒有人敢當他是罪犯。即使我稍施伎倆，你總節節反對我，使我無從伸展。……你老實認了罷。要沒有我的苦心耐力，少佐是決不會

被人嫌疑的。」

「但還有些事我仍不懂哩。譬如，他爲什麼竭力反對我拘捕那隊長呢？」

凡士搖搖頭。「那是多麼明晰的事啊！我說，如果少佐對於你的拘捕，沒有這樣的注意，也不竭力反對，那末，你想他的地位還豈不易於被疑嗎？除了這個方法之外，他還有什麼其他可以避免嫌疑的方法呢？而且，他也知道沒有什麼話可以動搖你，使你離開你所走的路。你是最尊嚴的啊。」

「但他一再暗示過聖克萊小姐似是有罪的。」

「哦，這就是他的狡猾處。原來少佐實想把罪犯移到隊長的身上。因爲李哀高克公開恐嚇他弟弟時，曾牽涉聖克萊小姐；那女子又曾和挨爾文吃過飯。所以第二天發覺了挨爾文被軍用鎗射死以後，除了隊長之外，誰又會被嫌疑呢？少佐知道隊長是獨居的，也找不出證人。他便叫我們從貝非處探取消息。你覺得他狡猾嗎？他知道你和貝非說話時，一定會知道隊長恐嚇的事。而且他說及貝非時，好像是迴想到的口氣，他要弄得這一點似出於偶然的樣子。你看，他多麼詭譎啊！」

麥根靜靜地聽着。

凡士接着道：「再看看他的利用機會。當你對他說了你已知道誰和挨爾文吃飯，又說你對於那女子已有許多的證據，他的機會便到了。不過他總知道現代的美女子，決不會被證爲兇手的。所以他表面上似不願有人負罪，暗中卻使你的目光注著伊。他的手腕真高妙極了。他牽及伊的時候，總顯出一種十分不願的神氣。」

「你要我搜查他的賬項，和要叫他同來討論那自首的供狀時，所以你叫我暗示他聖克萊小姐在我的心中嗎？」

「對了！」

「其實少佐所偏袒的人——」

「就是他自己。但他要你認做他所袒護的是聖克萊小姐。」

「你既已確信了誰是兇犯之後，爲什麼再把奧斯屈倫牽涉到案內呢？」

「要他幫些忙哩。我知道他與挨爾文自己，和挨爾文的朋輩都友善，而且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我想從他那裏可以知道貝森兄弟間的仇意，因而還可得知

一些貝非的事。」

「我們早就知道了。」

「哦，我不是說物質的線索。我要知道貝非的性情——他的心理——尤其是他好賭的品性。你想，這案子是一個善算的賭徒犯的，那末，祇有這種品性的人，纔會犯罪啊。」

麥根對於凡士眼前的理論，並不感到興趣。他問：「少佐說他弟弟對於保險箱中的珠寶，曾用謊話騙他。你相信嗎？」

凡士道：「挨爾文也沒有向安桑尼說過罷。我想，有一回貝非過訪時，少佐從竊聽上知道的。……說到少佐的竊聽，我以為也是他犯罪的動機。我希望斯底脫可以來解釋。」

麥根帶着詢問的口氣說：「照你的理論，這罪案原是很顯而易見的罷？」

凡士改正道：「發生的詳情確是顯而易見的。少佐的蓄謀，由來已久，只是還未決定怎樣做，或在什麼時候做。他也許已計劃過數十次。到了十三日那天，佈置都已安定，纔來了真正的機會。他聽得聖克萊答應出去吃飯；就料到挨爾文一定在十二點半光景

獨自回家。如果在此時下手，那嫌疑必在李哀高克隊長身上。他也見到挨爾文將珠寶帶到家中。所以他認為機會成熟，只待他下手。至於他怎樣下手，我早已說過了。」

麥根坐着思維了幾分鐘。後來他纔抬起頭來，說道：「你既說他有罪，現在要我來證實了。可是這裏竟沒有多大合法的證據。」

凡士微微發怔。「我可不贊成你們的蠢笨的法庭，和所謂需要合法證據的規定。但我既已對你說了，你也再不能怪我了。」

麥根應道，「好的。」他嘴邊的肌肉漸漸緊張起來。「凡士，你已做了你的事，讓我自己進行上去罷。」

我們到事務所時，海斯和海其登隊長都已等候着。麥根很謙恭地和他們招呼了。如今他已胸有成竹，做事特別有力。

他說：「警佐，我想我們已偵出了真兇。請坐，我來講給你聽。不過我先要說一兩樁事。」他將貝森少佐的手鎗授給隊長。「隊長，請你仔細瞧一瞧，告訴我這鎗和那射殺貝森的鎗，可相同嗎？」

海其登大踏步走到窗前，先將手鎗放在檯上，再從袋裏摸出幾樣器械，放在鎗邊。他帶上了放大鏡，仔細地拆着機件。我以為他要想拆散鎗的全部機件，但他只看看鎗管就夠了。接着，他又拿起了鎗，把眼睛注在鎗口。他瞧着鎗管約有五分鐘，倒來倒去地好像要將陽光照射管內的各部。

後來，他纔慢慢地重新裝置起來，不發一語。他躺在椅中，沉思有頃，纔抬頭望着麥根，說道：「我告訴你，這也許是原鎗，不過也說不定。我上次早晨看那子彈時，曾注意到幾個特別的記號；這支手鎗上的記號，彷彿相合，但是也確牠不定。讓我去用了器械，來再把鎗管察看一下罷。」

麥根固執着問道：「你相信就是那手鎗嗎？」

「我雖不敢說，可是大概是的。我也許錯的罷？」

「隊長，好的。你帶去察看之後，再關照我好。」

海其登去了之後，海斯纔說道：「就是那支手鎗哩。他如果確不定，一定不會說這末多話的。……先生，這鎗是誰的呢？」

麥根心理仍然衝突着，說道：「我可以立刻答復

你的。不過在說話之前，先得要知道斯底脫的報告。我差他去看貝森兄弟事務所的賬項的。他就要到此地來了。」

我們守候了一刻鐘，麥根只是忙着思維。後來斯底脫進來了。他向地方律師和海斯道了早安。他的眼光看見了凡士，便微笑着。

「你真給予我很好的暗示。如果你叫貝森少佐再走開些時光，我也許能多得一點。他在那裏時，刻刻看守着我呢。」

凡士嘆息道：「我已盡了我的力。」他又對麥根道：「我在昨天午飯時。一直想着在斯底脫先生去調査時，設法要把少佐離開公事房。後來李哀高克自首了，我知道機會已到。我本不要少佐到這裏來，不過我要調開他，以便斯底脫先生查賬時可以自由些。」

麥根問那會計員道：「你找到些什麼？」

「很多哩！」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張紙，把來放在書桌上。「這裏是一張簡短的報告。……我遵照了凡士先生的意思，將賬目股票等物就統看了一遍。對於總賬簿的記錄，但約略看過，只集中注意於那兩個主人的行動。我探知貝森少佐曾將人家的抵押品充作賣

買，虧損很多——多少我還不能知道。」

凡士問：「那末，挨爾文貝森呢？」

「他也這樣幹的啊。但是他的運氣很好，數星期前，他在考崙亭司油池股票上已撈了回來。他把賺來的錢存在保險箱裏的。」

凡士說道：「那末，如果貝森少佐有了那保險箱的鑰匙，他弟弟被殺，倒是他的幸運了。」

斯底脫駁斥道：「幸運嗎？他還可因此免掉坐監哩。」

那會計員走了。麥根坐得像一尊石像，眼睛望着對面的牆上。他對於少佐有罪的唯一希望，此刻又成了泡影了。

電話的鈴聲響着，他慢慢地拿起了聽筒。我看他在聽話時，臉色變得很異樣。後來他靠在椅背上，像一個疲乏的人。

他說：「這是海其登打來的電話。他說正是那手鎗。」後來他努力站起身來，對海斯說：「少佐，這手鎗的主人是貝森少佐啊。」

那偵探吹着嘴，眼睛中發着奇異的光。接着他仍然變成平時一般的臉子。

他說：「這事對於我倒不足為奇的。」

麥根招呼斯之勾。

「打個電話給少佐，告訴他我要動手拘人了，請他立刻就過來。」

他叫斯之勾代打電話的意思，我想我們都懂得的。

麥根為海斯瞭解經過計，將少佐的罪狀又復述了一遍。他說畢將書桌前的椅子，重行整排。

他指着一只和自己對面的椅子，說：「警佐，貝森少佐來時，我要他坐在這裏。我要你坐在他右邊；最好還叫菲爾浦來此，他若不在，可叫另外一個人坐在他的左邊。我在給你暗號之前，請你不要擅動。這樣纔可以拘捕他。」

海斯和菲爾浦一同進來，坐在指定的椅子上。

凡士纔說：「警佐，我勸你需要準備一下。少佐知道了他已入彀，一定要和你拚生命的。」

海斯很輕蔑而微笑着。「凡士先生，謝你的勸告。不過我這不是第一次啊。好在少佐決不是那種人，他是很懦怯的。」

凡士毫不介意地說道：「這當然可以隨尊便的，

我不過這樣警告你罷了。那人很鎮靜，常常能守着機會，他可以輸到最後一塊錢而不動聲色。然而他到了最後的利害，卻一定要奮身而抗的。一個人平時生活得毫無情感，有時總要發洩出來。有的人暴怒，有的人自殺，理由是一條的；都是心理方面的反應。少佐決不甘自棄的人，所以我說他要死拚的。」

海斯大笑了，卻又說道：「我們也許不懂得心理，可是很懂得人類性情的。」

凡士打了個呵欠，燃了一支煙。我看見他將椅子拖後了一點。

菲爾浦傷感道：「我雖然確信李哀高克是兇手，現在情勢變換了。主任，我猜你的難關快過去了。」

……但貝森少佐的案子，誰負責處理呢？」

麥根說：「海斯警佐和刑事部都已接受這案子了。菲爾浦，不過地方律師事務所和內部的人，在這事上是不預聞的。」

菲爾浦很玄虛地說：「哦，這樣的事，大概畢生難遇罷？」

直到少佐到來，我們都很緘默地坐着。麥根抽着煙。他頻頻看着斯底脫留下了的紙張，有一次走去喝

一點茶。凡士任意翻開一本法律書，看着一件賄賂的案子而微笑着。海斯和菲爾浦卻不聲不動。

貝森少佐進來時，麥根招呼了，隨後儘忙着翻看抽屜中的紙張，以免人家看出他的顫抖的手。海斯卻很歡喜。他拖了那把椅子給少佐，接着講了些關於天氣的話。凡士把法律書合上，筆直坐着，將腳伸在後面。貝森少佐很肅然，他向麥根迅速地看了一眼；不過他心中雖然也許在懷疑，外面卻沒有半點表示。

「少佐，我請你回答幾個問句。」麥根的聲音雖然說得低，但是很堅決的。

少佐道：「隨便什麼哩。」

「你有一支軍隊手鎗的嗎？」

他掀起了眉毛，答道：「是的——一支自動手鎗呢。」

「你最後擦那手鎗和裝子彈是在什麼時候呢？」少佐的臉色仍不變，說道：「我不能記清楚了。我已擦過好幾回，但從海外回來後，還沒裝過子彈呢。」

「你最近把這鎗借給過別人嗎？」

「我記得沒有罷。」

麥根拿起了斯底脫的報告，看了一回。

「如果那些當事人突然要起他們的抵押品來，你可怎樣呢？」

少佐掀開了上脣，微露着牙齒。「噢，你所以假借友誼的名義，差人來查我的賬簿啊！」

我看見一陣紅色堆在了少佐的頸項裏，接着浮到他的耳朵上。

「那並不是我爲了這個緣故而差他去的，但是我今晨會到過你房裏去的。」

「你也是破門而入的，是不是？」那個人的臉紅了；額上的血管都漲了起來。

「我還找到巴寧夫人的珠寶……少佐，那東西怎會到你那邊的？」

他仍然很鎮靜地說：「那不關你的事。」

「你爲什麼叫霍富曼小姐不要把珠寶的事說給我聽呢？」

「那也不關你事的。」

麥根靜靜地問：「那殺你弟弟的子彈，就是從你的鎗口裏發出的。還不關我事嗎？」

少佐鎮靜地瞧着他，嘴邊顯出鄙夷的神氣。「你

叫我到這裏來，竟要拘捕我，並且乘我不備還要盛詰我。好壞的東西！」

凡士把身子向前俯着。他的聲音很低，但驟然地說道：「笨胚！他是你的朋友，問你這些話是要證明

你無辜。你想到嗎？」

少佐立刻猛烈地旋轉來瞧他。「不要你管的——壞蛋！」

凡士咕嚕道：「哦，是的。」

少佐用抖動的手指，指着麥根道：「你呢，我要弄你揮汗啊！……」

那人說了許多譴責漫罵的話，鼻孔掀開，眼睛也睜大了。他的暴怒真出乎人性之外，好像中了風。

麥根只耐心地坐着，把頭撐着，把眼閉着。後來少佐的怒意稍息，他纔抬起頭來向海斯領首。這正是那偵探留心着的暗號。

少佐在麥根移動前就跳起身來。他立刻急轉身，用拳頭擊着海斯的面頰。警佐便退到椅中昏迷着了。菲爾浦跳上去蹣跚着，但少佐的膝蓋偶然一撞，觸到他的肚上，菲爾浦即便滾在地板上呻吟。

少佐旋轉來向着麥根。他的眼睛發着閃光，嘴脣

闔着，鼻孔掀着。他的肩膀隆了起來，手臂垂在兩邊，手指堅牢地握着拳。他的態度正是毫無顧忌的兇狠。

他又咆哮着說：「現在就要輪到你了。」

他說完了話，又跳將過來。

凡士本來半閉着眼睛，抽着煙靜聽，此刻們忽然走過桌子去。他用一只手執住少佐的右腕，用另一只手執住他的臂膊，一個轉身，少佐的手臂已攀在肩上。一聲呼痛，那人又掙扎脫了凡士的抓握。

那時海斯已恢復了原狀。他立刻站立起來，走近

來一記手掌，又聽得鏗鏘的手鐮聲音，少佐便重重地墜出在一張椅中，坐着牽動他的肩頭。

凡士對他說道：「那也不打緊的，只扭曲了一些筋，過幾天自然會好的。」

海斯走上前來，不作一語，伸手給凡士，彷彿是陪罪的光景。我很贊成他這一點。

他和他的兇犯去後，菲爾浦便給人扶到安樂椅中，麥根把手放在凡士的手臂上。

他說：「我們去罷，我是疲乏極了。」

第二十五章 凡士的解釋

(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九時。)

就是那晚上，我們洗了澡，吃了飯。麥根的容態非常嚴肅，凡士卻很嫻和。我也和他們一同坐在史安佛遜俱樂部抽煙室裏。

我們緘默着吸煙，約有半個多鐘頭，凡士纔開口說話。

「海斯真是傻瓜，他幾乎做了一個障礙物，隔攔住了罪犯和社會……可憐，可憐。」

麥根道：「我們如今沒有拿破崙啊；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做偵探了。」

凡士說：「然而他們即使要幹那種職業，他們在體格上要遭拒絕的。我知道你們的巡士都要測測高度和重量的；他們舉起重量的本領也有規定，以可以擔得住別人。美國人無論在藝術，建築，偵探等的事，全講體量的。」

「不過，海斯的脾氣很好啊。他一直寬恕你的。」
凡士微笑了。「他甚至寬恕少佐的踢他。大概他

的骨骼生得很鬆的，不然他不會夾復得這樣地快。……那可憐菲爾浦！他以後要怕見膝蓋了。」

麥根道：「你的確猜到了少佐的反應，想來也有心理的作用罷。你的美學的演繹法，真是很準確的。」半晌，他轉過頭來，望着凡士問道：「告訴我，你從什麼上起初就知道少佐犯的罪案呢？」

凡士靠在椅背上。「你先想一想此案的特點。在肇事之前，貝森和兇手一定講過話，或者辯說過——一個是坐着，一個是立着。貝森說完了他所該說的話，便裝作看書。他的看書完全是一種假裝的姿勢；一個人在談話時，除了另有用意外，不能夠同時看書的。那兇手一看無法可想，本來也預備出此下策，便拔出手鎗，瞄準貝森的前額，扳了機關。此後他便熄了燈出去了。……這些都是顯明而真實的事實。」
他連抽了幾口煙。「我們再可以分析。……我早已告訴過你，兇手沒有打身體。祇因身體上的被射區域雖

較大，而射死的機會卻較少。他揀選一種最難而最險的，卻是最確切而最有效的方法。他的技巧是勇敢而猛烈的，祇有有賭徒脾氣的人纔幹得來。從那被殺案的手續清淨，線索不露等等看起來，那兇手一望而知是一個鎮靜有計慮而又大膽敢冒險的人。……面毫無半點幻想遲疑的成分，卻指示出那真凶不是什麼粗心膽怯，和頭腦暴躁的人物。……麥根，你一樣聰明人，總懂得人們心理的暗示的。是嗎？」

麥根稍一遲遲地答道：「我以為我現在懂你了。」

「那是很好的。這事的心理背景既已確定，所剩的祇要找出一個相同脾氣的人。這人假使身臨其地，也一定會如此做法的。我知道少佐的爲人已好久，所以事情一發生之後，我即注意少佐；那天早晨我將各方面的情形，仔細一看，便確定他是真兇。各種罪案，都是個人性情脾氣的心理表現。我對於兇手的人格既已很熟悉，即使我個人不認識他，那末，在一羣嫌疑犯中間，也一定很容易指得出他來的。」

麥根問：「但假使另有一個像少佐一樣性格的人。你又怎樣呢？」

凡士解釋道：「我們的性情，無論怎樣相似，總

不會完全相同的。我們目前的案子，除了少佐之外，別人決不會做的。即使紐約城裏，有兩個性格相同的人，他們間怎麼會有相同的機會去殺貝森呢？當時貝非被牽涉之後，我知道他是個賭徒，也是個獵者，我便想查看他具有的性格。我自己不大認識他，纔從奧斯屈倫寶處探訪；他告訴了我一切情形，我立即不疑他了。」

麥根反對道：「然而他是一個狂豪的賭徒，一定也敢冒險的。」

「唉！一個豪賭的人，和一個勇敢鎮靜的賭徒像少佐者，其間也大有分別哩。在心理方面，至少他們的衝動是相反的。豪賭的人，其出發點爲恐怖，希望和 Demand；而鎮靜的賭徒卻在計算，信仰和判斷。一個是情感的，一個是理智的。少佐是一個天生成的賭徒，很能自信的。這種自信和鹵莽，自然也不相同。少佐有的而貝非是沒有的。本案中的真兇，顯然也有這一種成分，所以我說貝非是無辜的。」

麥根停了一回說：「我稍微有些懂了。」

「但還有其他的暗示，心理的，和其他的：屍體上不會卸衣，不裝假齒假髮等等；以及那兇手一定執

諸家事，一定給貝森自己開他進來，而且也知道貝森那時一定獨自在家——這一切，都指出少佐有罪。還有兇手的高度正和少佐的相合。不過，這個並不怎樣重要。如果和少佐的高度不合，那末，雖有海其登隊長的意見，我也許要以為那子彈有拋物線的。」

「你為什麼堅信女人不會做的呢？」

「從頭說起，這不是女人的罪案——女人不會這樣做的。大多數的女人，到了這個殺人的關口，一定要爆發情感的。據我們人類的性格上看起來，一個女子決不會靜靜地設下這個計劃，並且能這樣在五步外射中死者的要害的。女子要爭論時，大都坐着而不會立着，女子坐着說話來得自然；男子卻須立起來的。即使一個女子立在貝森面前，那末伊拿出手鎗而瞄射時，也不會不給他看見。男子們伸手入袋的動作非常自然，而女子既無口袋，除了手袋之外，無處安放手鎗。一旦女子盛怒着而拿開手袋，那末一定要知道防衛的。……而且，貝森在那時的這番裝束，更不會涉及女人了。」

「你先前說起兇手在那夜去時，預備著找尋機會的，但你又說他預先計劃好謀殺的事。」

「是的，這兩點並不衝突啊。那被殺的事是計劃好的，但少佐還給挨爾文救自己性命的最後一個機會。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少佐虧欠甚大，行將入獄。他知道他弟弟有錢可以救他，便設下那個計劃，那夜去時便想下手。他先將情形告訴弟弟，然後問他要錢；挨爾文大概一口拒絕。少佐爲要不殺他起見，還會辯說一回。但挨爾文居然看起書來，使他無法可想，只能出此下策。」

麥根抽煙有頃，又說：「你的話我都承認是對的。不過我仍不懂你怎會知道少佐預先計劃此事，而使人嫌疑李哀高克隊長。」

「懂得心理的人，也正如雕刻家一樣，會得補足人類的動作。雕刻家會得把一尊人像的折斷的手臂重行製造，而完全可以補得天衣無縫的。這事也只要把缺少的東西，和已知的東西，弄得互相和諧配合罷了。」他扮了一個臉龐，又說道：「少佐一味只想使自己不致被疑，豈知和全案的心理條件完全不能和諧配合。在隊長被疑時，許多物證都指示他，少佐卻來假意袒護，我就知道隊長是被誣了。起先我還懷疑少佐利用了聖克萊；但後來我知道伊的手套和錢袋，只

是偶然遺落下來；而少佐又教我們從貝菲處詢問隊長的恐嚇，我便斷定伊與罪案無涉。」

片刻之後，麥根立起身來，伸了個懶腰，說道：「凡士，你的工作是完了，我的工作還只起始呢。我想去睡一回。」

一星期中，安桑尼貝森少佐已被指為謀殺兄弟的兇犯。他的審問，差不多通國皆知。新聞紙上天天記載，幾星期來，每天在封面上登着報告的消息。地方律師辦公處的人們如何破案，安桑尼如何被處徒刑二十年等的事，幾乎無人不談了。

麥根自己並未出庭。他和兇手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地位很難堪也不便發言了。貝森少佐審問時，請了無數律師，內中有一個勃拉虛非，作為主要的辯護律師，一個鮑優，作為普通的辯護律師。這兩人去論滔滔，要替他出罪，可是證據太多，到底無從援助了。

麥根證明了少佐的罪後，便細細地再去考查兩兄弟的營業，不料結果比斯底脫所報告的還要糟糕。那事務所中的抵押品，都已充作私人投機之用，只是埃爾文賺回了錢，而少佐是始終虧欠的。所以麥根覺得少佐要補償這些損失，唯一的希望，只在埃爾文的死

後。當審問時，又查出他在肇事的那天，曾和債主簽立了許多短期的期票。

密司霍富曼很熟悉貝森事務所的詳情，也幫着證實少佐的罪。

密昔司潑蘭池也曾聽到他們兄弟間的爭端。伊說離此案約有兩星期前，少佐曾向埃爾文借洋五萬元，卻被拒絕。少佐就恐嚇說：「假使我自己要吃苦，那我寧願辜負你！」

公寓茶房說起過的那個蒙坦基，也說那夜二點半回來時，車子靠近公寓，車的燈光照見一個人立在對街，很像少佐。這個證據若沒有貝菲的附證，當然還無效力。據貝菲說：他往批忒客酒店去，曾見少佐從四十六街穿過第六路。那時他並不在意，以為少佐從什麼餐館回寓去，當時貝菲自己也並沒給他看見。

在這一點上，少佐的供詞，立刻說辯起來，幸而地方律師的幫辦將少佐如何出去如何進來的方案，詳細圖解，法官方才信服。

關於珠寶一節，決為兇手所取，凡士和我當場作證，說是在少佐房中搜出來的。凡士對於高度的話，也在法庭中說起的，只是太易纏誤了。內中要算海其

登隊長證明手鎗的一層，使對方最難辯護了。

這一案審了三星期纔得終結，中間採取了許多麥根說出的證據，那幫辦便竭力將無辜的人證實清白。然而奧斯屈倫寶副將因為麥根不會去請他作證，似乎非常動氣。

審問的最末一星期，密司曼里兒聖克萊在一集會中登臺奏演，一直延長下去，約有二年之久。伊自從和李哀高克隊長結婚後，夫婦間一直是鸚鵡鸚鵡的。

貝菲仍然照舊，雖然沒有了他的朋友挨爾文，卻仍按時到紐約去；我有時也看見他和巴寧夫人在一起。那女子我也很喜歡。貝菲後來不知如何弄得一萬圓，就給伊購回珠寶。這個問題在審問時卻不會洩露的。

判罪的那晚，凡士，麥根和我正坐在史安佛路俱樂部。我們一同吃飯，但並不提起以前的事。那時看見凡士的面上泛起一絲的微笑。

他說：「我說這次的審問何等奇怪啊！實在的

證據，一點也沒有的，只是在推論中證出了罪來。

……」

我很驚奇着，麥根也會得肅然地點着頭。

他也附和着說道：「是的。不過如果我們的幫辦，也憑着心理的理論來定罪，那末，他要被指為瘋癲了。」

凡士嘆息道：「不錯的。如果你照例做去，那末，單靠法律的智識恐怕還不中用呢。」

「你的理論的確很明晰的，不過我既習慣着物質的證據，一時怕換不了心理和藝術的證據。……可是，如果我將來感到合法的證據不中用的時候，我可能再請你幫忙嗎？」

凡士跟着說：「朋友，那是當然願意的。不過我想你在執着合法的證據，而確定了誰是罪犯時，那反用得着我哩。是不是？」

凡士這一句話，在當時雖然隨便作答的，後來卻的確是應驗的。